

旧号
1246.4
6x3-2

近代
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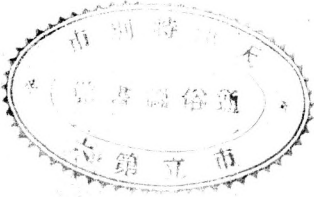
全一集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

行號	2280
金額	
日期	



近代
俠義英雄傳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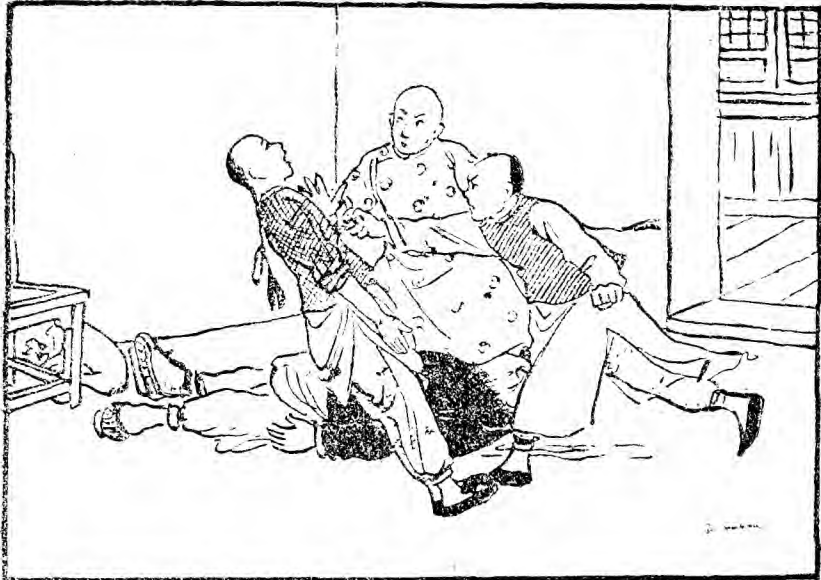
第五集

- | | | | |
|-------|-----------|-----------|------|
| 第四十一回 | 仗鉗脫險齊四傾心 | 代報師仇王五勸駕 | 一至一六 |
| 第四十二回 | 周錫仁輸誠結義 | 羅曜庚枉駕求賢 | 一至一六 |
| 第四十三回 | 論案情急煞羅知府 | 入盜穴嚇倒郭捕頭 | 一至一六 |
| 第四十四回 | 虛聲誤我王五殉名 | 大言欺人霍四動怒 | 一至一八 |
| 第四十五回 | 求名師示勇天津道 | 訪力士訂約春申江 | 一至一四 |
| 第四十六回 | 候通知霍元甲着急 | 比武藝高繼唐顯能 | 一至一八 |
| 第四十七回 | 降志辱身羞居故里 | 求師訪道遍走天涯 | 一至一八 |
| 第四十八回 | 攬麻雀老英雄顯絕藝 | 拉虎筋大徒弟試工夫 | 一至二〇 |
| 第四十九回 | 巧報仇全憑旱烟管 | 看比武又見開路神 | 一至一六 |
| 五十回 | 會力士農勁蓀辦交涉 | 見強盜彭記洲下說辭 | 一至二〇 |

旧参
I246.4
Bx5-2

近代俠義英雄傳 目錄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一回 仗鉤脫險齊四傾心 代師報仇王五勸架

話說齊四將那女子送到清淨庵裏，祇見無住老尼正和廣惠和尚對面坐着談話。突如其來出於意外○和

尚與尼姑深夜對坐談話確是奇事齊四不覺怔了一怔，暗想：我在庭院中舞劍聽得哭聲的時候，師傅不是獨自

坐在房中做工課的嗎？迴顧上文他老人家平日在夜間從來不見出過房門，怎的這時却到了這

裏。補出廣惠平日舉止寫得迷離惝恍心裏一面懷疑，一面緊走上前，先向無住見禮，然後向自己師傅見禮。正要

開口將搭救女子的情形稟明，廣惠已點頭含笑說道：「不用你說，我已知道了。」怪事無住向齊四

合掌道：「勞居士解救了貧僧的小徒，感謝感謝。」齊四所救之女子乃為無住之徒，更是怪事齊四忙鞠躬答禮，心裏却是

納悶。怎麼這女子是他的徒弟？即閱者心中亦無不為之納悶也師傅不是曾說他道法很高的嗎？如何自己徒

弟在難中幾年，並不去解救呢？第一層疑並且這女子又沒有落髮出家，怎麼是他的徒弟？第二層疑

心裏正自這般疑惑，忽見這女子走到無住面前，雙膝跪下說道：「不必無住說明，偏從女子口中表出文筆不測師傅不

就是某年某月在我家化緣。向先父母要化我做徒弟的嗎。無住哈哈大笑。你的眼力倒不錯。你父母那時若肯將你化給我。這幾年的困苦和今夜死中求活的事也沒有了。敝得隱隱約約不須詳細表出

而讀者自然明白矣廣惠合掌念了聲阿彌陀佛道。貧僧在此數年。祇因忠王生成一身仙骨。立願要渡

脫他。也可因此滅除一分浩劫。與上文呼應無奈數由前定。佛力都無可挽回。貧僧祇好回山去了。

大數莫挽言之可慨。說時望着齊四道。你有了這點兒本領。此後能時向正途上行事。保你充足有餘。

若仗着這點兒本領去爲非作歹。將來就必至死無葬身之地。此數語自是正理不必談鬼神報應而天下事固無不如此也須知

我傳你的本領是因你的根基。還好替你多行功德。替我行的功德也就是你自己的功德。你在此地的事。不久自然會了。此間事了之後。便是你廣行功德的時候。開出下文齊四聽了。問

師傅將去那裏。廣惠不肯說。祇說你此後的居心行事。果能不負我的期望。到了那時候。我自

然來渡你。不然你便來見我也無用。世之學仙學佛者當以此數語示之廣惠說了。卽向無住告辭。轉眼就不知去

向了。寫得神化無方齊四惘然回營。李秀成次日得了伺候廣惠的兵丁。呈上廣惠留下告別的字條。

心中甚是不快。見得廣惠身分忙傳齊四上來。盤問廣惠走時。說了些甚麼。齊四依實說了。祇不提搭

救女子的事。細李秀成聽了。不免有些追悔。但是這時一身的責任太重。清兵又圍攻正急。祇

好付之一歎。我讀至此處亦為之廢書一歎。

不久南京被清兵攻破了。齊有光死於亂軍之中。齊四背着齊有光的屍逃出來。擇地葬埋了。

了結洪楊軍事。○洪楊軍事本非正文故隨筆收束不復贅述。

遂遵着廣惠臨別時的吩咐。遊行各省。極

力救濟。因戰事流離顛沛的人民。其間俠義之事。也不知做了多少。

一語包括。

直到與曹仁輔見面。

幾十年如一日。這便是金陵齊四的略歷。千里來龍忽歸本脈。這日齊四清早起來。偶然想起自從與曹

仁輔巴和開設仁昌當店以來。已有好多日子。不曾去姑母家問候。心裏很有些惦記。吃過早飯。即對巴和說了。去姑母家問候一番便回。想不到走後就出了大漢來贖錫酒壺的事。忽發前事。

齊四問候了他姑母回頭。沿着川河行走。忽然鸞開其實閱至後段則仍是追應上文也。川河裏的水。人人都是急流。

如箭行。船極不容易的。上水船拉牽纜的夫子。大船要幾百名。小船也得一百或數十名。預伏後文。

齊四這時心境安閑。跟着一般拉纜的夫子。慢慢的向上流頭走。細玩流水奔騰澎湃之勢。心應。

境安。聞句船隨川轉。剛繞了一處山灣。耳裏便聽得一陣吹喝。驚喊的聲音。夾雜着激湍濺濺的聲音。儼然如千軍萬馬奮勇赴敵的樣子。突如其來。寫得駭人。齊四舉眼看時。原來上流頭有一艘大巴。幹

船順着急流直衝而下。比離弦之箭還要加上幾倍的快。迅。形容相離不過二百步。遠近就有

一條小鳥江船。正用着三五十名拉纜夫。一個個灣腰曲背的往上拉。

加倍形容。○大巴幹船而曰大巴。幹船為江船而曰小鳥江。

船均是加一倍形容也。照那大巴幹船直衝而下的航線不偏不倚正對着烏江船的船頭。寫得駭人巴幹船上

的梢公連忙轉舵無奈船行太快兩船相隔又太近梢公儘管轉舵船頭仍是不能改換方向

寫得駭人兩船上的人和岸上拉纜的夫子見此情形大家都慌亂起來不約而同的齊聲吆喝然

情固大都如此也。齊四看了也不由得代替烏江船着急眼見得兩船頭祇一撞碰烏江船又

小又在下流斷沒有倖免的道理。寫齊四之着急正是欲竭說時遲那時快正在這個大家驚慌得

手足無措的當兒倏見烏江船艙裏猛然躡出一個中年漢子來。彼何人也讀者尙記得否那漢子的身手

真快一個箭步躡到船頭一伸腰肢右手已將攔在船頭上的鐵錨擎起作勢等待那大巴幹船

頭奔到切近祇一下橫掃過去喳喇一聲響還不曾了。如見其事如聞其聲那大巴幹船便如撞在岩石上

一般船頭一偏從烏江船邊挨身擦過瞬眼之間大巴幹船早已奔向下流頭去了。只此一語已竭力寫出大船來

勢之猛。烏江船祇晃了兩晃一些兒沒受損傷那漢子這一錨沒要緊祇是把船上岸上的人都

驚得望着漢子發怔一個個倒說不出甚麼話來。寫得情景如繪那漢子神色自若的從容將手中錨

安放原處就彷彿沒有這回事的樣子。一邊驚訝一邊鎮靜英雄態度自與常人不同齊四不由自主的脫口叫了一聲好

衆人不響而齊四獨發聲叫好不但引出後文亦以見齊四之異於衆人也。這好字才叫出口却又甚悔孟浪似的連忙掉轉臉看旁處好

像怕被那漢子認識的一般。烏江船上的船戶六七八人圍住那漢子說笑。約莫是向那漢子道

謝。約莫是三字甚妙因齊四離船甚遠聽不出說話故也

齊四心想這人的本領真是了得。我今日既親眼看見了。豈可失之

交臂。惺惺惜惺惺

況且我店裏正少一個保管首飾的人。看這人一團正直之氣。又有這般本領。若能結納下來。豈不是一個很得力的幫手。

齊四有齊四之打算

齊四雖這們思量着。却苦於水岸兩隔。不

便招呼。忽轉念一想。我何不如此這般的做作一番。怕他不來招呼我嗎。先是暗寫主意已定。

即挨上拉纜的夫子隊裏。看見一個年紀稍老。身體瘦弱的夫子。拉得滿頭是汗。氣喘吁吁。一

步一步的提腳不動。

寫得可憐

齊四即向這夫子說道。可憐。可憐。你這般老的年紀。這般弱的體格。

還在這裏。拚着性命拉纜子。我看了心裏很難過。我橫豈是空着手閑行。幫幫哥拉一程好麼。

自請拉纜

那夫子一面走着。一面抬頭望了望齊四說道。好自是好。祇是你幫我拉一程。祇得

一程。你去了仍得我自己拉。

語亦甚妙

齊四笑道。拉一程便少了一程。你把帶子給我罷。那夫子累

得正苦。有人代勞。當然歡喜。笑嘻嘻的從肩上卸下板帶來。交給齊四。齊四也不往肩上搭。右

手握住板帶。左手朝後勾着纜子。大踏步的向前走。寫得十分輕鬆在前面的夫子忽覺得肩上輕鬆。

了。都很詫異。不寫齊四如何力大却祇寫前面的人覺得肩上輕鬆此亦是一種襯託法也

一個個停步回頭看那烏江船就和尋常走着順

風的船一樣急流水打在船頭上浪花濺得二三尺高點出逆水而行齊四口裏喝着快走兩腳更加

快了些一般拉纜夫看了才明白是齊四的力大獨自拉着烏江船飛走大家都不得驚怪

如此大力見齊四走上來喊着快走祇得都伸着腰嘻嘻哈哈的跑也有些覺得奇怪邊跑邊

議論的也有些看了高興口裏亂嚷的夾寫衆人總之譁笑的聲音比剛才吆喝的聲音還來得高

大借此聲音引出烏江船上之漢子也烏江船上那個拿鐵錨掃開巴幹船的漢子畢竟是誰祇要不是特別健忘

的看官們大概不待在下報名都知道就是入川訪友的羅大鶴歸到前文羅大鶴當下掃開了巴

幹船船戶都圍着他稱謝他正打算仍回艙裏坐地忽覺船身震動得比前厲害接着便聽得

拉纜的譁笑先覺得船身震動後聽得衆人譁笑層次分明一抬頭就看出齊四的神力來他入川的目的原是訪友這時

既發見了這般本領的人物怎肯當面錯過呢寫兩人一樣心思就船頭祇一蹺跳上了岸趕上齊四

笑道好氣力佩服佩服請教好漢貴姓大名果入齊四齊四見自己的計策驗了喜得將兩手一

鬆抽身和羅大鶴相見誰知一般拉纜夫都伸着腰走沒一個得力想不到齊四突然卸肩那

烏江船便如斷了纜索被水推得祇往下挫連一般拉纜夫都被拖得立腳不住歪歪倒倒的

祇往後退坐在船裏的船戶祇道是真斷了纜嚇得狂呼起來虧得羅大鶴順手撈着纜子才

將那船拉住。此餘波也然亦足以襯出兩人之神力齊四倒毫不在意的向羅大鶴拱手答道。豈敢。閣下才是神力。

真教人佩服呢。語氣與羅大鶴所問相應神情頗妙羅大鶴謙遜了兩句彼此互道了姓名齊四就邀請羅大鶴同

回仁昌當店去。齊四有心羅大鶴原無一定的去處既遇了齊四這般人物又殷勤邀請那有不欣

然樂從的當下羅大鶴也不推讓即回船待開發船錢船戶因羅大鶴剛才救了一船的貨物

和好幾人的性命不但不肯收受羅大鶴的船錢反爭着攀留羅大鶴款待。此亦餘波也然寫得入情入理羅大

鶴辭了船家與齊四一同來到仁昌當店已是天色向晚了曹仁輔巴和二人正等得焦急萬

分惟恐齊四這夜不回出了意外的亂子二人担当不起此時見齊四同一個英氣勃勃的漢

子回來二人才把心事放下齊四將羅大鶴給曹巴二人介紹了並述了在河邊相遇的始末

三人相見彼此意氣都十分相投曹仁輔將大漢贖錫壺的經過情形告知齊四羅大鶴。與前文層

層和應齊四笑道這自是有意來探看虛實的。一語說破因為做我們這行生意的人沒有不聘請幾

個有名的把勢常川住在店中保護的惟有我這裏開張了這們久一個會把勢的也不會聘

請生意又做得這般興旺如何免得了有人轉我們的念頭。語與前文關合但是外路的人畢竟看

不透我們的虛實所以派了今日那大漢來借故探看一遭這也是合當有事偏遇了我不在

家不能和他打個招呼。大約不出幾日，他們必有一番動作。斷得好在我們有了這位羅大哥。

儘管他們怎麼動作，都不用着慮。兼顧大鶴方不寂寞羅大鶴見三人都是豪俠之士，也很願意出力。過

不了幾日，這夜三更時分，果然來了八個大盜，祇是那裏是齊羅二人的對手，一個個都身受

重傷的跑了。此草寫過因并非此書之正文故也從此仁昌當店的聲名，在四川一般當店之上。齊四留羅大鶴在

店裏經營了一年多，首飾並將言師傅傳授的本領轉教了店中幾個資質好的徒弟。四川至

今還有一派練八仙拳的武術家，便是從羅大鶴這回傳下來的。羅大鶴住了年餘之後，自覺

不負言師傅吩咐，已將本領傳了川湘兩省的徒弟。言永福所囑託羅大鶴者為復仇授徒二事今授徒之目的已達自不得不以次而及復仇矣於今

可去寧陵縣找神拳金兆祖替師傅報十年之仇了。羅大鶴既諾其師身必踐之英雄之守信如此羅大鶴主意既定，即日

辭了齊四等一千人，馱上原來的黃包袱，起程到寧陵縣。齊四等自然有一番祖餞，送程儀舉

動。這都不必述他。從四川到寧陵，水陸數千里，在路上耽擱了不少的日子。才到寧陵，四處訪

問金光祖知道的人極多，很容易的就找到了金家。襯出金光祖之威名赫奕並打聽得金光祖才買了一匹

千里馬回家。與前文一一呼應則閱者觀之自覺頭緒井然所以金祿堂推說金光祖不在家。羅大鶴能說若真不在家，我

也不會來的話。羅大鶴當下見金光祖出來，才將肩上的包袱卸下。遙接前文回頭見金光祖背後

立。着。一。個。魁。梧。奇。偉。的。漢。子。英。氣。逼。人。料。知。不。是。一。個。等。閑。的。人。物。暗表心。想。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我。今。日。不。遠。數。千。里。來。替。師。傅。報。仇。我。祇。單。身。一。人。他。這。裏。現。有。三。個。不。要。動。起。手。來。受。了。他。們。的。暗。算。十。年。之。仇。不。會。報。得。反。白。丟。了。性。命。這。倒。不。可。不。先。事。加。以。慎。重。在王五輩決無此事在羅大鶴

却不可不想。罷。卽。向。王。五。拱。手。請。教。姓。名。王。五。未。見。羅。大。鶴。之。前。祇。聽。得。金。光。祖。說。這。姓。羅。的。係。來。報。十。年。之。仇。的。話。心。裏。很。有。些。厭。惡。羅。大。鶴。有。意。要。幫。金。光。祖。一。臂。之。力。及。與。羅。大。鶴。見。面。不。因。不。由。的。就。發。生。了。一。種。愛。慕。之。念。惟英雄為能識英雄也暗。想。兩。虎。相。鬪。必。有。一。傷。便。是。這。姓。羅。的。打。輸。了。也。甚。可。惜。誰知後文却又不然

正。在。這。們。着。想。羅。大。鶴。已。向。他。拱。手。問。姓。名。遂。走。出。來。答。禮。說。道。兄。弟。姓。王。名。子。斌。和。金。老。爹。也。是。初。次。相。識。難。得。老。哥。今。日。前。來。湊。巧。兄。弟。也。在。這。裏。兄。弟。因。和。兩。位。都。是。初。會。想。從。中。替。兩。位。講。和。金。老。爹。年。紀。雖。老。十。年。前。的。本。領。還。在。祇。看。他。老。人。家。的。精。神。色。采。便。可。知。道。了。老。哥。正。在。壯。年。既。特。地。前。來。報。仇。本。領。之。高。強。自。不。待。說。面面俱到王

兩。下。動。起。手。來。彼。此。拳。脚。無。情。不。論。誰。勝。誰。敗。在。兄。弟。看。來。都。覺。不。安。金。老。爹。今。年。七。十。八。歲。享。一。生。神。拳。的。聲。名。垂。老。的。人。固。然。經。不。起。蹉。跌。就。是。羅。老。哥。好。容。易。練。就。一。身。本。領。若。真。有。不。共。戴。天。的。大。仇。說。不。得。就。明。知。要。拚。却。性。名。也。得。去。報。反說一句如文章之曲一筆尊。師。十。年。之。前。和。金。老。

爹交手並不曾受甚麼重傷。怎說得上報仇兩個字。老哥若肯瞧兄弟的薄面，將這個字丟開。

一段話說得宛轉動聽。王五詞令亦自不弱。

金光祖聽道這裏見羅大鶴很露出不願意的神氣，以爲羅大鶴疑心王五。

這般說法是代自己說情。年老力衰，不敢和他交手。

寫金光祖之誤會。

遂不等王五再說下去，一步搶

到王五跟前說道：「承五爺的好意，老朽却不敢違命。老朽今年已活到七十八歲了，就要死也。

死得過了姓言的有約在先。當時老朽已答應了他，幸虧老朽有這們高的壽，居然能等他十

年。他自己沒本領，前來教羅君來代替老朽，已佔着上風了。

此數語使羅大鶴難堪。

但願羅君能青出於藍。

替他師傅把仇報了老朽也了。却一重心事請五爺在旁邊給老朽壯壯聲威。

老不服老極寫金光祖之英雄。

羅

大鶴見金光祖已有這們高的年紀，又聽了王五講和的說，心裏也有些活動了，祇是覺得

既受了自己師傅的囑託，一時沒作擺佈處。因此顯出躊躇的神氣，並不是金光祖所推測的。

心事。

金光祖之誤會者在此。○可見羅大鶴亦非好勇鬥狠之徒，寫得頗有分寸。

此時忽聽金光祖說，師傅沒本領，前來教羅君來代替。

已佔了上風的話，就不由得生氣起來。

確是難堪。

隨即冷笑了一聲說道：「既說到有約在先的話，當

日我師傅不是曾說了若他自己沒有再見的緣法，也得傳一個徒弟來報這一手之仇的話。

嗎？爲甚麼却說人沒本領，前來呢？」

羅大鶴生氣者在此。

十年前的事，本來也算不了甚麼。仇恨不過我師

傅傳授我的本領爲的就是要實踐那一句話如果金老爹自覺上了年紀祇要肯說一句服老的話我就從此告別

亦使金光祖難堪

金先祖哈哈大笑道黃漢升八十歲斬夏侯淵我七十八歲

怎麼算老你儘管把你師傅傳授的本領盡量使出來畏懼你的也不是神拳金光祖了

之年老

雖恨人譏其老邁此時羅大鶴望了望王五和金祿堂道兩位聽了可不是我姓羅的欺負老年人

羅大鶴說這話就是防兩人暗中幫助金光祖的意思

羅大鶴十分精細

金光祖已明白羅大鶴的用

意卽教王五和金祿堂退開一邊讓出地盤來對羅大鶴說道你果能欺負得我這老年人

算是你的本領要人幫助的也辱沒神拳兩字了

是金光祖身分

羅大鶴至此才不說甚麼祇高聲應

了個好字彼此就交起手來這一老一少真是棋逢對手兩方都不肯放鬆絲毫初起尙是一

來一往各顯身手鬪到二百多個回合以上兩人忽然結扭起來都顯出以性命相撲的樣子

寫得好看金祿堂恐怕自己祖父吃虧多久就想跳進圈子去給羅大鶴一個冷不防

夾寫金祿堂心理

五看出金祿堂的意思覺得不合情理又見金光祖並未示弱幾番將金祿堂阻住了

夾寫王五心理

金祿堂這時見羅大鶴和自己祖父已結扭在一團明知打這種結架照例是氣力弱的人吃

虧是內話自己祖父這般年紀如何能扭得過羅大鶴再也忍耐不住逞口喝了一聲剛要跳進

圈子金光祖羅大鶴二人已同時倒地駭疾隨聽得唧喳一聲響金光祖兩脚一伸口中噴出許

多鮮血來已是死了駭疾○閱者至此必以為金光祖敗矣及讀下文方知尚有不然者文筆跳脫可愛羅大鶴就在這唧喳一聲響的時候一

聳身跳了起來仰天打了一個哈哈便直挺挺的站着不動怪事金祿堂看了自己祖父被羅大

鶴打得口吐鮮血而死心中如何能不痛恨一時也就把性命不顧了寫金祿堂天性躡到羅大鶴

跟前劈胸就是一掌打去作怪羅大鶴竟應手而倒連一動也不動王五也覺得奇怪趕上前

看時原來直挺挺站着不動的時候便已斷氣了出人意外金祿堂心痛祖父撫着金光祖的屍大

哭王五也不勝悲悼灑了幾行熱淚裝殮金光祖時解出胸前的銅鏡已碎裂做幾塊了補寫羅大

鶴之功夫羅大鶴死後遍身肌肉都和生鐵鑄成的一般惟腰眼裏有一點指拇大小的地方現出

青紫的顏色竟像是腐爛了的補寫金光祖之功夫王五十分可惜羅大鶴這般一身本領正在英年好

做事業的時候無端如此葬送心中甚覺不快自己拿出錢來替羅大鶴棺殮葬埋直待金羅

二人的墳都築好了沽酒祭奠了一場才快快的取道回北京來這日方到大名府境內從一

處鄉鎮上經過忽見前面一家小小的茶樓門口立着兩匹很高的黑驢先寫驢後出人骨幹

都異常雄駿鞍轡更鮮明奪目兩驢的纏索都連鞭搭在判官頭上並沒拴住也無人看守茶

店出進的人。挨驢身擦過。還有幾個鄉下小孩。大概是不常見這種動物。也有立在遠處。抓了泥砂石子向兩驢揮打的。也有拿着很長的竹枝樹杙。跑到跟前。戳驢屁股的。兩驢都行無事的。睬也不睬。動也不動。極力寫出二驢正是要極力襯出騎驢之人也。王五騎着馬。緩緩的行來。這種種情形。都看在眼裏。不由得心裏不詫異。王五慧眼。暗想這兩條牲口。怎調得這般馴順。騎這兩條牲口的人。大約也不是尋常俗子。因驢及人故作者先寫二驢也。我口中正覺有些渴了。何不就到這茶樓。喝杯茶。借此瞧瞧。騎這牲口的人物。王五天性愛才即此可見。王五心裏想着。馬已到了茶樓門首。翻身跳下馬來。正待拴住繮索。祇見茶樓門裏走出兩個華服少年來。王五未入騎驢者已先出文筆活潑。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生得劍眉隆準。飄逸絕倫。一個年才十五六歲的光景。一團天真。纒縵之氣。使人一見生愛。就兩少年的裝束。氣度觀察一望。便能知道是貴冑豪華公子。從王五眼中看出是貴冑公子。兩少年邊走邊回頭。做出謙讓的樣子。原來跟在兩少年背後出來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見那漢子的裝束。像個做工的人。面貌也十分粗俗。以貴冑公子而與粗俗工人爲伍。可謂怪事。不過眉目之間。很有一種精悍之氣。步履也矯健。非常跨出茶樓門。向兩少年拱了拱手道。公子請便。後會有期。說這話的時候。似乎帶着幾分傲慢的態度。兩少年却甚是恭順。拱立一旁。不肯上驢。直等那漢子提步向東走了。才跳上驢背。向西飛。

馳而去。奇王五看了三人的舉動，不覺出神，拴好了馬，走進茶樓，在臨街的樓簷下，揀了個坐

位。這茶樓雖是在鄉鎮上，生意却不冷淡。樓上百十個座頭，都坐得滿滿的。王五喝着茶，聽得

旁邊座位上有兩個人談論的話，好像與剛才所見的情形有關。先從旁人口中聽出議論筆致天矯不落呆詮隨着兩人

也是做工的模樣，祇聽得那一人說道：「我多久就說郭成的運氣。」從旁人口中點出漢子名字「快要好了，從前

同場賭錢，總是他輸的回數居多。近一個月以來，你看那一場他不贏他，於今衣服也做了幾

件糧食也辦得，很足。連脾氣都變好了。」甲之議論如此不是轉了運，是甚麼？這一人答道：「你的眼皮兒

真淺，看見有兩個富貴公子和郭成談話，就說他是轉了運，贏幾回錢，做幾件衣服，算得甚麼。

祇一兩場不順手，怕不又把他的輸得精光嗎？並且我看郭成若不改變性子，他這一輩子也就

莫想有轉運的時候。他仗着會點兒把勢，一灌醉了幾杯黃水，動不動就打人。」從旁人口中寫出郭成脾氣○乙之

議論又如此。剛才這兩個闊公子，雖不知道是那裏來的，祇是據我猜想，一定是聞他的名特來跟

他學武藝的。忽然又提及那人聽到這裏，即搶着說道：「你說我眼皮兒淺，他不是轉了運，怎麼忽然

有關公子來跟他學武藝呢？教這樣闊公子的武藝，不比做手藝強多了嗎？」甲之議論此人連

連擺手說道：「闊公子是闊公子了，與郭成甚麼相干？大名府的大少爺，你難道能說不是闊公子

嗎。那大少爺不也是跟着郭成學武藝的嗎。請問你他曾得了甚麼好處。倒弄得把原有的一份差使都革掉了。還挨了六十大板。你說他要轉運了我看祇怕是他又要倒霉了呢。這兩個關公子不做他的徒弟。則已。做了他的徒弟。也不愁不倒霉。他的老娘七十多歲了。就爲他的脾氣不好。急成了一個氣痛的毛病。時常發了。就痛得要死他的老婆也爲他動不動打傷了人。急得躲在我家裏哭。說他在府裏當差的時候。結的仇怨太多。若再不和氣些兒。將來難保不在仇人手裏吃虧。乙之議論又如此。兩般話。惟燈匣劍將郭成歷史及性情隱約表出。那人點頭道。這倒是實在話。你瞧他又來了。

郭成之去而復來。即從旁人口中帶出。只你瞧他又來了。六字神情如繪。

王五朝樓櫺口看時。祇見剛才送那兩個少年的漢子正走了上

來。不知這漢子是誰。那兩個少年是誰家的公子。且俟第四十二回再寫。

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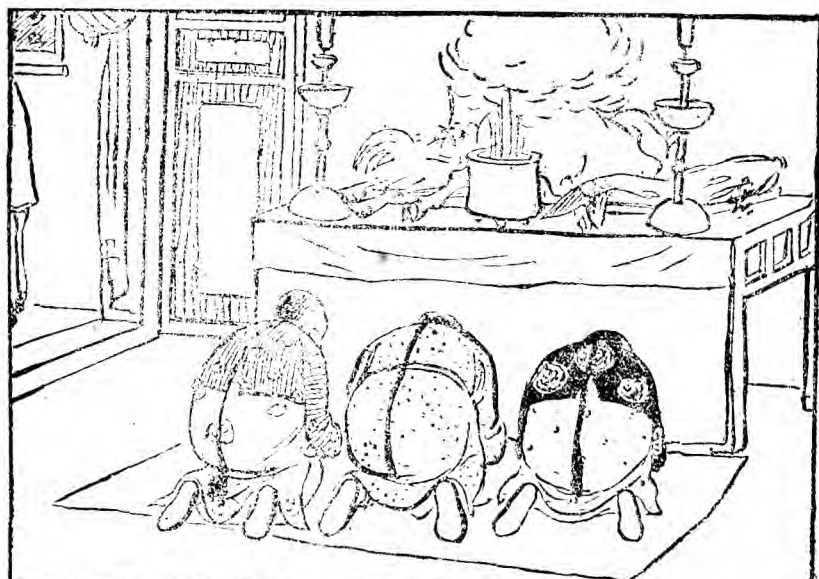
此一回乃全書中間之轉捩處也。舉凡上半部書中所未曾了結之事。一一均於此回收束。如齊四在太平軍中之結局。羅大鶴之遊川。質壺者之訛詐。與夫金光祖與羅大鶴之比武。或隔數回。或隔十餘回。作者均能於一二千字中。收束妥貼。其筆力之雄偉。誠非他人所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作者之文筆。庶幾近之。

此回收束之處。忽然出一郭成。藉以開出後半部書。我故曰。此一回者。全書中間之轉捩處也。

此書所敘過堂比武事。層見疊出。最易重複。若此回金光祖與羅大鶴比武。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則固上文所無。故寫來倍見精采。

騎驢之貴公子。從王五眼中看出。郭成之身世履歷。從王五耳中聽出。此是換一種寫法也。吾嘗謂王五齊四。爲此書之主人。故處處借兩人作線索。觀此益信。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二回 周錫仁輸誠結義 羅曜庚枉駕求賢

話說王五見那漢子上樓兩隻光芒四射的眼睛在百十個座頭上都看了一遍好像尋找甚麼人似的。最後看到王五座上恰巧和王五打了個照面似乎要尋找的人已尋着了的樣子。模樣都從王五眼中看出。臉上登時露出喜色。喜得走到王五跟前抱了抱拳笑道。五爺已經不認識我了麼。

才幾年不見。五爺更發福了。不料却與王五相識頗出閱者意外

王五連忙起身拱手。一面口裏含糊答應。一面心

裏思量。面貌雖彷彿記得是曾在那裏會過。但是一時連影子都想不起來。涉世稍深交遊稍廣往往有此種情景

祇得讓坐說道。慚愧慚愧。竟想不起老哥的尊姓大名了。王五爽直漢子笑道。怪不得五爺想不起。

祇怪那時在貴鏢局裏打擾的人太多。俗語說得好。一百個和尚認得一個施主。一個施主認

不得一百個和尚。妙語我姓郭。單名一個成字。大名府人。因少時喜練些拳脚。略能在江湖上認

識幾個有本領的人。大家談到當今豪傑之士。沒一個不是推崇五爺的。名出衆口自不虛傳有好些人

投奔五爺得了好處。因此我也到貴鏢局裏想五爺賜教些拳脚。無奈那時和我一般住在貴鏢局裏的約莫有二三百人。此王五未遇山西老董時也。暗照應前文。五爺每日的應酬又忙總輪不到有我和五爺談話的時候。我整整的在貴鏢局裏打擾了四個月。雖隔不了幾日五爺就得來我們八個人住的那間房裏一趁。有時見面。向我們說幾句客氣話。有時也坐下來談論一會。寫王五之好客。然而我同房八個人當中祇我的年紀最輕。最是拙口鈍舌。不會說話。在沒見五爺面的時候。心裏打點了好多話。想在見面的時候說出來。請求指教。及至五爺來了。陡然間覺得一肚皮的話。不知從那裏說起。拙口鈍舌者確有此種苦處。卽有時打定了主意。而同房的人每次總是好像有意與我爲難。自五爺進門。便爭先恐後的說起。非說到五爺起身。走到隔壁房裏去了。再不住口。寫衆人西老董之所以下逐客令也。是這們挫了我幾次。興致也就挫得沒有了。逆料便再住下去三五個月。也不過是跟着大家吃飯睡覺。想得五爺指教武藝。是決辦不到的事。也沒當面向五爺告辭。就回了大名府。佞倖蒙蔽則真才不見推之朝廷取士亦復如是爲可歎也。王五聽郭成滔滔不絕的說了這一大陣。忍不住長歎了一聲道。我那時名爲好客。實在是胡鬧。王五之能恍然大悟。真有本領的好漢。休說斷不肯輕易到我那裏來。卽算肯賞光來了。若不自已顯些能爲。給我看。此中有山西老董在。或是素負盛

名的我何嘗知道。是真有本領的好漢。那時我以為是那們好客，必能結交許多豪傑之士。其實不那們好客。倒好了。越是那們好客，越把天下豪傑之士得罪了自己。還不知道。如世間事往往可概。即如老哥賞臉在敝局住了四個月，連話都不能和我說一句。幸虧老哥能原諒我，應酬太忙。不周到之處，是難免的。倘若換個氣度不及老哥寬宏的，不要怪我藐視人嗎。說得委婉很對老哥不起。老哥如有指教的地方，於今敝局已沒有賓客了。看老哥何時高興，即請何時枉顧。敝局此刻既沒有賓客，我自己一身的俗事，也擺脫了許多。比幾年前清閑了幾倍。老哥有指教的地方，儘有工夫領教，斷不至再和前次一樣失之交臂了。寫王五十分謙恭十分好客郭成欣然答道：從前五爺是使雙鈎的聖手。這幾年江湖上都知道五爺改使大刀了。處處照顧前文五爺使雙鈎的時候，我想五爺指點我使雙鈎的訣竅。於今五爺改使大刀，我更想從五爺學大刀了。寫郭成心悅誠服我也知道大刀比雙鈎難使。內家之言祇是能得五爺指點一番。江湖上的老話，算是受過名師的指點。高人的傳授，究竟與跟着尋常教師練的不同。五爺既允許我參師，我就在這裏叩頭了。說得爽利說時，已推金山倒玉柱的拜了下去。也不顧滿茶樓的茶客都掀眉睜眼的望着。極寫郭成之落拓不羈王五起初和郭成說的，原不過初會面一番客氣話。王五亦會說客氣話可謂奇事自從王五受過山西老

董那番教訓之後。久已謝絕。賓客辭退。徒弟幾年來。不但沒傳授一個徒弟。並不會在不相干的人跟前使過一趟拳脚。談過一句武藝。有本領人往深自韜晦從前那種做名譽喜恭維的惡劣性質。

完全改除淨盡了。此王五之所以不失爲王五也就是有真心仰慕他本領。並和他有密切關係的好青年。誠心

要拜他爲師。他也斷不會答應。翻一郭成是個何等身分的人。平日的性情舉動怎樣。王五一

些不知道。怎麼會隨口便答應收做徒弟呢。昔人收一徒弟如此審慎。今之少年好爲人師。抑又何也照例說的幾句客氣話。萬

不料郭成就認爲實在。竟當着大眾。叩頭拜起師來。郭成這們一來。倒弄得王五不知應如何

才好。默想當時之王五確是窘極心裏自是後悔。不應該說話不檢點。不當說客氣話的人。也隨口亂說。以致

弄假成真。客氣話之不易說也如此然口裏不能表明。剛才所說。全是客氣話。不能作數。語妙祇得且伸手將郭

成扶起。默然不說甚麼。郭成雙手捧了杯茶。恭恭敬敬的送到王五面前。又叫了幾樣點心。給

王五吃。居然盡弟子之禮王五心想。這郭成平日的爲人行事。我雖不知道。祇是就方才這兩人談論

的言語推測起來。又好賭脾氣。又大七十多歲的老母爲他。急得氣痛。老婆爲他。急得在鄰家

哭泣。他都不肯將脾氣改變。其人之頑梗惡劣。就可想而知了。寫王五一人默念文筆甚細而又關會上文他於今想從

我學武藝。當然對我十分恭順。這一時的恭順。那裏靠得住。如此想來決不可收我此刻若說不肯收他。

做徒弟的話顯見得我說話無信。倒落他的褒貶。左右為難不如且敷衍着他慢慢看他的行為。畢竟怎樣方才談論他的是兩個做工的粗人。他們的眼界不同。他們以為是的未必真是他們以為不是的也未必真不是。翻過來想寫王五一瞥時意思紛紜看這郭成的五官也還生得端正。初看似乎粗

俗。細看倒很有一團正氣的樣子。兩隻眼睛更是與尋常人的不同。寫郭成之狀貌特別注重其兩目俱是後文伏綫大概

做事是很精明強幹的。我局裏也用得着這種幫手。便收他做個掛名的徒弟。也沒甚麼使不

得。如此想來收亦無妨王五是這般左思右想了好一會才決定了將錯就錯。且教郭成到鏢局裏幫忙。

一時想起騎驢的兩個少年來。即向郭成問是甚麼人。忽然折到騎驢少年身上郭成見問彷彿吃驚的樣子

說道。師傅不曾瞧出兩人的來歷麼。言中有物王五搖頭道。祇在這茶樓門外見了一面。話也沒交

談一句。怎生便瞧得出他們甚麼來歷。到底是甚麼來歷。不是那一家做官人家的大少爺麼。

王五目中祇識為官家公子郭成點頭道。我並不認識他們。據他兩個自己說姓呂。先點出兩少年之姓而後文却又不然是親兄

弟兩個。他父親曾在廣西做過藩台。於今已告老家居了。他兄弟兩個生性都歡喜練武。祇苦

尋不着名師。不知從那裏聽說我的本領很好。特地前來要拜我為師。少年之言如此哈哈。師傅。你老

人家說直隸一省之內。享大聲名。有真實本領的好漢。還怕少了嗎。如果真是誠心拜師。還怕

尋不着嗎。那裏有輪到我頭上來的道理呢。一層我練武是歡喜練武。但是外面的人休說決不至有替我揄揚亂說。我本領很好的話。就是有全不懂得工夫的人。有時替我瞎吹一陣。然而他們兄弟既是貴家公子。不是闖蕩江湖的人。這類瞎吹的話。又如何得進他們耳裏去。兩層可並且尋師學武。藝總得打聽個實在。也沒有胡亂聽得有人說某人的本領很好。就認真去尋找某人拜師的道理。三層因此他兩人說的這派不近情理的話。我雖不便駁他。心裏却是不信。郭成精細王五問道。他們住在那裏。今日才初次在這裏和你見面嗎。郭成點頭道。據他們說。就住在離城不遠的鄉下。不肯說出住址亦自可疑今日我和這個同行的夥計。在這邊桌上喝茶。眼朝街上看着。忽見兩人騎着兩頭黑驢走過。寫呂氏弟兄處處帶寫兩驢我因見那兩頭牲口長得實在不錯。我小時跟着父親。做了好幾年驢馬生意。恰巧是個內行從來沒見過有生得這們齊全的牲口。不由得立起身仔細朝兩頭牲口和兩人打量。兩人一直走過去了。我看了兩人的情形。心裏不免有些犯疑。猜度他十九不是正經路數。眼睛厲害我那年從師傅鏢局裏歸家之後。就在大名府衙裏充了一名捕班。在我手裏辦活了的盜案。很有幾起疑難的。兩年辦下來。便陞了捕頭。甚麼喬裝的大盜。我都見過。辦的日子一久。見的大盜也多。不問甚麼厲害強盜。不落到我眼裏便罷。祇一

落我的眼。不是我在師傅跟前。敢說誇口的話。要使我瞧不出破綻。也就實不容易。具此絕詣不愧名捕

今日我見了他兩個。心裏雖斷定十之八九。翻翻公子郭成偏指爲大盜真是怪事 祇是我的捕頭。在幾個月以前。

已經因醉後打了府裏的大少爺。挨了六十大板之後。革了。與上回二人議論之言暗暗相應 儘管有大盜入境。

也不干我的事。要我作甚麼理會。當下也就由他們騎着牲口過去了。誰知兩人去不一會。又

騎着那牲口。飛也似的跑回來了。得奇 一到這樓下。兩人同時跳下。將鞭子纏繩。往判官頭上。

一擱。拴都不拴。一下急匆匆的走上樓來。竟像是認識我的。直到我跟前行禮。自述來意。得奇

師傅你老人家。是江湖上的老前輩。看了他們這般舉動。能相信他們。確是貴家公子。確是聞

我的名。特來拜師的麼。反問王五語氣甚妙 王五道。這話却難斷定。不見得貴家公子。就不能聞得你的

聲名。你的聲名。更不見得。就祇江湖上人知道。王五偏如此說 你既是一個被革的捕頭。他兄弟若真

是強盜。特地來找着你。故意說要拜你爲師。却有甚麼好處。此一層駁語得好 你當了幾年捕頭。眼見

的大盜。自然不少。便是在鏢行裏混了這半輩子。還有甚麼大盜。沒見過嗎。一望就知道不

是正經路數的。固然很多。始終不給人看出破綻的。也何嘗沒有。王五此言自是正論 總之人頭上。沒寫

着強盜兩個字。此語甚趣 誰也不能說一落眼。就確實分辨得出來。郭成見王五這們說。不敢再說

自己眼睛厲害的話。祇得換轉口氣。說師傅的話不錯。王五接着問道。他兄弟要拜你爲師。你怎麼說呢。郭成道。我說兩位聽錯了。我那裏有甚麼本領。够得上收徒弟。縱說我懂得兩手毛拳。可以收徒弟。也祇能收那般鄉下看牛的小孩做徒弟。如何配做兩位的師傅。兩位現在的工夫。已比我強了十倍。言中快不要再提這拜師的話。沒的把我慚愧死了。兩人咬緊牙關。不承認會練過武藝。我便懶得和他們歪纏。王五道。他們怎知道你在這樓上呢。問得甚細郭成道。他們原是不知道的。因先到寒舍找我。我每日必到這裏喝茶。家母敝內都知道。將這茶樓的招牌告知了他兩人。所以回頭就跑到這裏來。此呂氏弟兄之所去而復回也我剛才送他們走後。回家問家母才知道。此郭成之所以去而復回也王五道。你打算怎樣呢。郭成道。且看他們怎樣。即算他們所說是真的。是誠心要拜我爲師。憑你老人家說。我正在拜你老人家爲師。豈有又收旁人做徒弟的道理。不論他們如何說法。我祇是還他一個不字。後文却偏不如我回家祇將家母和敝內食用的東西。安排停當了。能勉強支持兩三個月。卽刻就動身到師傅屋子裏來。後文偏不如此所謂文無刻板也那怕跟師傅這種豪傑。當一輩子長隨。也是心悅誠服的。當捕頭的時候。平日擔驚受怕。一旦有起事來。沒有晝夜不分。晴雨稍不順手。還得受追受比。便辦的得意。也是結仇結怨。此是實話在郭成確是無意再當捕頭也

反不如做泥木手藝的來得自在。祇是做手藝太沒出息。所以情願追隨師傅。王五見郭成的言談舉動也還誠實。略略的談論了一會武藝。本領也很過得去。寫得不抗不卑當下便拿了二十兩

銀子。教郭成將家事處理停當。卽到會友鏢局來。直把個郭成喜得心花怒放。王五起身下樓。

郭成恭送到門外。伺候王五上馬走了。

此數回是郭成及呂氏兄弟傳也。王五不過借爲過渡而已。故三人旣已登場。王五卽當儻然去矣。

仍回到茶樓上。

那兩個同做手藝的夥伴。迎着郭成笑道。郭大哥真是運轉興隆了。今日祇一刻工夫。憑空結

識了三個騎驢跨馬的大闊人。又得了那們一大包銀子。去去去。我昨夜輸給你的錢。今日定

得找你撈回來。

此是上文餘波

郭成正色說道。甚麼騎驢跨馬的大闊人。你們道那兩個後生是誰。那

是兩個殺人不眨眼的。大強盜。大概是來邀我入夥的。我家世代清白的。身子豈肯幹那些勾

當。

說得爽利

剛才走的。這位是北京會友鏢局的王五爺。是我的師傅。我祇有幫他出力做事的。他

便再鬧些。我也不能向他。要錢。他送我這包銀子。是給我安家的。我怎敢拿着去賭錢。此後我

尋着了出頭的門路。得認真好好的去幹。一下子吃喝嫖賭的事。一概要斷絕了。

郭成能如此不愧王五之徒

你兩個多在這裏。喝茶。我有事要先回家去。郭成隨卽付清了茶錢。回到家中。將遇見北京

王五爺。及拜師拿安家銀兩的事。詳細對他老母說了。他老母道。你剛才回來。一趨急匆匆的。

就走了。我的記性又不好。那兩個找你的少爺，還留了一個包袱在這裏，說是送給你的。我忘記向你說。不是老母善忘，實恐敘述累贅也。郭成忙道：包袱在那裏？他老母在床頭拿了給他，打開來一看，裏面幾件上等衣料和一小包金葉，約莫有十多兩，輕重奇絕。衣料中間夾了一張大紅帖，上寫：敬兩個大字，下寫：門生周錫仁、周錫慶頓首拜。一行小字，呂氏弟兄忽又姓周，寫得行蹤詭秘。郭成翻來覆去的看了一會，不知怎生擺佈，暗想：怪道兩人在茶樓上見我的時候，沒提曾到我家，的話。五爺說的話，也有情理。我是一個已經革了的捕頭，他兩個就要在大名府做案，也用不着來巴結我。此層最爲可疑。若真是聞名來拜師的，這就更希奇了。郭成一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祇好仍將包袱裹好，收藏。次日清晨，郭成方才起床。周錫仁兄弟就來了。來得見面比昨日更加恭順，更加親熱，仍是執意要拜在郭成門下。奇極郭成笑道：我若有本領，能收徒弟，像兩位這般的好徒弟，拿燈籠、火把去尋找，也尋找不着。何況兩位親自找上門來，殷勤求教呢？周錫仁見郭成抵死不肯，並將包袱拿出來，要退還。郭成遂改了語氣，說道：我兄弟實在出於一片仰慕的熱誠，既是尊意，決不屑教。誨就請結爲兄弟。何如？師事不允，則請爲昆弟。寫二人之情狀，非常詭異。郭成便自思量：我有何德，何能可使他兩人這們傾倒我？本是一個貧無立錐的人，也不怕他沾刮了我甚麼東西，去我

又沒有幹甚麼。差事祇要我自己有把握。行得正。坐得穩。更不怕受了他甚麼拖累。郭成有郭成之算計

我若拒絕他們過於厲害了。反顯得不受抬舉似的。我看走了眼色。他們原是好人。倒也罷了。

如我所見的不差。我太拒絕得使他們面子上過不去。反轉頭來咬我一口。豈不是自討苦吃。

此固不能不防寫郭成十分精細 郭成心裏這們一思忖。卽笑着說道。我既沒有驚人的本領。又沒有高貴的身

分。一個被斥革的府衙捕頭。論理還不敢和兩位平行並坐。於今承兩位格外瞧得起我。降尊

要和我結拜。我心裏那有個不願的。不過覺得罪過罷了。辭甚婉轉 周錫仁周錫慶見郭成允許了。

都喜不自勝。喜得亦怪 周錫慶卽去外面買了香燭菓品。並叫了一席上等酒菜。就在郭家和郭成

三人當天結拜。插血爲盟。凡是結拜應經過的手續。都不厭煩瑣的經過了。忽然結拜出人意外 論年齒

自是郭成居長。周錫仁次之。周錫慶最小。經過結拜手續之後。周錫仁兄弟都恭恭敬敬的登

堂拜母。並拜見大嫂。又送了些衣料食物。給郭成的老母。然後三人開懷暢飲。直談論到黃昏

以後才去。寫得十分親暱 第二日一早又來了。談論了一會。覺得在家納悶。就邀郭成去外面遊逛。從

此每日必來。每來一次。必有一次的饋贈。每次的饋贈。總是珍貴之品。極寫二人之待郭成非常優禮 郭成隨處

留神察看。二人的行動。祇覺得温文爾雅。最是使人親愛。二人對郭成的老母。尤能曲體意志。

逐層寫來。郭成雖不是個純孝的人。然事母並不忤逆。少時雖因生性暴躁。手上又會些把勢。詭異之至。

時常和人相打。使他老母受氣。照應前文然他老母責罵他。祇是低頭順受。這時有兩個把兄弟。

替他曲盡孝道。他心中自是歡善。但郭成越是見周錫仁兄弟這般舉動。越是疑惑。郭成真有識見不

知是甚麼用意。心裏惦記著。和王五有約。滿想早日動身到北京去。無奈每日被周錫仁兄弟

纏住了。直延宕了半個多月。這日實在忍不住。祇得向周錫仁說出有。事須去北京的話。來

周錫仁也不問去北京幹甚麼事。更不問多久可回來。種種不近人情。寫得詭異之至。祇說大哥打算甚麼時候

動身。我們兄弟再痛飲一場。便放大哥去。語極爽快郭成高興說。就是明早動身。周錫仁兄弟這日

又叫了酒席。替郭成餞了行。情意殷勤約了等郭成從北京回來。再團聚作樂。郭成送二人去了。就

檢點隨身行李。誰知偏不能走。可見世事皆有定數。家中有兩個把兄弟。半月來所饋贈的財物。已足夠一家數年

溫飽之費了。饋贈之多。即此可見。儘可放心前去。這夜郭成將行李拾奪停當。準備次早即行首途。胡亂

睡了一夜。天光還不曾大亮。猛聽得有人敲得大門響。突如其來郭成猜疑。又是周錫仁兄弟來了。

忙起床。打開門一看。那裏是周錫仁兄弟呢。祇見有兩個從前在府衙裏同當捕班的人。確是出乎

外。見面就叫了聲郭大哥。道不得了。不得了。大哥得救我們一救。奇語郭成初見時。很吃了一驚。

捕班忽至及聽得大哥得救我一救的話才勉強將心神鎮定了問道甚麼事不得了教我怎麼救兩捕班已走進門來說道大哥好安閑自在你知道我們已經被比得體無完膚了麼得兀郭成搖頭道我離衙門已這們久的日子了衙門裏的事你們沒來說給我聽我如何知道你且說爲甚麼案子受比得這樣厲害捕班長嘆一聲道當日有大哥在府裏的時候從來沒有辦不破的盜案我們多託大哥的福終年是賺錢不費力郭成已往勞績即從捕班口中表出自從大哥離衙之後一般大盜嚇虛了心仍不敢在府境做案好幾個月都很安靜郭成之威直到十多日以前大概那般東西已打聽得大哥不在府裏了竟敢在離城三五里地李紳士家裏打劫起來劫去的金銀珠寶共值十多萬案第一我們有了這一件案子已經够麻煩够辛苦的了誰知李家第二日才報了案就在這夜離城更近的黃紳士家又被劫去好幾萬還殺傷了事主黃紳士的兒子案第二這兒子便是直隸總督的女婿才到一十五歲寫得大哥請想想這不是要我們的命嗎這兩案報後僅安靜了一夜以後就更不成話了一連入夜居然在城裏出了八處同樣的亂子寫得上頭祇管在我們腿上海賊爲要顧他自己的前程那裏還顧我們的性命清前地方官捕盜並且還禁止我們不許張揚此郭成之所一日緊似一日的限比幸虧菩薩保佑這三

夜倒安靜。我們昨夜。全班簡直挨了一通夜的比。大家想到大哥身上。知道若有大哥在府裏。斷不至有這種要命的亂子鬧出來。於今既鬧到了這個糟樣子。沒有大哥出頭。便將我們全班兄弟。都活活的比死。連家眷都上籠子。也是不中用的。我們大家商量妥當了。此刻明人說暗話。我們因圖延挨一時的活命。沒到大哥這裏請示。已將大哥向上頭保薦了。我兩個此時是奉了堂諭。特來請大哥同去的。說明郭成聽完這一段話。不禁怔了半晌。真是出乎意外倒抽了一口冷氣。說道。諸位兄弟。才真是胡鬧。我又不是個世襲的捕頭。已經革役大半年了。怎麼有案子起來。又來保我呢。他由得諸位都是吃這碗飯的人。好差事。却不曾見諸位保我。我於今吃自己的飯。倒教我做公家的事。得奚落諸位平日沒事的時候。得了薪餉。此時正是應當出力了。我自己有我自己做的事。儘管府裏太爺有堂諭。我決不能同到府裏去。太爺不是不知道我脾氣壞。今日有事。仍得用我。當日又何必因一點兒小事。將我打了又革呢。借此出請兩位回去。就拿我這話。稟報也。沒要緊俗語。說得好。不做官。不受管。不當役。不受飭。由得若在平日。兩位肯賞光到寒舍來。我應當殷勤款留。這時一則府裏的案情重大。兩位肩上的擔負。更不輕鬆。不敢多使兩位耽擱。二則我自己家裏的事。正忙改日再迎接兩位來多談。拒人於千里之外兩

說得斬釘截鐵

人齊聲說道：太爺對不起大哥，我們何時不拿着說何時不代大哥委屈大哥，難道就不念我們同事幾年沒事對不起大哥的情分嗎？以情動之這種案子在我們沒能爲的膿包就覺得難上加難。一輩子拚命也辦不活。有自知之明然拿着大哥的本領去辦，又算得甚麼了不得的事呢？大哥這回救了我們的性命，我們實在情願來生來世變豬變狗的報答大哥。說得可憐郭成連連搖手道：辦不到辦不到，諸位兄弟有私事教我幫忙，我若說半句含糊話，也不算是個漢子。惟有這回的公事，決不能遵命。分別公私說得斬釘截鐵郭成的話才說到這裏，虛掩着的大門，忽有人推開了。讀者試掩卷猜之來者爲誰？其周錫仁弟兄耶郭成眼快一看，暗道：不好了，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打革郭成的大名府知府。求得姓羅名曜庚，是個捐班出身，又貪又齋的人。其實官場中此輩爲多，不獨一羅曜庚也這番竟肯屈尊枉駕親到一個已經斥革的捕頭家來，也實在是完全爲保持祿位的心思所驅使，並不是真能禮賢下士的好官。剖析清楚郭成見了羅曜庚親來，祇得趨前跪接，羅曜庚連忙雙手扶起道：可謂前倨後恭本府今日才知道你是個好漢，所以特來瞧瞧你，你在衙裏當差幾年，沒出過一件麻煩的案子，自從你走了，近來簡直鬧得不成話，衙裏少不了你。此時方纔明白還是跟本府一陣回衙裏當差去罷，說着拉了郭成的手要走，不知郭成怎生擺佈，且俟第四十三回再寫。

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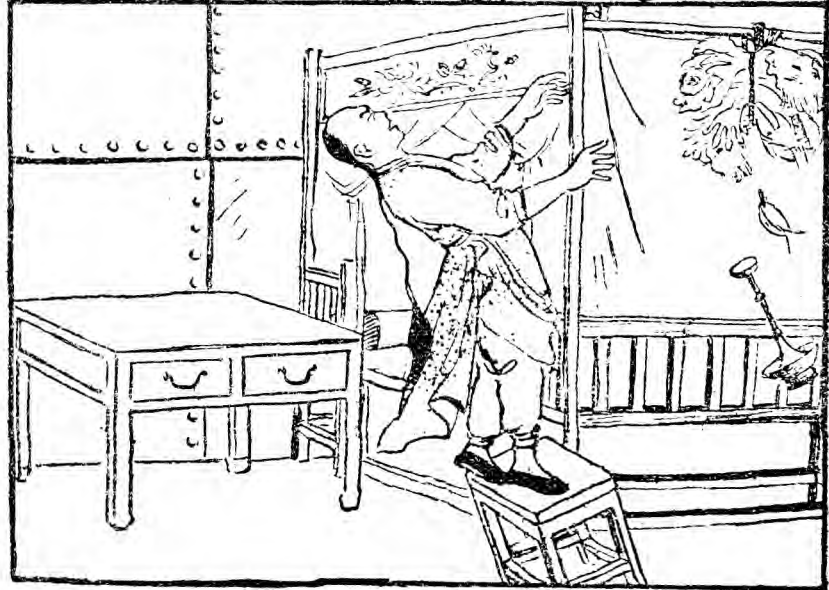
此一回借王五爲過渡。敍入郭成傳矣。作者寫郭成之爲人。爽直處極其爽直。精細處極其精細。與上文所寫諸人。各各不同。但覺聲音笑貌。躍然紙上。真妙筆也。

文章能前後呼應。則自然脈絡貫通。節節靈活。此回郭成所敍會友鏢局事。與此書開手數回。前後相應。故隨意敍來。自不覺其情事之突兀。

寫周錫仁弟兄交結郭成事。真是詭異恹恹之至。公子耶。大盜耶。令人閱之。竟無從測其究竟。筆致異常狡獪。

天下事本無一定不易之理。故小說中敘事。亦不能呆板板地。毫無更改。譬如此一回中。有許多事出人意料者。郭成不肯再當捕頭。而到底不能不當。不肯結交周錫仁等。而到底不能不結交。王五招郭成往京師。郭成亦念念不忘。欲赴京師。行李已部署矣。而到底不能成行。此皆出人意意外之事。而亦文章之變化不測處也。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三回 論案情急煞羅知府 入盜穴嚇倒郭捕頭

話說郭成見羅曜庚拉住自己的手要走，竟是不由分說的樣子，祇急得心中亂跳。郭成亦知案情之不易辦也。明知羅知府既親自降尊來接空言推諉，是不能了事，的祇得說道：請大老爺返駕下役馬上就來。郭成狡滑羅曜庚笑道：本府是走路來的，不妨一同走回去。羅曜庚乖覺郭成沒得話說，誠惶誠恐的跟着羅曜庚，直走到知府衙門。羅曜庚這回所以不坐大轎不開鑼，喝道的擺官架子，僅帶了一個親隨步行到郭成家裏，緣就為郭成是個已革的捕役，論自己的身分，斷沒有現任知府拜已革捕頭的道理。鄙陋之見坐着大轎招搖過市，外面知道的人必多於自己的官格官體面，都有很大的關係。還要搭盡臭架子，真是俗吏然羅曜庚知道郭成的強項性格，當那斥革郭成之後，已覺有些後悔，打了就不應革了，就不應打於今已斥革了，這們久自己有急難的時候，再去求他，他推託不來，沒有辦法。人生在世所以不能不事事稍留餘地也倘若郭成有意刁難，將打發去傳堂諭的捕班。

哄出了門。就一溜烟往別處去了。或藏躲在甚麼地方。他既不當役。又沒犯罪。簡直沒有強制他的方法。郭成之辦法羅曜庚都替他想到爲要顧全自己的祿位。在勢除了趁派出的捕班不會回報的時候。

親來郭成家迎接。便沒第二條路可走。這時既已將郭成弄到衙裏。就在簽押房中用款待有資格紳士的禮貌。款待郭成。先向郭成道了歉意。越反臉無情才將半月來所出重重盜案。一樁

一樁的述了。末了要求郭成辦理。郭成道。大老爺這般恩典。栽培下役。下役自然應該感激。圖報。是當差人口氣不過下役閑居了大半年。一切辦案子的門道。都生疎了。就是一件平常的盜案。大

老爺委下役去辦。下役也不見得能相當役的時候。一般順手。由得他說何況這種駭人聽聞的大案子。下役敢斷定做這幾樁大案的強盜。是從外路來的。不是本地地方的人。近三夜安靜。必是

已攜贓逃出境了。名捕自有特異之見解大老爺若在四五日以前。委下役辦理。或者還有幾成可望。辦活此刻做案的。既已出了境。不問教有多大本領的人去躡緝。也恐怕不是十天半月的工夫。可

望破案的。說得絕望羅曜庚一聽郭成的話。不由得臉上急變了顏色。羅曜庚口裏不住的說道。這却怎麼了。這却怎麼了。旁的還好說話。就是黃家的那案上峯。追得急如星火。耽延了。這們

多日子下來。本府受申飭。尙在其次。教本府怎好再去討限呢。民事可以勿問而上峯之限期決不可展。窩羅曜庚卑鄙之口氣十分生動

說完急得搔耳抓腮。半晌忽抬頭對郭成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引用諺語，卑鄙不堪。祇要你能在三日

之內，能將這案辦活，本府賞你三千兩紋銀。以錢動人終是鄙陋之見。五日之內，就祇二千兩了。日子稍多便要扣錢，真是鄙夫。

郭成心想：三千兩紋銀也不在少數。這些案縱說不見得定是周錫仁兩兄弟做的。然他兩

人總脫不了干係。郭成心中自然明白。他兩人找我拜把，必別有用意。仰慕我本領的話，不待說是假的。

我與他兩人絕無淵源，無端那們待我，那有甚麼真心。着我即算朝他待我的好處着想，也

祇能設法替他兩人開脫一番。他們這種行爲，總不正當。我既要當個漢子，終不能和他們呼

同一氣。可知郭成之承辦此案並非貪三千兩賞銀也。羅大老爺今日親到我家求我，我的面子也算十足了。於今更許我

這們多的賞銀，尋常當一輩子捕頭的人，那裏容易遇着這種機會。在郭成確是一好機會。我此刻不答應

罷，一則對不起羅大老爺，二則顯得我不是個能幹人。萬一周錫仁兄弟找我拜把，和每次饋

贈禮物的事傳出去，有人知道了，而周錫仁兄弟又破了案，和盤託出的供將出來，我豈不好

端端的也成了一個坐地分肥的大盜窩家嗎？此一層固不可不防。並且羅大老爺擔了這樣爲難的案

子，在自己肩上親自將我接到這裏來，我就想不答應去辦他也決不會依我。等到他惱羞成

怒，弄翻了臉，硬壓迫我去辦，把我的母親妻子押起來，我不答應就辦我，夥通。以羅曜庚之爲人勢必出此辣手，非

郭成之過慮也。○此一層已暗透下文之設策。那時我沒得方法躲閃了才答應去辦也就太沒有體面了。郭成想到了這一層。隨即向左右和門外望了一望。郭成細到羅曜庚會意起身看門外無人連忙將耳朵湊近郭成口邊郭成低聲說了幾句話。寫得鬼祟羅曜庚仍回到原位放高了聲音說道：「你還嫌本府懸的賞輕了嗎？怎麼沒有回答？」裝得像郭成道：「不是下役敢不遵大老爺的吩咐。無奈這些案子下役實在辦不了。莫說三千兩就是三萬兩也不答應去辦。論大老爺待下役天高地厚的恩祇要拚着性命能辦得了的事也應該拚命去辦。怎敢更望大老爺的賞呢？」裝得真像羅曜庚聽了陡然沉下臉來厲聲說道：「你這東西好不識抬舉！你以為此刻不在役本府便不能勒令你去辦嗎？本府因曲全你一點兒顏面好好的對你說並許你的重賞你竟敢有意刁難起來！你們這般東西生成的賤骨頭不把你的家眷收押好對你講。你是要推三阻四不肯出力的說罷。鞦韆外面高叫了一聲來。即進來一個親隨羅曜庚氣呼呼的吩咐教人即刻將郭成的家眷概行拘押好生看管。隨掉轉臉指着郭成道：「給你兩天限。辦活了便罷。違了半刻的限仔細你的狗腿裝得真像也虧羅曜庚能演戲般演得出來。」郭成慌忙跪下來哀求道：「下役的母親今年七十三歲了。千萬求大老爺開恩不加拘押。」假意為其母哀求郭成真能羅曜庚叱道：「放屁！不拘押你的母親。你那裏肯竭力去辦。你有孝心。」

怕你母親受苦就得趕緊去辦。滾罷。

羅曜庚亦能

郭成連連叩頭說道：無論如何總得求大老爺寬

限幾日。兩天的限實在下面不會說出。羅曜庚已就桌上拍了一巴掌，喝道：住口。多一刻也不

成說了。這一句就怒容滿面的大踏步進去了。真像演戲一般做得好看不一會已將郭成的母親和妻子

拘進了府衙。羅曜庚着人看管。非待郭成將劫案辦了不能開釋。郭成哀求至再沒有效果。祇

得垂頭喪氣的出了府衙。一路愁眉苦臉走到家中。愁眉苦臉而歸正是欲人看見也正打算拾奪應用的東西

做一包袱。捆了。馱着出門。踣緝盜案。忽聽得外面有人高聲喊：大哥。郭成一聽那聲音知道是

周錫仁來了。來得湊巧口裏一面答應。心裏一面思量。他來得正好。我和他兩兄弟雖每日同在一

塊兒。混了半個多月。然總是他們到我這裏來。我一次也不會到他們家裏去。他們所說的住

處究竟是不是確實的。我也沒去過。郭成先有此心。故後文能跟周氏兄弟走也此刻難得他們肯來。且看他們的神氣

怎樣。郭成迎出去。祇見周錫仁蹙着雙眉說道。蹙着雙眉奇我以為大哥已動身到北京去了。誰知

竟出了意想不到的岔事。害得老伯母和大嫂。平白的受這種屈辱。不等郭成開口即已完全知道亦自可疑我方才

在路上遇着。很覺得詫異。到府衙裏一打聽。才知道是這們一回事。因此特地來瞧大哥。自己解釋

一則問候問候。一則看大哥打算怎麼辦法。若有使用我兄弟的方法。請大哥儘管不客氣的

直說。凡是我兄弟力量做得到的。無不盡力。

言中有物

周錫慶也接着說道。我是不能幫大哥做甚

麼事。祇跑腿報信的差使。大哥肯教我去做。我也能去。

周錫慶純是孩子氣。然其話中却有刺也。

周錫仁放下臉。朝周

錫慶叱了一聲道。大哥心裏正在難過。你也和平時一樣的嘻皮涎臉。叱得周錫慶低頭不做

聲。郭成才開口說道。承兩位老弟關切。感激不盡。不過這回許多案子不似我以前經手的案

子好辦。並不是尋不着線索。也不是做案的遠在天邊。不能捕獲。這其中實在有種爲難之處。

意在言外。郭成亦能。雖承兩位老弟的盛意。肯爲我出力。無奈我去說下。

不說下。

說到這裏。沉吟了一會。接着歎

了口氣道。世上真祇有蠻不講理的官。沒有蠻不講理的百姓。

此是實話。卽今日亦復如是。專制時代固無論矣。

我吃的是

自己的飯。穿的是自己的衣。憑甚麼可以壓迫我做官家的事。就是這們不作理會。罷七十多

歲的老娘。陷在監牢裏受罪。我便是一個禽獸。也不能望着老娘受罪。自己倒和沒事人一樣。

此所以必拘押其母也。

周錫仁聽到這裏。連忙點頭說道。大哥也不必焦慮。世間沒有不了的人。便沒有不

了的事。有大哥這般本領。那有辦不活的案子。

說得含糊。極。

我兄弟自從與大哥結義。一晌都是在

大哥這裏打擾。大哥不會去過寒舍一次。今日老伯母和大嫂都不在家。在這裏覺不方便。並

且大哥看了家中冷淡的情形。心裏更要難過。我想邀大哥去寒舍談談。心中快活點兒。辦事

的精神也好一點。不知大哥的意思怎樣。忽然將正事丟開邀郭成過其家亦是不測郭成正着急找不着周錫仁兄弟

的住處得了這個邀他同去的機會還有個不願意的麼。郭成固早不過此番同去的吉凶如何心裏沒一些兒把握。祇是事情已到了這一步也祇好不大審計利害了。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也當下

即答道。我正爲看不慣家裏這種淒冷情形。想去外面逛逛。就去府上拜望一回也。使得不是在城外麼。周錫仁道。在城外沒多遠的路同走一會兒就到了。偏沒多遠路郭成即馱了包袱反鎖

了大門。陪同周錫仁兄弟一路出城。步行了一里多路。祇見野外有一頭黑驢。寫周氏弟兄始終以黑驢爲綫索

正低頭在那裏吃草。郭成認得是周錫慶騎的那驢。剛想問周錫慶怎麼你的驢單獨在這野外吃草。確有可疑忽見周錫慶捏着自己的下嘴唇吹哨子似的叫了一聲。那驢便和奉了號令一

般抬頭向四處一望。直朝着周錫慶奔騰而來。驢亦詭奇周錫仁對郭成拱手說道。請大哥騎驢。我在前面引道。忽請郭成騎驢亦是怪事郭成笑道。那怎麼使得我一般生了兩條腿。爲甚麼不能同走。周錫仁

道。這不是要客氣的事。大哥有責任在身。豈可因行路將身體累乏。說得亦頗有理請上騎罷。這畜牲

的腳步還好。郭成那裏肯獨自騎驢。教周家兄弟跟着走呢。回頭對周錫慶說道。老弟你一個人的年紀最小。這驢平日又本是老弟騎的。今日仍是老弟騎罷。周錫慶也不答白。笑嘻嘻的

來推郭成上驢。寫周錫慶總周錫仁也幫着推挽。於是不由分說的將郭成擁上了驢背。此時固

郭成作主矣周錫仁放開脚步在前走。周錫慶跟在驢子背後。把郭成夾在當中。郭成也不畏懼。祇

覺得這驢行走起來彷彿騰雲駕霧。兩旁的景物一瞬就飛一般的退後去了。奇驢看周錫仁在

前面走的脚步并不是盡力的奔跑。不即不離的總在前面一丈遠近。周錫仁奇郭成有些着慮。周

錫慶年小力弱。追趕不上。回頭看時。祇見他行所無事的走着。一些兒不覺吃力的樣子。慶奇

郭成至此才暗暗吃驚。兩兄弟的本領竟高出自己十倍以上。幸虧自己的眼還不錯。不曾肯

收兩兄弟做徒弟。若自己託大略疎忽。點兒就更丟人了。好為人師者蓋鑒諸周錫仁不停步的走。郭

成坐在驢背上。也不問話。此時固亦不必問矣直走到日落西山。郭成大約估計程途。至少也走了四百

多里路。所謂沒多路者如此周錫仁忽然指點着前面山坡下一片青翠的森林。說道：那裏就是寒舍了。

郭成忙翻身下驢。兩腿已坐得發麻發痠了。勉強行動了幾步。才一同走到一所規模宏大的

莊院。看門前的氣派儼然是王侯的邸第。大門敞開着。門內立着兩排俊僕。好像知道有貴客

降臨。大家排班迎接似的。門第城巖氣派如是周錫仁握了郭成的手。向門裏走着。笑道：今日辛苦了。大

哥騎了這大半日的驢。祇怕已累的很乏了。問得趣郭成道：兩位老弟步行這大半日不覺乏。我

便這般不中用嗎。亦起說笑着已進了一間大客廳。郭成當了幾年捕頭繁華熱鬧地方也曾

閱歷得不少不是個沒見過市面的鄉下人。然看了這間客廳中的陳設會不自由的覺得

自己一身太污穢了。坐在這種天堂也似的客廳中太不相稱。相形之下自慚形穢則宅中之富麗可知這時天色雖

已黑了。客廳中因點了四盞絕大的玻璃燈。照耀得與白晝的光明無異。在平時看周錫仁兄

弟也祇覺得生的比一般人漂亮而已。而在這客廳燈光之下看了便覺容光煥發神采驚人

一言一動都有飄逸出羣之概。一方自慚形穢一方容光煥發兩兩寫來愈覺精采十倍心想我在茶樓上初次看見他兄弟不

知怎的心裏能斷定他兩人是盜。半月以來越親近越覺初次所見的不錯。郭成之眼力如此此時

我倒有些拿不定了。看他兄弟的瀟灑丰神分明是神仙伴侶尋常王孫公子就有他們這般

富麗也沒他們這般雋雅更安得他們這般本領。周氏弟兄之手腕如此郭成是這們胡思亂想應對都失

了倫次。周錫慶笑道大哥來了。家父還不曾知道。等我進去稟報一聲。郭成有母周氏弟兄却有父郭成聽了

才想起他兄弟還有父親深悔自己疎忽了。進門便應先提給伯伯大人請安的話。並非疎忽實緣心亂故也

這時祇得連忙立起身。向周錫仁告罪道。失禮失禮。豈敢驚動伯伯大人。我應進去稟安才是。

周錫仁也連忙起身答道。託大哥的福。家君還康健。並生性好客。即刻就要出來的。正說時裏

面。有。脚。步。聲。響。隨。即。有。一。個。花。白。鬚。的。老。者。一。手。支。着。朱。紅。色。的。龍。頭。拐。杖。一。手。拿。着。一。根。

兩。尺。來。長。的。黑。竹。竿。旱。烟。筒。緩。步。走。了。出。來。寫得態周錫慶緊跟在後面。郭成偷眼看這老人。

約。有。五。十。多。歲。年。紀。慈。眉。善。目。白。皙。臉。膛。衣。服。甚。是。古。樸。絕。沒。一。點。兒。豪。華。氣。概。周錫仁上前。

一。步。垂。手。躬。身。說。道。尊卑有禮宛然孩兒已把郭大哥接來了。觀此一語則周氏弟兄之接郭成忙叩。

頭。拜。下。去。老。人。笑。容。滿。面。說。道。辛。苦。郭。大。哥。了。慶。兒。還。不。快。攙。扶。起。來。周錫慶即扶起郭成。老。

人。先。坐。下。來。讓。郭。成。就。坐。郭。成。見。周錫仁兄弟都垂手侍立在老人左右。寫周氏弟兄那裏敢坐。

呢。老。人。笑。道。難。得。郭。大。哥。遠。道。光。臨。貴。客。豈。可。不。坐。隨。掉。頭。向。錫。仁。兄。弟。道。你。們。也。都。坐。着。罷。

周錫仁兄弟同聲應是仍分左右坐在老人背後。郭成才沾半邊屁股坐着。此時郭成惶悚老人

開。口。說。道。小。兒。多。承。郭。大。哥。指。教。感。謝。感。謝。他。們。生。性。頑。劣。我。又。沒。有。精。神。管。教。很。着。慮。他。們

在。外。面。不。懂。得。世。情。於。今。承。郭。大。哥。不。嫌。棄。他。兩。人。不。成。材。許。他。們。在。跟。前。指。教。我。心。裏。便。安

逸。開口便謝郭成細我的年紀今年雖祇有五十四歲。奈蒲柳之質。未秋先謝。已差不多像八

九。十。歲。的。人。了。這。也。是。由。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才。有。目。下。這。般。現。象。所。慮。的。是。一。旦。先。犬。馬

填。溝。壑。丟。下。來。這。兩。個。不。能。自。立。頑。兒。受。人。奚。落。敢。當。面。奉。託。郭。大。哥。永。遠。念。一。點。香。火。之。情。

我將來在九泉之下也感念郭大哥的好處。忽然以二子相託其實語語有刺指郭成之聽不出耳郭成聽了這番言語不知

道應如何回答。方爲得體。郭成窘甚祇見老人回頭對周錫仁低聲說了一句也沒聽出說的甚麼。

情狀周錫仁卽起身進去沒一會就從裏面開上酒菜來。珍饈雜錯。水陸並陳。筵席之盛也是

郭成平生所僅見。寫周氏之豪華寫到極點情事亦離奇到極點老人並不客氣自己巍然上坐親自執壺斟了一杯酒給

郭成。郭成惶悚萬狀。幸喜老人祇略用了點酒菜。便起身對周錫仁道。我在這裏郭大哥反覺

得拘束。吃喝得不舒服。你們兄弟多敬郭大哥幾杯罷。郭成和周錫仁兄弟都立起身。老人自

支着拐杖進去了。老人知趣郭成至此才回復了平時的呼吸。周錫仁兄弟也登時笑語風生了。連

僕從都揮之使去。三人不拘形跡的飲燕起來。彼此無所不談。都覺得十分痛快。忽然一折文筆委曲有致郭

成倒恨自己的眼睛不行。當了幾年捕快。兩眼看慣了強盜。便看了好人也錯認是強盜。口

裏不好說甚麼。心裏却很對周錫仁兄弟抱歉。尤其覺得對不起周錫仁父親一番借重拜託

的盛意。索性折到極點三人都吃喝得酒醉飯飽。約莫已到三更天氣了。周錫仁道。大哥今日勞頓過

甚。應得早些安歇。才是我兄弟糊塗。一些兒不知道體貼。直鬧到這時分。大哥不要見怪。忽然提到

安歇語郭成笑道。老弟說那裏話。承老伯大人和兩位老弟瞧得起我。沒把我當外人。才肯是

這們賞臉賞吃飯。怎麼倒說得上見怪的話呢。周錫仁走到門口喊當差的。喊了兩聲沒人應。隨口罵道。一般混蛋。難道一個個都挺屍去了嗎。裝得周錫慶止住道。是教人送大哥去安

歇麼。我們自己送罷。對郭成笑道。我兄弟出外的日子多。家君性情極是慈祥和易。輕容易不

肯動氣罵人。因此寬縱得一般下人。苟且偷惰。無所不至。祇看我們還在這裏吃喝。他們居然

敢偷閑去睡覺。即可知道寒舍的紀綱不成紀綱了。再解釋一番以祛其惑郭成反笑着代下人辯護道。今

夜却不能全歸咎尊紀。起初老弟揮手教他們出去的時候。不是吩咐了。說這裏沒有用你們

的事。自己會斟酒。你們滾開些。休得探頭探腦的張望討人厭的嗎。補出上文言語他們大約都知道

兩位老弟的脾氣。不似老伯。所以不敢上來。此刻已經半夜過了。再教他們伺候着。我也說句

老弟不要見怪的話。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其實尚有近人情者在後惜郭成之不及知耳周錫慶點了一枝蠟燭。擎在手

中。向郭成道。我送大哥去睡。周錫仁拱手道。床褥粗惡不堪。大哥胡亂休息一會兒罷。周錫仁

和周錫慶一味稚氣寫兩弟兄口氣完全不同郭成遂跟着周錫慶往裏面走。穿房入戶。經過幾間好房屋。周錫仁

方好像是一個院落。着眼睛湊巧。一口風吹來。將燭吹熄了。真是風所吹滅者耶黑洞洞的。看不清地方。形式

周錫慶蹣跚道。壞了。把燭吹熄了。喜得就在前面請大哥緊跟着我來。郭成便用手搭在周錫

慶。肩。上。慢。慢。的。走。了。幾。步。周。錫。慶。停。步。推。開。了。一。扇。房。門。從。門。裏。射。出。燈。光。來。即此一語已綴出門外之昏黑周

錫。慶。讓。過。一。邊。說。道。請。大。哥。進。去。安。歇。明。早。再。來。奉。陪。郭。成。踏。進。房。去。周。錫。慶。說。了。聲。簡。慢。隨

手。將。房。門。帶。關。去。了。關得迅。疾。郭。成。的。酒。已。有。了。幾。分。醉。意。又。白。天。騎。了。那。們。多。路。的。驢。此。時。也。實

在。覺。着。精。神。來。不。及。了。將。床。上。的。被。抖。開。來。打。算。到。門。外。小。解。了。就。睡。忽然從小解二字開出後文精。神。疲。憊

的。人。旁。的。思。想。一。點。兒。也。沒。有。了。將寫郭成之大受驚恐却偏要自。己。兩。個。肩。上。所。負。的。責。任。更。是

有。好。一。會。不。會。想。起。一。面。解。鬆。褲。腰。一。面。伸。手。開。門。拉。了。一。下。不。動。以。為。是。向。外。推。的。就。推。了

一。下。仍。是。不。動。一拉不動一推又不動閱者讀至此處必已有幾分明一。推。一。拉。的。弄。了。幾。次。好。像。是。從

外。面。反。鎖。了。的。而。門。板。觸。在。手。上。又。冷。又。硬。不。似。尋。常。的。木。板。門。心。裏。不。免。有。點。兒。詫。異。到此

起疑亦已晚矣下。部。尿。急。了。看。門。角。落。裏。有。個。小。小。的。竈。窩。祇。得。就。對。着。那。竈。窩。撒。了。一。泡。尿。聽。尿。撒

在。壁。上。的。聲。音。非。常。鏗。鏘。就。和。撒。在。鐵。板。上。一。樣。到此再不明白不。由。的。心。裏。更。加。疑。惑。起。來。醉

意。也。驚。退。了。些。兒。醉可驚退極妙忽。忽。繫。上。褲。腰。用。指。頭。在。壁。上。一。敲。就。聽。得。當。的。一。聲。不。是。鐵。板。是

甚。麼。如此曲曲折折方寫出鐵板二字忙。幾。步。走。到。一。張。小。桌。子。跟。前。將。一。碗。油。燈。剔。亮。了。端。起。來。向。壁。上。去。照

大。約。有。寸。來。厚。的。鐵。板。沒。一。絲。縫。隙。上文迷離恍惚到此方點出郭成之被困照。了。三。方。都。是。如。此。連。窗。眼。沒。一。個。上

面一方因有床帳遮掩了，然不待照已能想到斷無不是鐵板的道理。寫得細緻這一來却把郭成

的醉意完全驚醒了。那得不驚勝如一服醒酒湯雙肩上的責任也一時湧上心頭來了，不覺長歎一聲。徒然歎息

悔之無及將手中的油碗放下，就小桌旁邊一張櫈子坐下來，望着鐵板壁出了會神。真是無可奈何尋思

道：我不是在這裏做夢麼？怎麼會有這種地方呢？確有些做夢樣子我當捕頭時經辦了那們多離奇

盜案，何嘗落過人的圈套？怎麼今日落到人家圈套裏？這們久的時間，尚兀自不明白呢。難道

死生真有一定命裏該當死在這裏？忽然想到命運上去，亦是百無聊賴故也自會糊裏糊塗的朝這條死路上跑嗎？

我在茶樓上初見這兩個囚頭，心裏明明白白的知道是強盜一點兒也不含糊。寫郭成並不糊塗就

是答應羅知府承辦這案的時候，我存心也是要辦這兩個東西。寫郭成並不糊塗這兩個東西騙我

到這裏來，是那們強捉住我，上驢我就應該見機想脫身之法，才是怎麼會由他兩個一前一

後的夾着和押解囚犯一般的走這們遠的路呢？真是趣極，識破而受騙所以妙也世間那有這種舉動的好

人，虧我還悔恨自己，不該錯疑了他們。照這種情形看來，我簡直是自己命裏該這們結果

才是這們痰迷心竅。又歸到命運二字，自怨自艾，神情如見郭成心裏自怨自艾的，這般想着兩眼於有意無意之

間，向四壁看，有不可以脫身的處所，一眼看到床當上的角落裏，好像懸了一網黑越越的

東西因尋覓脫身之地以致發現黑越越的東西頗合情理遂復起身走到跟前一看因燈光不甚明亮看不清是甚麼仍回身把燈剔大端去照時祇差一點兒把郭成嚇得連手中的燈都要抖落了原來懸掛的是一大疊的人皮駭有四肢完全的也有斷了手或腳的也有連頭皮鬚髮都在上面的有乾枯了汗毛孔張得很大的也有剝下來日子不多色澤鮮明的歷述種種人皮之形狀寫得可怕總數約莫有二三十張每張上面粘了一片紅紙紙上彷彿還有字跡人皮上還有字跡可謂怪事拖了那櫈子墊腳湊上去細看不看倒也罷了才看了幾張已把郭成嚇得哎呀一聲兩腿就如上了麻藥不由自主的軟了下去身體跟着往下一頓倒下櫈子來寫得怕人將一碗油燈攢在鐵壁上砸得撞鐘也似的一聲大響房中卽時漆黑了寫得怕人不知紅紙上究竟寫了些甚麼字能將郭成嚇倒郭成畢竟怎生脫險且俟第四十四回再寫

總評

自四十二回起乃郭成正傳矣。周氏弟兄不過爲郭成精於鉤距之襯託已耳。郭成是主。周氏兄弟是賓。作者所敘各事一一都從郭成方面落筆。此是識得賓主之輕重緩急故也。

作者寫周氏兄弟。極迷離恠怳之致。此不是出力寫二周。正是出力寫郭成也。周氏弟兄如此詭奇。而郭成獨能識之爲大盜。欲加逮捕。此其目光之銳利爲何如哉。至其追從二周。身入虎穴。則又非胆大氣壯者不能。固宜二周之亦爲傾倒矣。

作文宜有線索。否則一盤散沙。毫無統系。瑣雜碎亂。讀了便覺其可厭。此數回寫周氏弟兄。處處帶定一驢字。故驢卽數此回之線索。閱者最宜注目者也。

俠義傳中人物。當以周錫仁弟兄最爲詭異。就文章論。亦以此數回最爲離奇。波詭雲湧。無一平筆。其變幻不測處。真使人拍案叫絕。行文至此。歎觀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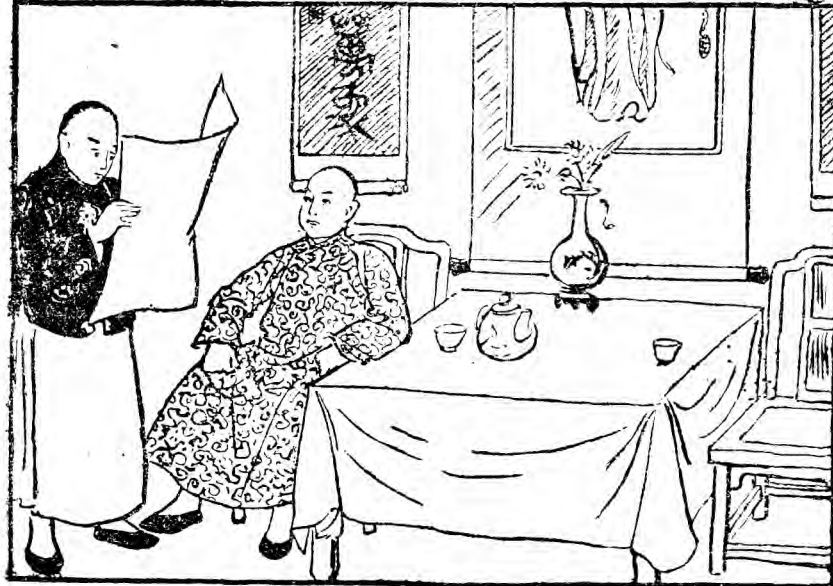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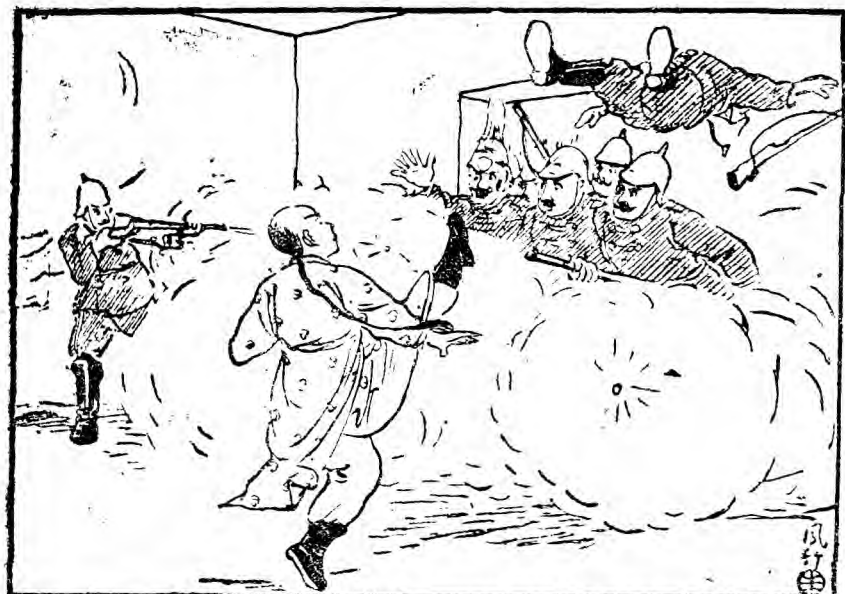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十四回

虛聲誤我王五殉名



風行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四回 虛聲誤我王五殉名 大言欺人霍四動怒

話說郭成看了人皮上所粘字跡登時將兩腿嚇軟了倒在地下燈也攢熄了半晌才慢慢的爬了起來寫郭成心中真是駭極暗想紅紙上寫的都是某年月日在某地所剝某府或某縣捕頭之皮上之字借郭成暗思時表出筆致活潑我於今捕頭雖已斥革了但是這番出來辦盜案所做仍是捕頭的事他們既已將我騙進了陷阱逃是逃不了難道他們還肯放我回去嗎他們若沒有將我剝皮的心思也不會把我關在這裏了郭成之猜測如此誰知下文却又不然所以妙也郭成心裏這們一想不由得就聯想到被拘押在府裏的老母妻子覺得自己死在這裏沒要緊將來老母妻子如何過活到此地步便當然有此思想凡人在危難的時候不涉想到自己的家庭身世則已一想到這上面心思就沒有不擾亂的忽然郭成摸到床上躺着一顆心胡思亂想他這日騎了幾百里的驢本已疲勞過甚了帶應前文這時神思更倦不知不覺的入了睡鄉在睡鄉中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刻猛然間噹啷一聲響

驚得郭成從夢中醒來張眼一看仍是黑洞洞的甚麼東西也看不見接着又聽得啞的一聲響鐵門開了寫鐵門之開放先聞去鐘之聲層次井然筆致細極從門外放進光來周錫慶的聲音在門外呼着大哥道還不

會醒來麼郭成聽那口氣來得十分柔和全不像是含有惡意的奇絕怪絕使人不測便連忙答應醒來

了周錫慶道是時候了請去吃早飯郭成翻身起來見周錫慶仍是笑嘻嘻的和平時一般的

神氣並沒一些兒要加害的樣子奇絕怪絕真使人不測心裏略安了些走出鐵屋來看天色已是中午時

分了跟着周錫慶走過幾間房屋都沒一點陳設看情形好像是才將器具搬開了的亦是怪事

走到昨夜飲燕的客廳祇見周錫仁已立在廳中等候酒席都已安排好了但是不見一個僕

從亦是怪事○寫得迷離恍惚之至周錫仁對郭成拱手笑道昨夜很簡慢了大哥祇說簡慢二字語殊玄妙小弟心裏甚是不

安此時腹中想必飢餓難挨了就請用飯罷郭成看酒菜仍甚豐整心裏實在猜不透周錫仁

兄弟的舉動作者寫周氏弟兄之舉動的確離奇之極令人無從揣測祇好聽天由命隨口謙遜了兩句也顧不得起床還沒洗

漱即就坐吃喝起來周錫仁等到酒上三巡即望着郭成說道大哥昨夜想必受了些驚恐此

淡淡一問想見周錫仁神情的酒脫以為我兄弟對大哥起了不良的念頭其實我兄弟若不是真心和大哥要好

也不與大哥結拜了大哥這回替羅知府辦案事雖出於不得已說到此文然此次許多案件大名

府除了大哥也實在没人配管真菩薩面前燒不得假香這案既是大哥承辦我兄弟決不抵賴大名府半月來所有的案子全是我兄弟二人做的說得爽快兄弟當日交給大哥的意思原知道大哥是大名府第一個精明有眼力的人受屈把差事革了很有意拉大哥做個幫手在大名府做幾件驚天動地的事大家遠走高飛說朋交結郭成之故兄弟正待教大哥帶着老伯母和大嫂搬往別處去大哥已安排上北京我兄弟祇道大哥已心心相照用不着多說了尚有此種誤會誰知羅知府却看上了大哥而大哥也頓時忘却了從前的恥辱自願將老伯母大嫂做押當想發那三千兩銀子的大財完全道破爽利之至我兄弟思量與大哥結拜一場豈可因我兄弟兩個把半生的英名喪盡爲郭成計不過大哥的聲名固然要緊我兄弟兩個的性命也不是一錢不值的爲自計要兩全之道除了請大哥到這裏來凡事聽小弟的主意而外沒有旁的方法語語如斬釘截鐵非常爽快郭成聽到這裏正要問老弟是甚麼主意周錫仁已向周錫慶努嘴道把那東西拿來周錫慶應了聲是卽起身從隔壁房裏提了一個很沉重的麻布袋來往桌上一擱將杯盤都震得跳起來此何物耶奇極周錫仁接着說道舍間此刻已全家遷徙了祇留下我兄弟兩個準備陪大哥到案這裏一點兒東西是我兄弟兩個特地留下來孝敬大哥的說時伸手扯開了袋口露出一袋

的。金。條。銀。錠。來。此物原來周錫慶放下布袋，即出去牽着昨日給郭成騎的那匹黑驢，到了客廳門。

外。丹。墀。裏。周錫仁提了那袋金銀對郭成道：「請大哥就此同行罷。我兄弟決不使大哥受累。」

一動一言一語均非常爽。快周氏弟兄真是快人郭成見自己教羅知府拘押家眷的陰謀已被周錫仁兄弟道破，心裏不

由得有些慚愧。又見他兄弟這般舉動，更是難以爲情。誰叫你出此陰謀一時也猜不透，同去到案的。

話。是。真。是。假。此舉似匪情理，所有故疑之也祇得立起來說道：「兩位既這樣的盛情待我，我豈是毫無心肝的人。」

一些兒不知道感激。兩位不肯去我的臉，我更如何肯斷送兩位性命呢。郭成說此語蓋猶淺之乎，測周氏弟兄也

我的捕頭原已革了大半年，辦不了這案，也不能將我怎生追比兩位。因我就去到案的話，請

快不要提了。在郭成固宜如此周錫仁哈哈大笑道：「大哥到這時還疑心我說的是假話嗎？說着將手

中布袋遞給周錫慶，對郭成招手道：「請隨我來瞧瞧。」就明白了。郭成祇好跟着走。周錫仁引看

了幾間空房道：「舍間家眷是不完全走了嗎？此時都已到了三百里之外。昨夜舍弟喊人送大

哥安歇，沒人答應。那時就已全家動身了。補出上文我兄弟若非真意要成全大哥的威名，這時還

在此地嗎？說得透切邊說邊回到了席上。緊接着說道：「大哥如再疑心我兄弟待大哥有不好的念

頭，我當天發個誓，立刻使我兄弟照這樣粉身碎骨而死。一面說，一面用五指往桌角上一抓。

抓起一塊木頭來兩手祇幾搓得木屑紛紛墜地。借立誓顯出本領足令郭成心服周錫慶將布袋搭在鞍上。

高聲說道時候不早了走罷。一個精悍一個充爽郭成再想說話周錫仁已不由分說和昨日來時一般。

的擁郭成上了驢背仍是周錫仁在前周錫慶在後將郭成夾出了大門。如此來又如此去真是妙極那驢放

開四蹄騰雲駕霧也似的直跑到天色昏暗才進了大名府城回到郭成家中周錫仁周錫慶

各從袖中抖出鐵練來套在自己頸上說道。色色預備寫周氏弟兄之舉動真是異常離奇異常精警請大哥就此送兄弟二人

去領賞罷老伯母大嫂也好出來郭成正色道這是甚麼話我甯肯受比決不肯做這遭天下

萬世人唾罵的事。郭成作此語是作者保全其身分處也周錫仁笑道。笑得大哥何必如此固執我們結拜了一場

豈有眼見老伯母和大嫂被押不設法救出來的道理不用遲疑就去罷。語中有刺郭成難受郭成道

從井救人的事也未免不近人情大名府的案子既是兩位老弟做的然則到案還有生理嗎

郭成之躊躇者以此蓋此時郭成心中確有些愛惜周氏弟兄也周錫仁大笑道。螻蟻尚且貪生豈有人向死路上走的我兄弟若沒

有脫難的把握也不敢做這種自投羅網的事了。此時方將辨法隱約說出不過有一句話得先向大哥說明

兄弟在這裏所做各案當中以城外黃紳士家的最重因傷了直隸總督的女婿直隸總督早

已着落在大名府身上要人。羅知府之着急者以此我兄弟一到案自免不了是要解上去大哥若念香火

之。精。將。我。兄。弟。繳。案。的。時。候。對。羅。知。府。祇。說。這。是。兩。個。大。盜。的。頭。領。大。名。府。的。案。子。不。待。說。是。他。這。一。夥。強。盜。做。的。外。府。外。縣。做。的。血。案。至。少。也。有。百。幾。十。件。在。這。兩。個。身。上。府。裏。兵。力。單。薄。防。守。不。易。惟。有。盡。夜。往。上。解。使。他。的。黨。羽。措。手。不。及。已。經。解。上。去。了。便。有。意。外。責。任。也。就。不。在。府。裏。了。語顯動聽這。段。話。最。要。緊。大。哥。務。必。說。我。兄。弟。決。不。累。大。哥。不。出。大。名。府。境。便。放。兄。弟。走。兄。弟。也。不。走。大。哥。聽。明。白。了。麼。預先佈置妥貼周氏兄弟真能郭。成。躊。躕。道。聽。是。聽。明。白。了。祇。是。這。種。事。教。我。怎。麼。敢。做。呢。郭成此時確是爲難並非假惺惺也周。錫。仁。生。氣。道。這。那。裏。是。漢。子。說。的。話。今。日。不。敢。做。昨。日。怎。的。敢。做。去。罷。駁斥得妙郭。成。被。催。逼。得。沒。有。話。可。回。答。祇。得。答。應。去。周。錫。慶。對。着。馱。郭。成。的。黑。驢。說。道。這。裏。用。你。不。着。了。你。自。回。去。罷。說。着。在。驢。背。上。一。鞭。抽。了。那。驢。自。會。揚。頭。掉。尾。的。去。了。寫周氏弟兄處往往夾寫驢子郭。成。隨。卽。將。周。錫。仁。兄。弟。牽。進。府。衙。羅。知。府。聞。報。立。刻。坐。堂。問。供。在。燈。光。之。下。看。了。周。錫。仁。兄。弟。的。儀。表。心。裏。很。驚。疑。不。相。信。是。殺。人。放。火。的。強。盜。再寫周氏弟兄儀表之不俗及。問。口。供。都。一。一。的。承。認。了。并。憤。慨。陳。述。在。各。家。做。案。時。的。情。形。與。各。家。報。案。的。稟。詞。上。無。一。處。不。符。合。羅。耀。庚。這。才。欣。喜。得。甚。麼。似。的。郭。成。上。前。照。周。錫。仁。的。話。說。了。一。遍。羅。耀。庚。能。有。多。大。見。識。那。裏。識。得。破。這。裏。面。的。玄。機。奧。妙。可知周錫仁佈置之妙當。下。聽。了。郭。成。的。話。連。說。有。理。定。了。就。在。這。夜。挑。選。一。哨。精。幹。兵。丁。押。解。

周錫仁兄弟動身。果然入轂，即時放了郭成的母親妻子，並如數發給了賞銀。細郭成叩謝了，領着

母親妻子回家。心裏高興之中，總不免有些代周錫仁兄弟着慮。惟恐押解的人多了，二人不

得脫身。此一層是替周氏弟兄着急萬一在路上不曾逃脫，竟解到了總督衙門。那時逼起供來，追問贓物，若

把結拜送金銀的事供出來，却如何是好呢？更進一層又替自己着急郭成想到這一層，又非常害怕。如坐針

氈的等了一日，計算須行八十多里，才出大名府境。隊伍押着囚車，行走較平常爲慢。要到黃

昏時候，方得出境。從郭成一方面寫不從周氏弟兄一方面寫賓主分明筆致簡潔郭成等過了黃昏，心裏就更加着急了。獨自坐在

院中，思量揣擬。有心事人往往如此這夜的月色，甚是光明。才到初更時候，月光照在瓦權上，如鋪了一

層濃霜。夾寫月色其實是預爲下文佈置也郭成在院中舉首向天空癡望，猛見瓦權上有兩條黑影，一閃隨卽聽

得周錫仁、周錫慶兩人的聲音在屋上各呼了聲大哥。突如其來郭成這一喜，真是喜從天降。確是可喜

慌忙應道：兩位老弟回來了麼？快下來好談話。周錫仁答道：我兄弟已平安到了這裏，特地給

大哥一個回信。大哥還有甚麼話說沒有？我兄弟就在這裏等候。問得奇怪郭成道：請下來坐一會

罷。有話也慢慢地說。郭成此時尙未解悟周錫仁道：對不起大哥，實在沒工夫下來坐。我兄弟特地到這

裏來爲的是要討大哥一句話。此後才好往江湖上行走。話殊含糊而奇特郭成聽周錫仁說這幾句

話的聲。音。來。得。十。分。嚴。厲。祇。略。停。了。一。停。

郭成此時恍然悟矣

即高聲答道。好。我。知。道。了。老。弟。拿。去。罷。旋

說。旋。伸。着。左。右。兩。個。指。頭。往。自。己。兩。隻。眼。珠。上。一。戳。即。將。兩。隻。眼。珠。血。淋。淋。的。鉤。了。出。來。朝。屋

上。一。攢。駭疾祇。聽。得。周。錫。仁。兄。弟。同。時。打。了。一。個。哈。哈。以。後。便。沒。聽。得。一。些。兒。聲。息。了。郭。成。從。此

就。成。了。個。沒。有。眼。珠。的。人。甚。麼。強。盜。也。分。辨。不。出。了。

結過上文

然。他。心。裏。惦。記。着。王。五。在。茶。樓。上。的

約。恐。怕。王。五。盼。望。他。去。

忽然折到王五身上文筆靈活

這。時。郭。成。雖。雙。目。失。明。一。切。行。動。都。不。方。便。却。很。有。了。些

財。產。

照應前文

雇。用。了。倆。個。伺。候。的。人。陪。着。他。同。到。北。京。在。會。友。鏢。局。住。了。些。時。不。幸。義。和。團。的。亂

作。了。將。一。個。莊。嚴。燦。爛。的。北。京。城。鬧。得。烏。烟。瘴。氣。

忽然又述及義和團事蓋以下又折入王五傳矣

西。太。后。聽。得。八。國。聯。軍

打。到。了。北。京。倉。皇。帶。着。癆。病。殍。子。皇。帝。

名曰新奇

向。西。安。逃。跑。在。北。京。的。大。官。員。固。然。是。走。避。一。空。

就。是。一。般。有。點。積。蓄。的。商。人。到。了。這。種。時。候。也。不。敢。在。北。京。居。住。了。

先寫衆人之逃跑以襯出王五

郭。成。在。這。時

就。勸。王。五。同。去。大。名。府。暫。時。避。一。避。擾。亂。王。五。笑。道。我。開。設。這。鏢。局。子。爲。的。是。要。仗。着。我。們。的

本。領。去。保。護。別。人。爲。甚。麼。無。緣。無。故。的。也。跟。着。一。般。膽。小。的。人。去。躲。避。呢。

十分托大的

我。平。日。銀。錢。到。手。隨。即。散。給。了。一。般。爲。難。的。朋。友。自。己。手。中。沒。一。些。積。蓄。外。國。兵。來。不。見。得。抓。着。中。國。人

就。殺。我。沒。錢。的。人。怕。甚。麼。

無錢之人處亂世即可此自慰然則錢之累人亦不少也

如。果。外。國。兵。見。中。國。人。就。殺。偌。大。一。個。北

京城。至少也還有幾十萬人。有錢的。有地方可逃。無錢留在北京的。若都死在外國兵手裏了。我王五便逃得了這條性命。活在世上也祇有這們多趣味。倒不如一同死在外國兵手裏的。爽。說得痛快。誰知一語成讖。郭成聽王五這們說。知道王五處境也很爲難。現做着鏢行生意。各省都有鏢。趨子出去了。他自己身上的責任很重。越是負責重者。其身體越不能自由。越是時局不安靜。他越是就心。有他坐在局裏。便發生了甚麼意外。還可以有方法應付。他祇一走動。會友鏢局在這鬧得烏烟瘴氣的北京城裏。必然登時如一個水桶炸了箍的一般。眼見得就要四分五裂的。鬧不攏來了。各寫人難處。因此便不勉強勸他。自帶着兩個伏侍的人。回大名府去了。郭成王五自郭成走後。因聯軍在北京的威風極大。凡百舉動。在略有心肝的中國人看了。沒一件不使人傷心。慘目之。痛心入國之中。尤以俄德兩國的兵。爲最殘酷。不講人道。就不願出門。免得看。在眼裏。痛在心裏。終日把局門緊緊的關着。坐在局裏。將寫王五之罹禍。却偏寫其閉門家居。不問外事。想起這回肇禍的原因。不由得不痛恨。那拉氏的無識。因此就聯想到譚嗣同之死。更恨那拉氏刺骨。呼應前文。每想到傷心的時候。獨自仰天大哭大號。却是一點兒眼淚也沒有。哭而無淚。想見其心之慘痛。平日王五的食量最大。他一個人一天所吃的。尋常五個人一天吃不了。自從聯軍入京。他祇是喝酒。喝醉了。仰天乾號一陣。便睡。

局中無論甚麼人和他說話他祇呆呆的望着這人一聲不做若問他甚麼事他總是回答一句後來再說

寫王五種種反常以見其罹禍之機

這日王五剛才起床忽有一大隊德國兵士由一個官長率領着

打開局門進來

來得突兀

其中有一個當翻譯的中國人進門就高聲呼王子斌出來王五聽說有

外國兵打到局裏來了反哈哈大笑出來問找王子斌有甚麼事

此時王五已有必死之心矣

翻譯迎着說

道你就是王子斌麼王五點頭道不錯找我有何話說翻譯回頭向那官長說了幾句聽不懂

的話

聽不懂三字甚妙

那官長兇神也似的對衆兵士揮了揮手口裏噤哩咕囉說了一句衆兵士不

由分說一擁上前來拿王五王五大喝了一聲且慢腿起處搶先的一個兵士已被踢得從衆

兵士頭上飛過去

駭疾十分精警

同時前後左右的德兵紛紛的倒在地殺猪也似的狂叫

王五之本領如此

王五正待趁這時候追問見拿的理由拍拍拍陡然從人叢中幾聲槍響可憐王子斌的本

領雖大祇是和常人一般的血肉之軀那裏抵擋得過無情的硝彈

言之可慨

就這們不明不白的

爲德國暴亂之兵所算了

了結王五王五如此結局令人傷心然而其人則自不朽矣

王五臨死的時候祇大呼了一聲道虛聲

誤我恨不早遇着山西老董啊

又是呼應前文筆力直透開首數句

德兵這回來拿王五原是因那時候德國公使

被義和團槍殺了德國人恨拳匪的心思比各國人都來得厲害王五拳腳工夫的聲名太大

德國人不知道中國的情形。以為會拳腳的就和拳匪是一類。外國人測度中國事往往如此所以要將王五拿

去。好替被拳匪殺死的公使報仇。沒想到王五不肯受辱。就動手打起來。糊裏糊塗的斷送了

我國一個頂天立地的豪傑。王五如此斷送大王五因拳匪之亂。枉送了一條性命。而天津的霍

元甲。却因拳匪之亂。做了絕大的事業。得了絕大的聲名。忽然折到霍元甲身上。迥顧前文筆致真異常活潑。同一樣的。本領

同一樣的。胸襟。共同一樣的。機會。而且結果。這們不同。在當時的人士。沒有一個不為王五歎息

也沒有一個不為霍元甲欣幸。借此數語便過再說霍元甲自從醉劈韓起龍。救護了一千五百多

教民之後。天津人對於霍元甲之欽仰心。可謂達於極點。先追敘前文商場中有甚麼爭執不能

解決的問題發生了。祇須霍元甲一句話。便沒有不立時解決的。是非口角的事。也祇求霍元

甲說一句公道話。絕對沒有反抗不服的。提高霍元霍元甲在路上一行走。知道是霍元甲的人。

無不拱手讓路。有些祇聞得霍元甲的名。不曾見過面。因想瞻仰丰采的。霍元甲走這條街上

經過。兩邊商店裏的人。總是爭先恐後的跑出來看。有時後面跟着一大羣的人。每次倒把霍

元甲看得不好意思起來。輕易不肯出外。極力寫出霍農勁蓀三個字。天津人知道的還少。倒是

提起農爺兩個字。在天津道上。也利霍元甲三個字一般響亮。又藉此帶因農勁蓀為人老成

持重。他平生所有的舉動，都是實事求是，絲毫沒有虛榮之心。在天津本沒幹過出風頭的事。

就是這次幫同霍元甲救護教民，他自己不曾有一次向人道過名字。極寫農勁蓀品性之高尚霍元甲因欽

敬他，不論當面背後，都稱他農爺。便是當時各新聞紙上，有記載救護教民的事，甚詳細的，也

沒把農勁蓀三個字登出來。所以知道霍元甲的多，祇知道還有個農爺。不以名傳而以姓傳亦是奇事又因姓

這個農字的很少。在當時的人，固有一部分不知道農爺叫甚麼名字的，更有一部分人說不

知農爺究竟姓甚麼的。這也是當時一件很有趣的事。帶寫農勁蓀事以爲陪襯霍元甲與農勁蓀原是以道

義相交。自共了這回患難，兩人的交情，便益發密切了。一月之中，二人至少也得會面二十八

九次。這日是十月初間，霍元甲正在閑着沒事，和劉震聲談論武藝，忽見農勁蓀走了進來。劉

震聲連忙迎着笑道：師傅正覺閑着沒事幹，農爺來得好。請坐下來，和師傅多談談罷。霍元甲

笑着抬起身讓坐，說道：我不知怎的，近來悶的慌，除了農爺那裏，又沒好地方給我走。知道農

爺這時也快來了。所以坐在這裏等候。農勁蓀也笑着問道：我有一個問題，看四爺說的怎樣。

奇波斗起霍元甲道：甚麼問題？我是沒讀書的人，不要給難題目我做才好呢。不讀書即直言不讀書何等爽快若今人則必假裝

斯文農勁蓀道：這問題，倒是個難題目。就是要問四爺悶的難過呢，還是氣的難過。奇霍元甲

道悶要。看是甚麼時候。氣也要看是甚麼事情。我想與其受氣終不如獨自納悶的好些。亦答得

農勁蓀拍掌笑道：對呀。四爺在家納悶那裏及得我在家受氣的難過啊。門合得妙霍元甲正色問

道：有誰給氣農爺？農勁蓀道：這氣不是專給我一個人受的我因一個人受不了所以特地

把這氣送到四爺這裏來也。讓四爺嘗這氣的滋味。看比悶怎樣。農勁蓀之話真是趣絕邊說邊轉身從

洋服外套口袋裏抽出一捲折疊起了的報紙來。打開指着一行廣告給霍元甲看道：請瞧罷。

霍元甲就農勁蓀所指點的地方一看。見有幾個外國字夾雜在中國字裏面。便不肯往下看。

了。抬起頭對農勁蓀道：這裏面夾了和我不會過面的外國字。我就懶得看他了。還是請農

爺把這上面的意思說給我聽的爽利些。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自是英雄本色農勁蓀笑道：這外國字不認識沒

關係是一個人名字。四爺既懶得看我就從容說給四爺聽也。使得這天津地方自從那年四

爺把那個世界第一的大力士趕走路幾年來。再沒有不自量的外國人敢來這天津獻醜了。

重提前事誰知於今却有一個牛皮更大的大力士到了上海。和那個自稱世界第一大力士的俄

國人一般。登着廣告牛皮還比較的來得兇些。那俄國人的廣告上祇誇張他自己的力量是

世界第一。雖也含着瞧不起我中國人的意思。然廣告上并不曾明說出來。四爺那時看了已

是氣的了。不得。遇應前文於今這個是某國的人名字叫做奧比音廣告上竟明說出來中國人當

中若也有自負有氣力的人看了他的神力不佩服的儘管上台和他較量他非常歡迎不過

他的力量不是尋常冒充大力士的力量可比身體脆弱的中國人萬不可冒昧從事拿着自

己的生命去嘗試。數語欺人宜霍元甲之大怒也農勁蓀才說到這裏霍元甲已氣得立起身來。義忿填膺情狀如見對農

勁蓀把雙手搖着說道就是不用再說了你祇說這人還在上海沒有。霍四氣極農勁蓀道他登廣

告特地從西洋到上海來賣藝此刻當然還在上海霍元甲點頭道這回也是少不了你的我

們就一同動身去找他罷。寫霍元甲十分性急農勁蓀道我不打算陪四爺一道去也不把這事說給四

爺聽了他這廣告上雖沒說出在上海賣藝多少日子然估料總不止三五日就走了我這報

是每日從上海寄來的今日才見着這廣告昨日到的報還沒登出可見得他在上海還有些

日子。誰知後文却又不然劉震聲在旁聽了直喜得幾乎要狂跳起來即時顯出天真爛漫的神氣問霍

元甲道師傅帶我回去麼。夾寫劉震聲以免冷落此是做小說者所不可不知霍元甲知道劉震聲的年紀雖大了說話舉動

有時還不脫孩子氣這時看了他那急想同去的樣子倒把自己一肚皮的氣忿平下了許多

忽然從劉震聲身上生出文章故意鼻孔裏哼了一聲說道這回又想同去你記得那年正月同去李爺家就為

你胡鬧。把好好的一個摩霸。急得懸樑自盡的事麼。又想同去呢。

重提舊事處
與前文呼應

劉震聲因自己

師傅平日素不說謊話的。此時忽聽得這們說。登時如冷水澆背。不由得冷了半截。翻着兩隻

失望的眼光。看看霍元甲。又看看農勁蓀。可情狀農勁蓀笑道。你師傅去甚麼地方。我看總少不

了。有你這個人。這回你師傅便真個不打算帶你去。我也得要求你師傅帶你同去。瞧瞧劉震

聲。這才臉上露出喜色。說道。謝謝農爺。上海地方。我祇聽得人說。比天津熱鬧。還不會去過一

次呢。霍元甲低頭躊躇了一會。向農勁蓀道。依我的性子。巴不得立刻就和你動身。才得暢快。

無奈有許多零碎事情。都在我一個人肩上。我若不交待停妥。就走於我個人的信用。很有關

係。忽然又發生另一枝節其實此
事上文業已表過並不突兀也我自己藥棧裏的事。還在其次。就是我曾代替朋友在一家銀號裏

前後借了三萬串錢。差不多要到期了。霍元甲致死之
遠因不是因文我不能不在未動身之前。交涉妥洽。英大

雄之顧全
信用如此因這回去上海。有多少日子耽擱。此時還說不定。萬一來回須耽擱到一個月以上。

就更不能不遲幾日動身。忽然箇人此一事與
後文却大有關係農勁蓀點頭道。四爺自己的事。四爺自去斟酌。既

在商場上。混信用。當然不是要的事。我爲人平生與人沒有轆轤。祇看四爺何時可走。便何時

同走。霍元甲愁眉苦臉。了好一會。祇管把頭慢慢的搖着。寫出萬
分爲難農勁蓀忍不住問道。有甚麼

不得解決的事。不可對我說。說呢。霍元甲長歎了一聲道。不是不可對農爺說。不過我是深知道農爺的。若農爺能代我解決。時早已說過了。何待今日呢。農勁蓀道。但說說何妨。我雖不見得能有解決的方法。祇是事情也未必因多了我。一個人知道便加多一分困難。不知霍元甲將心事說出來沒有。且俟第四十五回再寫。

總評

二周誘郭成而囚之鐵室。此不足異也。既囚之而又縱之則奇矣。縱之而又能隨之以歸案。則尤奇矣。總之作者描摹二周處。立誓不作一平筆。故處處寫來。詭異莫測。令人叫絕也。

二周中途脫逃。作者乃略之而不寫何也。曰此數回乃郭成正傳。二周爲賓。郭成爲主。故作者純從郭成方面着筆。於二周則略之。所以別主賓。辨重輕也。

郭成挖目。似太慘厲。然不如此。則全段結束之處。毫無精采矣。平心論之。挖去二目。較之剝皮之慘。尙差勝萬倍也。

王五一時之雄。乃無端死於外人之手。爲之廢書一歎。五苟無名。五可不死也。嗚呼。名之

累人如是夫。

此一回乃過渡文字也。從郭成過渡到王五。又從王五過渡到霍四。用筆何等輕靈。何等活潑。

霍元甲欲與外國力士比武。此其第二次矣。農勁蓀之報告也。傳單報紙之誇誕也。霍元甲之大怒也。均與前段所述無異。此是作者有意欲其相犯故耳。迨其入後之結果。則又與文前截然不同。犯而不犯。方見行文之妙。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十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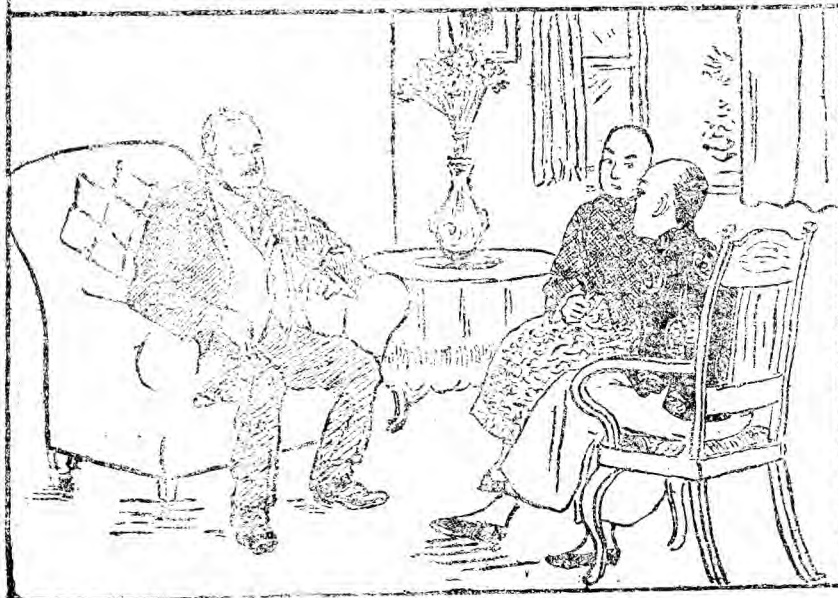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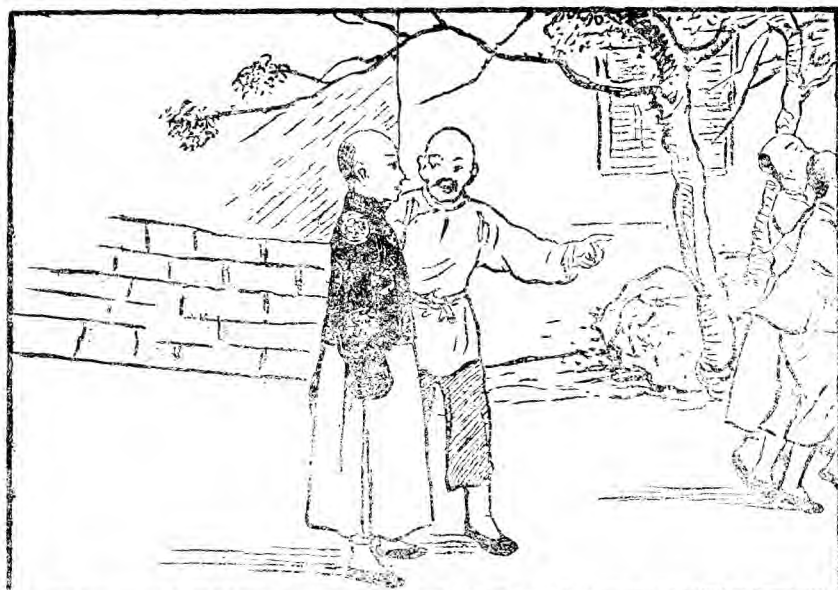




近代維新英雄傳

第四十五回

訪力士訂約春申江



代近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五回 求名師示勇天津道 訪力士訂約春申江

話說霍元甲見農勁蓀這們說低頭半晌忽然望着農勁蓀笑道這話說來很長此時我急想把這裏的事拾奪拾奪快到上海去且等從上海回來再向農爺說罷於今不要說這些閑事耽擱了時間此時偏不說明留待後文農勁蓀道專去上海找那奧比音據我想不至要多少日子來回打算半個月已足意外的耽擱料想是不會有的此時以為必無意外耽擱誰知後文却又不然世間事固不能預測也霍元甲道就祇半個月我也一時走不了語殊閃爍農勁蓀遂作辭道那麼我就候着四爺罷農勁蓀出了淮慶會館正待回自己的寓所行到半路遠遠的見前面有一大羣的人好像追趕着甚麼希奇東西看的樣子一羣人都行走得很快忽出岔子農勁蓀的腳步原比尋常人快的多此時也存着一點兒好的奇念頭更把脚步放緊了些剛行了兩丈來遠祇見前面追趕的人已都停住了腳登時圍了一個大圈子農勁蓀這才從容上前挨入人叢看時原來是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漢子許從

多追趕之人引先寫其人生得濃眉大眼。闊背圓腰。挺胸豎脊的。立在路旁。大有旁若無人的氣概。之氣概

一條光溜溜的黑木扁擔。一頭纏一個大麻布袋。袋裏像是很沉重的東西。再寫扁擔及布袋層次井然就這

漢子的精神氣概。看去雖可使人一望而知。是一個富有氣力的人。以上種種都從農勁蓀眼中看出然畢竟是

怎生一個來歷。何以哄動了這許多人。追趕着看農勁蓀。一時却看不出來。來歷情由本非一時所能看得出來祇

得揀身旁一個年紀略老。形相和易的人。問怎麼大家都追趕着這漢子。看那人指着兩個麻布袋。

回答道。這漢子的氣力真不小。兩個布袋裏面共裝了一百串大錢。能挑在肩上。飛跑我們空

手都跑不過他。借旁人口中說出情由農勁蓀心想。十足制錢。每串總在六七觔左右。一百串便有六七百

觔。在一般普通人看了。當然不能不驚奇道。怪其實若拿霍四爺的神力比起來。豈不是小巫

見大巫嗎。處處帶定霍四爺賓主分明不過當今之世。能有幾個像霍四爺那般的神力。便能趕得上這漢子

的。也就不可多得。即一思忖間亦有反覆轉折當下隨口又問那老年人道。這漢子是本地人麼。姓甚。歷此刻

用制錢的。很少。却挑這一百串錢去。那裏使用呢。可怪的是那老年人搖頭笑道。我也是這們想。不

知道他挑到那裏去。此則非老人所能知矣我們在碼頭上。遇見他。從船上挑了這担錢上岸。碼頭上的挑

夫爭着要替他挑。却又沒一個挑得動。挑夫說。至少要做五擔。這漢子不肯很鬧了一會子。

唇舌挑夫才放這漢子自己挑去我們因此跟上來看表明衆人跟隨之故農勁蓀點頭道看裝束也不像

是本地人說話時這漢子一手託起扁擔往肩上一擱連腰也不彎一彎和平常挑夫挑二三十

十筋東西一般的不吃力又顯出漢子氣力農勁蓀原打算上前打個招呼問問姓名來歷沒想到他走得

得這們快一則不願意跟着衆人追趕一則心裏也還有些躊躇覺得這漢子眉目之間很露

出些兇惡的神氣暗逗後文十九不是一個善良的人便不問衆人追趕的下落直回到自己的住

處忽然出一漢子忽又收過不提其爲後文伏筆則不言可知矣次日一早霍元甲就帶了劉震聲走來見面就對農勁蓀笑道合

該我們的運氣好事情非常順手說得突兀我昨日很着慮沒有三五日工夫我經手的事辦不停

當誰知竟出我意料之外祇一夜就把所應交涉的事都交涉妥當了世事之不可預料又往往如此農爺看是

不是你我的運氣好呢只此一句想見霍四爺之眉飛色舞農勁蓀聽了自也很高興的說道真是難得有這們順

手的事既是交涉妥當了那麼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動身呢霍元甲笑道祇是時間上的問題

了就在今日動身是決定了的寫出霍四爺之性急農勁蓀隨即檢點了自己極簡便的行李就在這日同

霍劉二人向上海進發這日到了上海寫得爽快農勁蓀在車站上就買了一份報紙翻來覆去的

尋了一會並不見有記載大力士賣藝的新聞暗逗下文心裏很覺着詫異暗想外國大力士來中

國賣藝的事從來希罕得很。怎麼報紙上會不登載賣藝的情形呢？並且那大力士自己登的廣告也沒有了。難道就已離開了上海嗎？一猜便着心裏一面狐疑着，一面引霍劉二人到四馬路。

一家客棧裏住着，自己到各處打聽了一日，才很失望的回客棧。不特農勁蓀失望，者亦必爲之失望。對霍元甲

說道：我們這番來的真不湊巧，不但不能如願，和奧比音交手連奧比音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畢竟有多大的氣力也沒有方法能看得見了。說得突兀霍元甲登時立起身來問道：怎麼呢？難道

他得暴病死了嗎？我亦以爲如此農勁蓀搖頭道：死却不會死，不過此刻已不在上海了。表出失望之故霍元

甲道：祇要他不曾死，看他在那裏，我便追到那裏去。我既是專爲找他出了天津，不見面決不

罷休。他此刻到那裏去了呢？農勁蓀道：我今日已向各方面探聽得明白，奧比音這回到上海

來賣藝，並不是他自覺本領了得欺我中國人，特地前來賣弄的。不是自動與前次所述之大力士完全不同完全是

個雇工性質，由一個外國資本家想在中國內地及南洋各埠做這種投機生意，花重價雇了

這個大力士來。僱人賣錢外國人之做投機生意可謂想入非非到各通商口岸獻技，座位賣得極貴，無論賣了多少錢，都

是歸這資本家的奧比音祇能得當日議定的工資。在上海僅賣了七日，聽說資本家賺的錢

已不少。直到前日才滿期，昨日奧比音已經動身到南洋羣島賣力去了。相差祇一二日真是不巧霍元甲問

道怎麼說。直到前日才滿期的話。他們議走的期。祇得七天嗎。農勁蓀笑道。不是這期。是上海工部局的期。在上海租界裏面不問要做甚麼買賣。都得先向工部局裏領執照。這種買賣到工部局領執照的時候。須自定一個限期。農勁蓀頗熟於上海情形聽說這資本公司原想領一個月執照的。因租了張氏味菀園開演味菀園的租價太大。旁的開支更太多。資本公司恐怕演的日子長了。看的人不甚踴躍。反致蝕了本錢。所以祇領了七天的執照。標出投機商人之心思第一二兩天果然看的人不多。資本公司正在着急。却被現在上海的幾個南洋華僑看上了。要求奧比音在上海演過七天之後。就到南洋羣島去。忽然又有此一折資本公司見南洋有人要求便欣然答應了。誰知三四五六七天。看客每天增加不少。到第七天看客更是人山人海。測事之不易如此資本公司到這時想延期再演幾天。無奈工部局和南洋華僑都不答應。祇得到期停演。奧比音已於昨日跟着幾個華僑動身到南洋去了。那資本公司因此地還有些未了的手續。大約尚須遲幾天方能趕到南洋去。力士去而贊本家未去故意生一波折霍元甲問道。農爺曾會見那資本公司沒有呢。農勁蓀道。不曾去會。不過他住的地方我已調查在這裏了。農勁蓀十分細心霍元甲道。我們何妨就趕到南洋去呢。不必有此舉。不可無此言。農勁蓀沉吟道。去是未嘗不可。但是奧比音在南洋畢竟有多久停留。我們不得而知。一層不可去。奧比音

的資本家不在那裏。奧比音本人必不能自己作主和四爺比賽。二層不若等到那資本家動

身的時一同去來回耽擱的日子也就太多了。並且還怕他不肯和四爺比賽。說得十分爲難霍元甲

不樂道。然則我們此來不又是白跑了嗎。無故而跑一趟確是可憐農勁蓀道。我們且去會那資本家談談。看

他如何說法。奧比音既是那資本家花錢雇用的主權。當然在資本家手裏。我們此來是不是

白跑一談就可以知道了。究竟還是農勁蓀之主意不差霍元甲道。好。當下三人便一同去會奧比音的資本家。

那資本家名叫沃林。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商人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做過二十多年的生意。此

所以敢做投機事業很蓄積了幾十萬元的產業。他的住宅在靜安寺路。並不是他自己建築的房子。他

的行蹤從來沒有一定。所做的生意也是看市面上那項生意好做。便做那項生意。投機性質

的居多。完全是一個滑頭西人這日霍元甲等三人去會他。湊巧他正在家中。農勁蓀投了自己和霍元甲

的名片。並對傳達的人略述了來拜訪的意思。沃林出來迎三人到客室裏。農勁蓀見禮之後

說道。我們都是住在天津的人。近來因見上海新聞紙上登有奧比音大力士在張園獻技的

廣告。並有歡迎敵國自命有氣力的人出來比賽的話。這位敵友霍元甲君就是敵國自命有

氣力的一個。因不肯辜負奧比音大力士一番登報歡迎的盛意。特地從天津到上海來。說得婉轉

是農勁菴
之口氣。不料昨日到時，奧大力士已離開上海，又到南洋獻技去了。經我向各方調查，才知道

奧大力士此番來上海南洋獻技，是由先生出資聘請來的。一切的主權都操之先生。爲此就

和敵友到先生這裏來。敵友已是決心要和奧大力士比賽，但不知尊意怎樣。一段話表
明來意沃林聽

農勁菴說完，打量了霍元甲兩眼，臉上現出鄙夷不屑的神氣。神情向農勁菴問道：霍君不會

說英國話麼？此亦鄙夷不屑之一耶。然則無怪
今之少年滿口皆是愛皮西地矣。農勁菴點頭道：先生若會說中國話，敵友很願意用中

國話與先生交談。一方欲霍元甲說英國話，一方偏欲沃
林說中國話。農勁菴之答語甚爲得體。沃林略遲疑了一下，便用極生澀不堪的北

京話問霍元甲道：你有多大的氣力？問得
傲慢霍元甲道：你此時用不着問我有多大的氣力，祇教

你那大力士和我一比賽，知便道有多大了。好答得沃林聽了，不大明白。可見其中國
話程度之淺農勁菴照着

譯了出來。沃林道：可惜你們來遲了幾天。若正在奧比音獻技的時候，來了霍君，要比賽隨時

都可以上臺。我廣告上既登出了歡迎比賽的話，有人來比賽，當然不會有旁的問題。說得倒
也冠冕

不過此時奧比音已去南洋，沒有再回上海的必要。霍君想在上海比賽，就不能沒有條件了。

欲以條件二字嚇退霍四農勁菴道：有甚麼條件呢？沃林道：專爲與霍君一個人比賽，特地從南洋回到上海

時間和旅費都受很大的損失。將來比賽的時候，若是霍君佔了勝利，倒也罷了，祇怪奧比

音沒有能耐。不論多大的損失，是應受的。此一層是實但是萬一霍君比不過奧比音。

受這時間和旅費的損失於情理，不太說不過去了嗎？此一層是主農勁蓀道：「先生有甚麼條件儘

管提出來，我好和敝友商量。」沃林道：「霍君不曾見過奧比音的力量，僅看了新聞紙上的廣告，

就來要求比賽，依我的意見，還望霍君加以考慮。」滿口桐奧比音的詞奧比音的力量實在不比尋常一手

能拉住一輛汽車，使汽車不能移動半寸。大力之證一又能仰面睡在地上，能使開足速力的汽車

從他身上滾過去，他一點兒不受傷。大力之證二霍君若自信用量在奧比音之上，並自信有把握

可以和奧比音比賽，我再提出條件來。明是恫嚇欲使霍元甲知難而退農勁蓀將沃林的話一一翻給霍元甲

聽。問霍元甲的意思怎樣，霍元甲笑道：「我不管奧比音的力量尋常不尋常，他既登報歡迎中

國人比賽，我是特來比賽的中國人。」說得我又非三歲五歲的小孩和大力士比賽，更不是一

件兒戲的事，豈待這時到了此地才加以考慮？駁得妙沃林恫嚇之詞無所施矣奧比音若胆怯不敢承認比賽，

祇得由他，我不能勉強。反說奧比音不敢比賽妙極敢比賽就祇看他有甚麼條件爽利些說出來，但是在情

理之中，我可以承認的，無不承認，不要拿恫嚇的言語欺人。直斥其恫嚇爽快之至農勁蓀也照這意思對

沃林說了。沃林望着霍元甲，面上很現出驚疑的樣子。那得不驚疑躊躇了一會說道：「既是認真要

比賽就得賭。賽銀兩不能憑空分勝負。霍君能拿出銀子來賭。賽麼欲以金錢壓人亦是恫嚇之一也然其技愈拙矣農勁

孫問道賭賽多少銀子呢。沃林道多則一萬兩至少也得五千兩為數甚鉅總是嚇退霍元甲也農勁孫道既是

賭賽銀兩當然雙方同樣的拿出銀子來想必沒有不可以的回頭問霍元甲。霍元甲絕不猶

移的說道要賭一萬兩便賭一萬兩他敢賭我就不敢賭嗎。那怕就因此破產也說不得。霍元甲志在必賽豈沃林空言所能嚇退於是乎沃林之伎倆窮矣看他定甚麼時候農勁孫和沃林一說沃林半晌沒有回答可見其技已窮農

勁孫催了兩遍才答道此刻陽歷年關已近了我的事務很忙時間須在明年一月才行。遷延

斯真下策矣農勁孫道陽歷一月正是陰歷臘月。霍君在天津經商臘月的事務也很忙碌還是提

早的好。沃林連連搖頭道提早不行。奧比音非明年一月不能到上海來。農勁孫道那就索性

再遲些定陰歷明年正月的日期好麼。沃林道那倒使得不過我們今日所談的話還不曾經

過法律上的手續不能為憑。又提出法律壓人沃林種種設詞總是欲嚇退霍元甲也霍君真要定約比賽我們雙方都得延律

師和保證人議妥了條件把合同訂好方能為憑。說得麻煩農勁孫拿這話問霍元甲。霍元甲作色

說道大丈夫說話已經說出了口不到一刻工夫怎麼好意思就說不能為憑。我平生不知道

甚麼叫法律祇知道信義是人類交接的根本。說得爽快他若是不相信我為人以為我說的話也

和他們外國人一般的不能爲憑。好罵得儘管大家都拿出一萬兩現銀子來當面見效。誰比贏了。誰拿起銀子走要延甚麼律師要請甚麼保證人。就在今日由他約一個期限定一個比賽的地點。奧比音若是毫無把握的料想不敢冒昧到中國來賣藝。我若是膽怯不敢比賽的。他們又不曾指名找我。我何苦荒時廢事的跑到這裏來和他辦這比賽的交涉呢。雙方說來非常透關我以小人待他。他安敢以小人待我。沃林以小人之心待霍元甲。霍元甲却以君子之心待沃林。雙方寫來人格自判。霍元甲說這話的時候。聲色俱厲。想見霍元甲之義忿沃林聽不懂意思。祇望着農勁蓀發怔。聽不出來祇好發怔。寫得形狀可笑。農勁蓀笑勸霍元甲道：「四爺不要把外國人看高了。外國人若是肯講信義的。也不至專對中國行侵略政策了。」罵得快四爺聽了他這些話。生氣以爲他是以小人待四爺。然我聽了。倒很歡喜。他剛才所說延律師和保證人的辦法。並不是以小人待四爺。祇是以小人待自己。一轉甚妙他就不說出這辦法來。我也得要他是這們辦。想見農勁蓀之細到四爺自信得過。是不待說我也十二分的信得。四爺過。但他們是外國人平日的行爲。怎樣你我一些兒不知道。是極剛才他親口對我們說的話。不到一刻工夫。便好意思自行取消。自說不能爲憑。四爺能保他不臨時翻悔嗎。是極等到那時。四爺荒時廢事的帶了銀子前來賭賽。而他或因胆怯。或因旁的關係。竟不履行今日的話。四爺有甚麼方法。

對付他呢。沃林欲防霍元甲而農勁蓀則反欲防沃林之失約雙方機心針鋒相對既憑了律師又有保證人把合同訂好了彼此都安心遵守固是很好萬一他要中途翻悔我們有合同在手裏他的律師和保證人都脫不了干係豈不比僅憑口頭說的來得穩妥些嗎。農勁蓀十分細到依我的意思合同上還得訂明一條倘若到了比賽的時期那方面不到或借故臨時中止比賽的祇能要求於預定時期一禮拜之內改期比賽如改期再不到即認為有意規避得賠償不誤期的損失銀一千兩。借此挾持沃林使之不踐約寫農勁蓀處真是十分精細若不訂明這一條他儘管在合同上訂賭賽多少銀子臨時他不來了我們就拿着合同也仍是一點兒用處沒有。想到處處霍元甲點頭道我不曾和外國辦過交涉也沒有認識的外國人祇聽說外國人做事都是說一不二的。醉心歐化者大率以外人為如此原來要是這們處處用法律提防着這也就可見得外國人的信用不是由於自重自愛的是由於處處有所謂法律手續預為之防的。如此一說西人之信義簡直一文不值好罷農爺知道他們的狡猾一切都託農爺作主辦了就是農爺說好我決沒有甚麼話說。付託得人農勁蓀便對沃林道我們都在天津做生意不能在這裏多耽擱延律師訂合同的事愈速愈妙先生打算那一天在甚麼所在訂呢沃林道這事的關係很大不能隨便就行且等我延好了律師擬妥了條件擇定了日期與地點再通知你們你們祇

把律師保證人安排好了。等我的通知。處處留難想見其心之躊躇農勁蓀道：這却使得不過不能延長日期。

至一星期以外。一方面却處處逼緊沃林答應了。農勁蓀便作辭與霍劉二人出來。商量延律師請保證人。

的事。霍元甲道：若在天津莫說一萬銀子的保證人便再多些。也容易請着。這上海地方我此

來還是初次。却教我去那裏找這們一個保證人呢。提出難問題農勁蓀道：我當時聽沃林這般說

也覺得找一萬兩銀子的保證人不易。但是不能在他跟前露出爲難的樣子來。亦是農勁蓀之精細我看

沃林的意思起初很藐視四爺。以爲四爺決不敢比賽。便是真心要比賽。也是爲虛榮心所驅。

使想和外國大力士比賽一次。無論勝負可以出出風頭。所以先拿奧比音拉汽車。滾汽車的

話。打算把四爺嚇退。及見四爺聽了。毫不在意。才想出這賭賽銀兩。和延律師保證人訂約的

題目。來以爲四爺若祇是想借此出風頭。自己原沒有比賽的把握。就斷不敢拿許多銀子。冒

味從事。將沃林幾層意思完全猜破及見四爺又不把他的話當一回事。不由得他不驚訝。他從歐洲把奧比

音雇到上海來。爲的是想借此騙幾個錢。就是在廣告上吹牛皮也無非想驚動一般看客。那

裏打算真有人會來比賽呢。廣告之意亦被農勁蓀戳穿於今見四爺說得這們認真。他一想。到奧比音萬一

比輸了。得由他拿出一萬兩銀子平白的教他受這大的損失。如何能不考慮呢。因此他不能

不說剛才所說的話，不曾經過法律手續，不能爲憑的話，這就可以見得他心裏對於四爺要
和奧比音比賽的事，勝負毫沒有把握。此沃林之所以一再躊躇也。其所以推故要多遲幾日訂約，必是想打
電報去南洋問奧比音的意思怎樣。奧比音回電贊成他，才放心和四爺訂約。將沃林之用
音若有些含糊閃爍，沃林十九會變卦。或者再提出更苛刻的條件來，使四爺不能答應，他便
好趁此拒絕比賽。連以後情形一齊猜到我所推測的如此，四爺的意思以爲怎樣，不知霍元甲說
出甚麼來。且俟第四十六回再寫。

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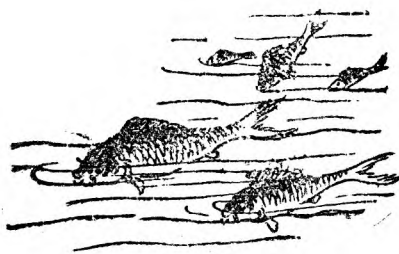
霍元甲屢次欲與外國大力士比武，或疑爲好勇鬪狠之倫。其實大謬。蓋兩次比武的目的
宗旨，稍有不同。第一次完全出於義忿。此次則除激於義忿外，尙有一種不得已之苦衷
在。非閱至後文，不能知也。

兩次比武，或有疑其相犯者。余謂文章苟善變化，正亦不妨相犯，犯而能避，庶見筆力水
滸。傳紀武松石秀等事，多有相犯。顧人未嘗以爲病者，以其善變化也。此書用筆，異常活
潑，其善於變化處，正亦不讓水滸。雖犯亦奚害哉。

農勁蓀路中遇見挑擔漢子一節。伏筆甚妙。此真史漢作法。非俗筆所能。

霍元甲以君子待沃林。而沃林轉以小人待霍元甲。兩兩相較。賢不肖判然。孰謂西人程度。必高出華人哉。農勁蓀之論。透關極矣。

霍元甲謂西人必賴法律維持信義。亦是。然此語頗挖苦西人。不小。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十六回

比武藝高繼唐顯能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四十六回 候通知霍元甲着急 比武藝高繼唐顯能

話說霍元甲聽了農勁蓀推測的話，連連點頭道：「大概不出這些情形，不過我們總得想個法子使他不能拒絕。比賽才好。」農勁蓀道：「我們且將保證人弄妥。律師是容易聘請的。」一難一易，農到等待三五日。若沃林沒有通知書來，我們不妨再來催促他。看他怎樣說法。霍元甲道：「假若我們將律師和保證人都弄妥當了，他忽然變卦借故不比賽了，我們不上他的當嗎？」霍元甲亦知防西人之狡，農勁蓀點頭道：「這自然也是一件可慮的事，不能保其絕對沒有，所以我說祇先將保證人弄妥。這種保證人是由各人的交情面子找來的，找妥了不用也不受損失。律師是非錢不行。等到臨時聘請也來得及。」急其所常急，緩其所常緩。農勁蓀辦事真有經緯。次日農勁蓀獨自出外訪了一日的朋友，想代霍元甲找一家能作一萬銀子保證人的商家。無奈直接或間接和農勁蓀有交情的上海商人都在報紙上或親眼見過奧比音的本能，都存心以爲世界上決沒有再比奧比音強。

大。的。人。了。世俗之見固宜爾爾農勁蓀又不會替霍元甲吹牛皮因自己不曾親眼見過奧比音心裏雖相

信霍元甲不是荒唐冒失人口裏却不敢對人說能操券獲勝的話寫農勁蓀之持重商人十九胆小這

更是要和外國人交涉的事誰肯輕易承諾呢各人自掃門前雪世人農勁蓀找保不着不由得納

悶回來對霍元甲說了奔走一日的情形霍元甲也着急道這事怎麼是好呢我其所以敢當

面答應賭賽一萬銀子實有兩種原因以下方將急欲比一則能自信以我的本領若和中國有

本領的人比賽又不曾見過面看過工夫確不敢隨口答應賭這多銀兩可知霍元甲亦十分持重於今是和

外國的大力士比賽儘管奧比音的氣力再大三五倍我也有把握要賭多少敢答應他賭多

少越賭的銀兩多便越顯得我家的迷蹤藝價值固知其非有把握決不肯如此二則我代替我一個把兄弟在

天津幾家銀號裏借了不少的錢這裏面很有些膠轕我若能在這回贏奧比音一萬兩銀子

則一切的膠轕都立時解決了我既自信有把握能贏一萬兩銀子贏了這銀子的用處又極

大我如何能不一口承認呢上文所說膠轕到此方纔說明農勁蓀道四爺的把兄弟究竟是那個借錢還有些

甚麼膠轕呢借農勁蓀一問之便霍元甲道那人農爺不會會過也是在天津做生意的姓胡名

震澤胡家有一張牙帖遺傳幾代了傳到胡震澤的父親手裏因自己不會經商又沒有充足

的本錢，有好些年沒拿出來做生意。直到震澤兄弟成了人，都在市面上混得有些兒資格了。他父親才將那牙帖拿出來，對震澤一班兄弟道：你們都是生意中人，這副傳的牙帖，不可長遠擱在家裏，白糟踏了。你們兄弟，誰有信用，能在外面借得一萬串錢，到手便誰拿這牙帖去做生意。兩人借得着，兩人合做，大家都借得着，大家都做更好。如此支配，倒也特別。震澤知道我在天津，略有點兒信用，要拉扯些銀錢，還不甚難。特地到藥棧裏來找我。那時正遇着李富東、老英雄，打發他徒弟摩霸來接我。照應前文。也正是此刻將近年關的時候，很爲他的事忙了幾日，湊足了一萬串錢，給他。他向我借錢，說明了是當本錢做生意，還期自然不能太促。而我在天津各銀號裏借來，還期是不能拖久的。到了期，祇得由我拿出錢來償還。爲朋友辦事常有說不出之苦處，此非過來人不能道也。除這一萬串錢之外，還有幾家銀號，是由我介紹，震澤給做來往的。於今震澤因生意不順手，所有的賬項都牽絲絆藤的，不能了清。這一萬串錢外，尚有賬項，霍元甲之被累可知。我棧裏這一萬串錢，我既知道他的境况，不便向他催討，他也覺得是自家兄弟，比旁人容易說話，更沒把這筆賬項列入計開。一方面却如此大意。農爺是知道我家裏情形的。我這淮慶藥棧的本錢，是我們十兄弟公有的，不是我一個人的。總共不過三四萬串本錢，已嫌不大充足，稍爲大一點兒的生意，因自己吃不下，長被別人本錢。

大的搶了去這裏更整整的去了一萬串生意上怎麼能不受影響呢更有如此爲我一個人結

交朋友使衆兄弟都吃很大的虧便是衆兄弟都瞧我的面子不說甚麼我自己也不覺得難

過家庭中之苦處更非他人所知我爲想彌補這一萬串錢的虧空不知用了多少心思祇因自己不能分身

在生意以外弄錢始終得不着能彌補的機會我思量這番的事若得成功豈不是一舉兩得

說來說去總是爲朋友二字農勁蓀聽了歎道原來四爺有這種私人擔負怪道我們從天津動身到這裏來

的時候四爺那們愁眉不展果然那時四爺就說給我聽我也沒有代四爺解決的能力寫出

甲滿腹心事難得有此番這們好的機會若因我們找不着保證人竟將比賽的事弄決裂了實在

有些可惜霍元甲道要一家商店獨力擔保一萬兩銀子本也是一件難事我想作幾家分保

沃林總不能借故說不行還是霍元甲想出分保之法來農勁蓀點頭道這沒有不行的理由分保是比較容易

一點霍元甲道在天津和我棧裏做來往的幾家銀號上海都有分莊祇得去找他們交涉一

番試試看農勁蓀自然說好第二日霍元甲邀同農勁蓀去各銀號交涉有兩處東家在上海

的因與霍元甲認識知道不妨擔保每家承認保五千兩可見霍元甲之信用霍農二人見這難題已經解

決心裏都說不出的高興的確一心一意等待沃林的通知一連等了五日全無消息等得霍

焦急

元甲每日從早至晚，坐在客棧裏等候，一步也不敢出外，恐怕沃林着人來通知，自己不在棧裏，誤了時刻。愈是如此便愈覺得焦急這日實在等得心裏焦燥起來了。走到隔壁農勁蓀住的房裏，見農勁

蓀正坐在窗前看書，神氣安閑得很。農勁蓀之涵養功大於此可見不覺歎道：農爺的涵養功夫，真了得。我是簡

直等得焦急不堪了。農爺不是曾說等待他三五日沒有通知書來，便去催促的嗎？今日已是

第五日了，可不可以去催促一番呢？農勁蓀剛立起身待回答，忽見劉震聲笑容滿面的走了

進來，說道：有人來看師傅。來得霍元甲不待思索的，即笑向農勁蓀道：必是從沃林那裏來的。

此外沒有來看我的人。農爺一陣過去罷。誰知後文却出乎意外農勁蓀欣然答應着，一同過霍元甲這邊

房裏來。農勁蓀看房中立着一個身材魁碩的漢子，氣象非常驕傲。可知不是沃林派來通知之人矣心中不由

十分驚異，暗想：這漢子不就是我動身的前一日在天津遇見的那個挑一百串錢的漢子嗎？

忽然拍合怎麼他也到這裏來了呢？難道也是來找奧比音的麼？正這們想着，祇見那漢子放開巨

雷般的嗓音，問霍元甲道：天津霍四爺便是你麼？只此一語便知是個粗人霍元甲拱手道：不敢當。兄弟霍元

甲，排行第四，請教老哥尊姓大名。找兄弟有何事故？那漢子才向霍元甲一揖到地，道：我姓吳

名振楚，湖南鳳凰廳人家，中幾代都做屠戶。我也是做屠戶的。於今因事不得已，傾家蕩產，出

門訪求名師。練習武藝。一路在江湖上。聞得霍四爺的大名。特地到天津拜訪。無奈事不湊巧。

一到天津。就害了兩天感冒。第三日到淮慶會館拜訪四爺時。四爺已動身到這裏來了。此所以農

勁孫遇見之後即不見此人蹤跡也 祇得又趕到這裏來。此時得見着了四爺的面。我的心才放下了。我要求四爺

教我的武藝。師傅錢多的沒有祇一百串大錢。一百兩紋銀都已隨身帶來了。說得爽快 說時從腰

間掏出兩個元寶。擱在桌上道。一百串錢。現在外面賬房裏。我可立時去挑到這裏來。亦不問霍元甲之肯

收不肯收竟然一相情願 霍元甲見這吳振楚的言語神情。來得過於奇特。一時倒猜不出是甚麼用意。確是難猜

暗想。一百串大錢。足有六七百觔。輕重他能一個人挑在肩上。出門訪師。氣力已是可觀的了。

若是不曾下苦工。練過武藝的人。斷不會有這們好的氣力。從湖南訪師。一路訪到天津路上。

不待說。必遇過不少的好手。畢竟沒有能收他做徒弟的。可見他的功夫。已非等閑。可知要

做他的師傅。也不容易。借霍元甲之暗付表出此人本領 並且他眉目之間的殺氣。甚重。使人一望就知道不是

一個安分善良之人。與農勁孫一樣眼光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不明白他的來歷。縱有本領。教他也得提防。將來爲他

受累。的確不可不防此是霍元甲持重處 霍元甲如此一思量。心裏早已定了主意。見吳振楚要去賬房裏挑那一

百串錢進來的樣子。卽阻攔着笑道。十分機靈 老哥誤聽了江湖中人的傳言。以爲兄弟有甚麼驚

人的本領勞動老哥如此長途跋涉的來尋找兄弟心裏異常不安兄弟在少年的時候確會練過兩年武藝就因生長在鄉村之中不得名師傅授功夫一些兒沒長進却打熬出幾筋蠻氣力那時有幾位江湖中朋友瞧得起兄弟一味替兄弟揄揚才傳出這一點兒虛名害得老哥奔走其實老哥的本領已比兄弟高強就專講氣力兄弟也萬分不及老哥兄弟因在生意場中混了這們多年已沒有練武藝的心腸了若還是少年時候的興致今日見老哥的面一定要拜老哥爲師決不至失之交臂。一番話說得謙恭婉轉確是霍四爺之口吻說罷哈哈大笑吳振楚道霍四爺不用說得這般客氣我挑着師傅錢出門訪師心目中中原沒有一定的師傅祇要是本領在我之上的無論甚麼人我都心悅誠服的跟他做徒弟。此數語倒的確是求師之道我本是一個開屠坊的人生意做得很是順遂我既不靠武藝謀衣食何必是這們傾家蕩產的拿着銀錢到處求師呢這其中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忽然說到自人生在世爭的就是這口氣我祇因有一個仇人壓得我警不過這口氣來情願甚麼東西都不要了祇要能出這口氣那怕連性命都丟了也使得。原來後文我這話沒一些兒欺假知道霍四爺是個有胸襟有氣魄的好漢必然肯爲人打抱不平。忽然又望霍四爺打抱不平我這一點點師傅錢本來菲薄得很不過要求霍四爺一念我家寒拿不出多

的銀錢。一念我誠心一百串大錢。從湖南鳳凰廳挑到這裏。除了水路。在旱路上。不會請人挑過半里。賞情把我收下來。我將來死了。都得感激霍四爺的恩典。一方推却霍元甲笑道。老哥這番話都白說了。兄弟也是個做生意的人。那有見了這白花花的銀子。不愛的道理。並非推却從來有本領的人。祇愁收不着好徒弟。我若真有教老哥的本領。像老哥這樣的徒弟。不收去那裏。找比老哥再好的徒弟呢。並非推却吳振楚想再說要求的話。農勁蓀已在旁說這。兩人相持祇得農勁蓀

來解吳君是南方人。初到北方來。祇聞得霍四爺的大名。却不知道霍四爺得名的來歷。祇聞得霍四爺的武藝高強。也不知道高強的是甚麼。武藝霍四爺雖練了一身武藝。並不會在江湖中顯過身手。也不會輕易和人較量。過高低可見得他的聲名。不是從武藝上得來的。他的武藝果是高強。然不是尋常的武藝。是他霍家祖傳教媳不教女的迷蹤藝。除他霍家的子弟。而外誰也不能學他家一手迷蹤藝。這是他家歷代相傳的家法。他爲人何等謹慎。豈肯由他破壞祖宗成法。收吳君做徒弟。替霍元甲表明苦衷。認得斬釘截鐵。吳君若是真心。想研究武藝。自不妨長和他往來。做一個朋友。大家都可得些切磋之益。故意無如吳君挾着一片報仇的心。決沒有這種開情逸致。依我的愚見。還是去另找高明罷。隨手一收。完全拒絕。吳振楚聽了霍家拳不傳異姓的話。知道說

也無用。祇得無精打采的，收了桌上的兩個元寶作辭，挑了那一百串大錢去了。暫時收過這吳振

楚畢竟是個甚麼人，他所謂壓得他驚不過氣來的仇人，畢竟是那個。實在情形，畢竟是怎麼

一回事呢。忽然發問起來這其中却有一個了不得的英雄。一段饒有趣味的故事，在下若不趁這沃

林沒有通知書到來，霍元甲鬧着無事的當兒，敘述他一番。一來使看官們悶破肚子。其實將霍元甲與與

比音比武之事忽然鬧起讀者更欲悶破肚子也二來勢必妨礙以下霍元甲擺擂台的正文，祇得夾雜在這中間。表白表

白。吳振楚自己對霍元甲所述的身世，確是實情，並非造作。吳振楚在鳳凰廳城裏開設合勝

屠坊，已經歷了三代，開張了六十多年。在鳳凰廳城內，算是第一家老資格的屠坊。終年生意

比別家暢旺。吳振楚在七八歲的時候，便生成頑鐵一般的筋骨，牯牛一般的氣勁性質，更是

生成的兇橫暴厲。此所以自有凶光也。農輩二人之眼，竟不差他父親是個當屠戶的人，一則不知道甚麼叫教育，二

則鎮日忙着殺豬切肉，連管理的工夫也沒有了。不受教育所以粗蠢吳振楚自己沒有兄弟，年紀雖才得

七八歲，身體却發育得和十四五歲的人差不多。因他父親既沒工夫拘管他，他也鎮日在三

街六巷，與一般頑皮小孩，成羣結隊的，無所不為。這時他在鳳凰廳城裏，已得了一個小瘋神

的綽號。好綽看官們祇就這綽號上，一着想顧名思義，必已知道他這時的行為舉動了。不必實寫

文筆簡潔。是這們混到一十五歲。忽然被鳳凰廳第一個會使蛇矛的高繼唐賞識了。自願不要師

傅錢。收他做徒弟。居然有人賞識亦是奇事這高繼唐少年時候。在塔齊布部下。當過統領。忽然又折到他那時

一條蛇矛。很出過十足的風頭。他當初在塔齊布營裏。不過當一名十長。埋沒英雄塔齊布自己是

個最會使蛇矛的人。教部下的兵士也很注重。這樣武器。有一次塔齊布親自督操挑選。會使

蛇矛的兵官。分班對校。輪到高繼唐名下對校的一上手。予頭就被高繼唐的矛頭震斷了。一

語寫得十分精采一連震斷了三條塔齊布不覺詫異起來。親自點了三個平日在營中使矛有聲名的

輪流。和高繼唐較量。第一第二兩個的矛頭。也是一上手便斷了。第三個的矛頭。掣得快些。雖

不會震斷。然一轉眼。手中的矛已脫手飛了一丈多高。把右手的虎口都震裂了。寫得更精采塔齊

布看了不勝驚訝。將高繼唐叫到跟前。問他是從誰學的高繼唐說出師傅來。原來就是塔齊

布的師伯。還算是同門兄弟。原來有此淵源塔齊布大喜。要親自和高繼唐較量一番。高繼唐連說不

敢。那時塔齊布何等的聲威。蛇矛又實在是使得當行出色。寫塔齊布正是寫高繼唐也閱後文自知高繼唐祇得一

個十長的地位。雖說與塔齊布是同門兄弟。地位既高。下懸殊。平日積威之漸。已足以懾服

高繼唐。使不敢施展生平本領。威權之壓人如此祇是塔齊布一團高興。定要與高繼唐對使一趟。高繼

唐却又不敢違抗命令，祇得勉強奉陪。想見高繼唐二人下了校場，高繼唐自然讓塔齊布搶先才交手。幾下塔齊布便向高繼唐喝道：「你怕傷了我嗎？怎麼不把本領施展出來呢？」當仁不讓，你儘管將看家本領拿出來罷。塔齊布能颯破高繼唐之論，高繼唐的本領原在塔齊布之上。但是他爲人異常寬厚。宅心寬厚，所以有日後之際遇。一來因塔齊布是自己的長官，居這們高大地位，萬不能使他敗在自己手裏。二來因塔齊布與自己是同門兄弟，塔齊布的蛇矛已享了大名，塔齊布的蛇矛聲名大，自己同門的也覺得光榮。若一兩手將塔齊布打敗了自己的地位太卑，於聲名沒有多大的關係。而塔齊布的聲名便不免要受些損失。並且高繼唐心中很佩服塔齊布，想憑着一身本領與同門的關係，在塔齊布跟前尋個出頭。兩層原因，極寫出高繼唐存心之不可及。有這兩種原因，所以任憑塔齊布叫他施展看家本領，他祇是不肯認真使出來。還手總得欠幾分，使塔齊布有騰挪的餘地。高繼唐真有心胸，真不可及。塔齊布却誤會了，以爲高繼唐的本領固比自己欠幾分。却誤會起來，一方情讓一方使得興發，一手緊似一手，矛頭閃閃逼將過去。高繼唐一步退讓，一步往後，祇躲。寫得較量蛇矛，不比較量旁的武器，彼此都使着一丈多長的器械，梭進溜退，極佔地方。在寬展場所，雙方進退自如，勝負各憑實力。若有一方面背後消步的地方，仄狹又要敗中求勝，就是一件很不

容易的事了。

忽然加入一段議論不是內行說不出來

塔齊布好勝的心極甚。見高繼唐步步退看，離背後的照

壁不遠了。心中甚是暢快，打算再逼近幾步，任你高繼唐如何會躲閃，也得伏輸了。

且慢開心

將矛

抖了一個碗大的花貫足，全身氣勁騰進一步。

寫得聲勢十足

使出一個單鞭救主的身法。

好名目

朝着

高繼唐胸前刺過去。高繼唐的矛頭已被那個碗大的花逼開，本想再退一步，讓過塔齊布

的矛頭，猛然間看見地下日影，才知道照壁就在背後。

因日影而方知照壁在後用筆亦甚微妙

這一退必為照壁阻

擋，但是不退便讓不過。矛頭自己的矛被壓在底下，不但使用不着，並且佔住自己兩隻手，失

了招架的能力。

寫得十分急迫

到了這時候，在工夫平常的人，除了伏輸投降之外，就祇有急將手中

矛丟開，望斜刺裏逃命的一個方法。

偏欲充寫旁人之辦法，藉以襯出其勢之危急

高繼唐沒想到塔齊布務必求勝相逼

到了這一步，伏輸投降這種辱沒師傅的事，高繼唐既不願做，丟矛逃命的舉動也覺不妥。

兩難

這時就得顯出他的真實本領來了。塔齊布單鞭救主的矛，剛朝胸口刺到高繼唐，不慌不

忙的將手中矛丟下，雙掌當胸一合，恰好把塔齊布的矛頭夾住。

駭絕口

裏連稱佩服，佩服塔齊

布。不料高繼唐有這種本領，直把矛頭陷在掌心裏，進退不能移動，絲毫才心悅誠服的罷手。

如此能手在旁人却看不出來，最為得體

從此塔齊布十分優待高繼唐。高繼唐也很立了些戰功。塔齊布死後，高繼

唐就懶得做官了。他原籍是鳳凰廳人。辭官歸到家中。過安閑日月。吳振楚十五歲的時候。他的年紀已是六十八歲了。因時常看見吳振楚與一般小無賴做種種頑皮小孩的玩意。被他看出吳振楚異人的稟賦。來覺得這種天才埋沒了。可惜。惟英雄爲能愛才當面教吳振楚拜他爲師。高繼唐的武藝當時鳳凰廳的三歲小兒都知道。想拜在他門下的人也不知有過多少。不問貧富老少。高繼唐一概拒絕不收。收徒極苛。以見吳振楚之爲異數。這回忽然由他自己要收吳振楚做徒弟。並一文師傅錢不要。鳳凰廳的人沒一個不詫爲奇事。更沒一個不代吳振楚歡喜。鳳凰廳之尊崇高繼唐。即此可見。吳振楚相從練了四年。高繼唐死了。吳振楚也有了二十歲。他父親要他接手做屠坊。他祇得繼承父業。鳳凰廳人却不叫他小瘟神了。一般人都呼他吳大屠夫。小瘟神與大屠夫。恰巧一對妙極。高繼唐死後。吳大屠夫的武藝在鳳凰廳也是第一個。鳳凰廳人知道他性情暴厲。手脚又毒辣。動不動就瞪着兩隻銅鈴般的眼睛。吆喝人敢反抗他一言半語的。弄發了他的暴性。無論怎麼強壯身體的人。他祇須隨手拍一巴掌。包管把人打得發昏。章第十二因此沒有人敢惹他。他說甚麼也沒人敢和他爭論。極寫吳振楚之凶橫。以見霍農二人之眼光不差。還虧他家是六十多年的老店。生意從來做得得規矩。不然早已沒人敢上他家的門買肉了。一句還虧吳家不到半里遠近。有一家姓陳的兄弟。

兩個。兄名志宏。弟名志遠。忽然提出陳氏弟兄吳振楚當小瘟神的時候。常和陳志宏兄弟。在一塊兒玩耍。

陳志宏比吳振楚大十來歲。那時也沒有職業。因家中略有些財產。不愁衣食。便專一在外面

游手好閑。不務正業。陳志宏如是陳志遠比陳志宏小兩歲。因身體生得孱弱。雖也常和吳振楚這

瘟神做一塊。然遇事落後。不爲衆瘟神所重視。陳志遠如是這日陳志宏兄弟。和吳振楚一千瘟神。

在城外叢山之中玩耍。玩了大半日。大家都覺得身體也玩疲了。肚中也玩餓了。各人要回各

人家中吃飯休息去。陳志宏向衆人叢中一看。自己兄弟志遠不見了。不見得奇問衆人看見沒有。

衆人都說。來看見同來的。祇是進山以後。一次也不會見他的面。衆人都因他平日同玩事

事。甘居人後。大家不把他當個重要的人物。處處說他不爲衆人所重。反振下文不見他也。沒人注意。陳志宏提高

喉嚨。向山林中叫喚了一會。不見有人答應。便要求衆人分途到山中各處岩穴裏尋找。吳振

楚不依道。陳志遠比我大七八歲。又不是小孩子。還怕他不認識道路回家嗎。他從來是這般

快要死的人似的。走路都怕踏傷了。螞蟻的樣子。他一時跑。我們不過沒趕上。慢慢的自會跟

着回來。此時誰還有氣力去尋他。衆人聽吳振楚這們說。誰不願早些回家。肯留在山中尋找

大家不以爲意的人呢。不以爲意。妙陳志宏要求不動。祇好由他們回去。自己情關手足。究竟丟不

開不去尋找。但是陳志宏獨自忍饑尋遍了這座山，竟沒尋出一些兒蹤影。直尋到天色黑暗了，才垂頭喪氣的歸家。陳志宏的父親已死，祇有一個母親，將不見了兄弟的話對母親一說。陳母當然急得痛哭。次日託了許多人，再去山中尋找，簡直似石沈大海，消息全無。不見得奇一連訪求了幾日，都是枉然。陳母從此便不許陳志宏出門，給陳志宏娶了同鄉何家的女兒做媳婦。在家過度。陳志宏也自知悔恨從前的行爲，絕跡不和吳振楚這班瘟神來往了。陳志宏的媳婦是好人家女子，極是賢淑。過門兩年，生了一個兒子。寫陳志遠之失縱便說到陳志宏之娶婦生子這兒子才到三歲，陳志宏就害痢症死了。收過陳志宏陳母何氏不待說更是傷心。幸賴何氏賢淑，撫孤事母，都能竭盡心力。地方上無人不交口稱道。祇是陳家的產業，原屬不多。陳志宏兄弟在時，又皆不善經營。年復一年的虧累，到這時已是蕩然無有了。何氏耐勞耐苦的，靠着十個指頭，代人做針線，洗衣裳，勉強糊住一家男女老小三口。夾寫一賢婦○極寫何氏守節撫孤之不易俱是爲後文作襯托也又過了幾年，陳母也老死了。收過陳母祇留下何氏母子兩個。這時陳志宏這個兒子，已有一十二歲。何氏省衣節食的，餘出些錢來，送兒子到附近蒙館裏讀書。自己仍是幫人做活。極寫撫孤之艱總爲後文張本如此又過了些時，一日清早，何氏母子才起床，忽見自己娘家的哥子，同一個年約四十來歲的瘦削漢子，行裝打扮，背

上。馱。着。一。個。包。袱。何。氏。剛。打。開。大。門。就。走。了。進。來。來。得。突。兀。何。氏。的。哥。子。笑。問。何。氏。道。妹。妹。你。知。道。這。位。是。誰。麼。何。氏。沒。答。白。這。漢。子。已。上。前。跪。拜。下。去。哭。道。嫂。嫂。如。何。能。認。識。我。我。就。是。十。六。年。前。和。哥。哥。一。同。玩。耍。失。散。了。的。陳。志。遠。十。幾。年。來。全。虧。了。嫂。嫂。仰。事。俯。蓄。陳。志。遠。感。恩。不。盡。說。罷。連。叩。了。四。個。頭。起。來。倒。把。個。何。氏。拜。得。不。知。所。措。來。得。出。人。意。外。固。宜。何。氏。之。駭。異。也。問。自。己。哥。子。才。知。道。陳。志。遠。已。歸。來。了。幾。日。家。中。十。幾。年。來。的。困。苦。情。形。以。及。何。氏。賢。孝。的。舉。動。都。知。道。得。非。常。詳。盡。祇。因。何。氏。獨。自。守。節。在。家。又。從。來。沒。見。過。陳。志。遠。的。面。不。敢。冒。昧。回。家。特。地。找。到。何。家。把。話。說。明。了。由。何。氏。的。哥。子。送。回。寫。陳。志。遠。作。事。週。到。陳。志。遠。雖。離。家。了。十。六。年。容。貌。並。沒。大。改。變。少。年。時。同。玩。耍。的。人。見。面。都。還。認。識。不。過。一。般。人。問。陳。志。遠。十。六。年。當。中。在。甚。麼。地。方。停。留。曾。幹。了。些。甚。麼。事。我。亦。陳。志。遠。却。含。糊。答。應。不。肯。詳。細。告。人。又。是。一。個。悶。葫。蘆。陳。志。遠。歸。家。以。後。對。何。氏。和。對。親。母。一。樣。恭。順。到。極。處。每。日。必。拿。出。些。錢。來。揀。何。氏。愛。吃。的。菜。親。自。烹。調。給。何。氏。吃。對。姪。兒。也。十。分。親。愛。專。聘。了。一。個。有。些。兒。學。問。的。秀。才。在。家。教。姪。兒。的。書。並。雇。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婆。子。伺。候。何。氏。敬。嫂。愛。任。極。寫。陳。志。遠。之。篤。於。天。性。每。日。何。氏。所。吃。的。肉。多。是。陳。志。遠。一。早。起。來。就。親。去。合。勝。屠。坊。去。買。敬。嫂。如。母。真。好。陳。志。遠。是。這。們。已。過。了。二。三。年。有。時。陳。志。遠。自。己。沒。有。工。夫。就。叫。姪。兒。去。買。肉。何。氏。也。體。念。陳。志。遠。吩咐。兒。

子。每。早。不。待。陳。志。遠。起。床。便。去。買。肉。歸。家。何氏亦好祇等陳。志。遠。烹。調。如。此。已。成。了。習。慣。這。日。陳。志。遠。來。見。肉。不。曾。買。來。等。了。好。一。會。才。見。姪。兒。空。手。回。家。陳。志。遠。一。見。面。不。禁。大。驚。問。道。哎。呀。誰。把。你。打。傷。到。這。一。步。問得不。知。他。姪。兒。怎。生。回。答。且。俟。第。四。十。七。回。再。寫。

總評

此一回忽從霍元甲傳折入吳振楚傳。又從吳振楚傳折入陳志遠傳矣。

霍元甲與奧比音之比武。其結果若何。勝敗若何。固閱者所急欲知之者也。作者深知閱者之心理。乃故弄狡獪。有意岔入他人傳中。竟將比武之事。完全擱起。置之不談。一個悶葫蘆。不知何日打破。閱者雖悶煞急煞。又將柰作者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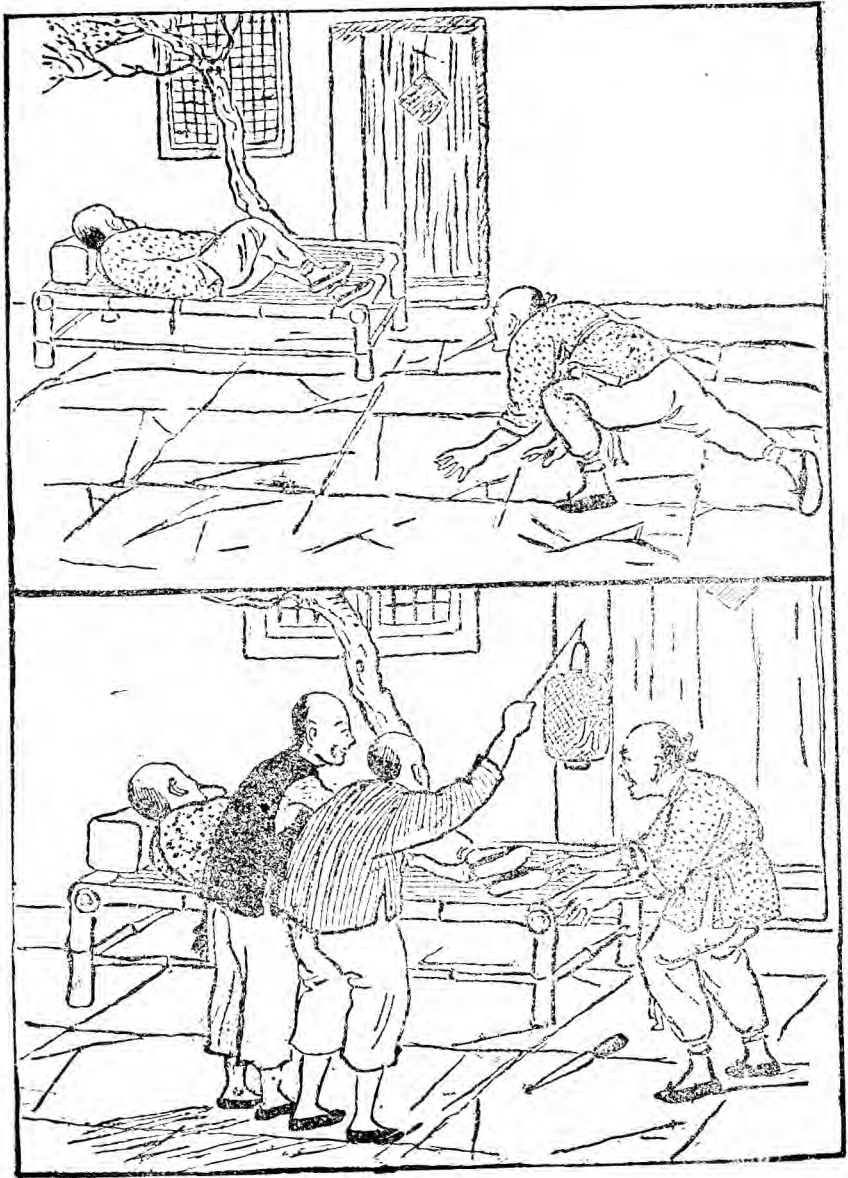
霍元甲難言之苦衷。到此回方完全表明。爲友受累。世之熱心人。大率如此。爲可歎耳。吳振楚於上文出現之後。此回乃突然而至。殊出閱者意外。我以爲吳振楚之欲拜霍四爲師。全是虛文。究其實際。不過作者欲借此轉到吳振楚身上而已。

高繼唐是吳振楚傳之陪襯。故隨手收去。並不多着筆墨。

寫陳志遠處。另是一副筆墨。與上文所寫諸俠義英雄。完全不同。一出場便覺兩樣。大可

注意也。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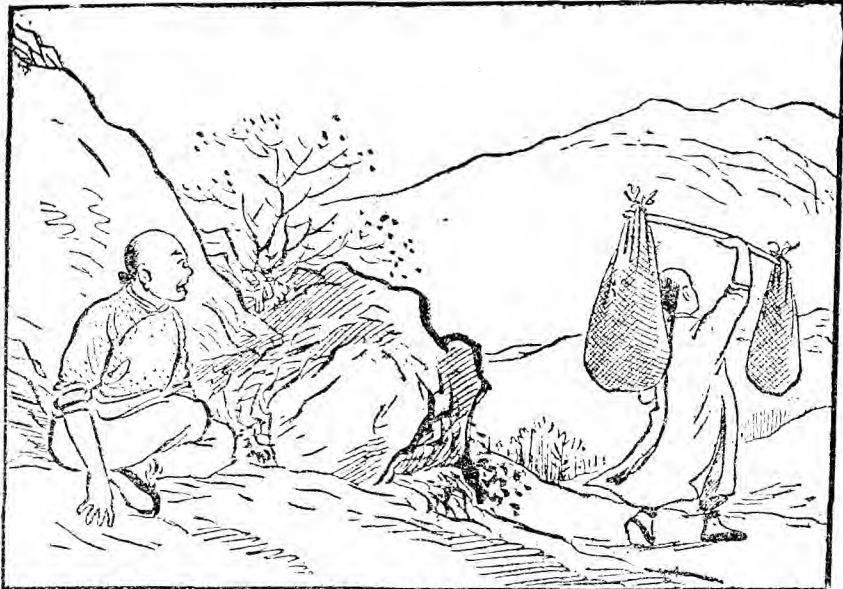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十七回

求師訪道遍走天涯

風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七回 降志辱身羞居故里 求師訪道遍走天涯

話說陳志遠的姪兒見自己叔父這般問他，不由得流淚答道：「吳大屠夫打了我，門忽然陳志遠忙上前牽了他姪兒的手問道：「吳大屠夫爲甚打你？打了你甚麼地方？快說給我聽。」他姪兒措着眼淚說道：「早起媽教我去買肉，我走到合勝屠坊，因爲早了些兒，上文照應猪殺了，還不曾破開，祇把猪頭割了下來。吳大屠夫教我站着多等一會，我怕先生起來，耽擱了讀書的時刻，不肯多等。是好孩子催他先切半筋肉給我走。吳大屠夫就親自拿刀在頸圈殺口地方切了一片肉給我。我提回來給媽看，媽說這是殺口肉，精不成，精肥不成，肥怎麼能吃？快去換一塊好的來。不要給你叔叔看了，生氣也免得你叔叔又要親跑一趟。總是怕陳志遠生氣，親跑一趟並非自己要揀精嫌肥也。寫陳志遠之嫂真是好嫂子。寫陳志遠一家三人篤於天倫，如此真可以風末俗也。」我祇得回頭教吳大屠夫更換。吳大屠夫橫起兩眼望着我道：「誰家屠坊裏的肉出了門，可以退換的？先教你等，你不肯能怪人切錯了肉給你嗎？」初說時尙有理由我說不是。

怪。你。切。錯。了。肉。我。家。買。的。肉。太。少。這。精。不。成。精。肥。不。成。肥。的。肉。實。在。不。好。怎。生。弄。了。吃。請。你。換。給。我。一。塊。罷。吳。大。屠。夫。就。生。氣。說。道。剛。才。也。是。你。買。了。去。的。既。說。精。不。成。精。肥。不。成。肥。你。當。時。又。不。瞎。了。眼。爲。甚。麼。不。教。換。到。這。時。才。提。來。換。呢。快。些。滾。罷。沒。人。有。工。夫。和。你。囉。哩。語漸他。說。着。掉。過。身。去。和。別。人。說。話。不。理。睬。我。我。祇。好。走。到。他。前。面。說。道。我。雖。是。把。這。肉。提。回。了。家。但。是。動。也。沒。動。一。下。我。家。每。天。來。買。肉。的。換。給。我。罷。吳。大。屠。夫。對。我。臉。上。呖。了。一。口。道。你。每。天。來。買。也。好。一。百。年。不。來。買。也。好。這。包。退。回。換。的。事。我。們。屠。坊。裏。不。能。爲。你。開。端。你。是。明。白。的。快。點。兒。滾。開。些。我。這。裏。不。祇。做。你。一。家。的。生。意。清。晨。早。起。就。在。這。裏。囉。哩。討。厭。此時更我。說。我。們。多。年。的。老。來。往。換。一。塊。肉。都。不。肯。還。要。開。口。罵。人。是。甚。麼。道。理。我。又。不。是。切。動。了。你。的。肉。再。來。換。亦尋。常。我。這。句。話。才。說。了。吳。大。屠。夫。便。大。怒。起。來。說。我。切。動。了。你。的。肉。這。句。話。是。罵。了。他。把。他。當。做。一。隻。豬。切。他。的。肉。偏有如此之誤會越是粗人越要多心真可笑也跳。起。來。劈。面。就。是。一。拳。打。在。我。臉。上。我。登。時。被。他。打。倒。在。地。下。蠻橫之極昏。過。去。了。也。不。知。過。了。多。久。才。醒。來。受傷之重可知虧。了。合。勝。隔。壁。張。老。闖。將。我。扶。起。送。我。回。來。吳。大。屠。夫。還。叫。我。把。那。肉。提。回。我。不。肯。接。張。老。闖。送。我。到。門。口。才。轉。身。去。了。我。於。今。還。覺。得。頭。目。昏。昏。的。裏。面。有。些。疼。痛。陳。志。遠。急。就。他。姪。兒。耳。邊。說。道。你。萬。不。可。把。吳。大。屠。夫。打。你。

的情形說給你媽知道。你快去我床上睡下。媽若來問你，祇說受了點兒涼，身體不大爽快。睡一會兒就好了。我出外一刻就回來。陳志遠深恐其嫂憂急，極力掩飾，寫得真好。陳志遠扶他姪兒到床上睡了。自己急

匆匆的到山上尋了幾味草藥，回家給姪兒敷在頭上，才走到合勝屠坊。這時吳振楚正忙着

砍肉。陳志遠走上前說道：「吳振楚，你爲甚麼把我姪兒打傷到那一步？」問得爽快。吳振楚一翻眼望

了望陳志遠，隨口答道：「他開口就罵人，我爲甚麼不打陳志遠？道他年輕不懂事，就在你跟前

說錯了話，你教訓他幾句也就罷了。他若不服你教訓，他家有娘有我，你應該告知他娘和我

我自然會勒令他回你陪罪。你是一個大人，怎麼也不懂事，竟把他打傷到那一步？」氣直。吳振

楚聽了，將手中割肉尖刀往屠櫬上一拍，罵道：「你家是些甚麼東西？你平日若有教訓他，也

不敢在外面開口就罵人。」子弟在外肇事必致累及家長，世之爲子弟者觀此蓋鑒之哉。我在這裏做了幾十年生意，歷來是誰敢

在這裏亂說，我就打誰，不管他老少。於今打也打過了，你是知趣的，趕緊回去給他準備後事。

不要在這裏學他的樣。聲勢洶洶，蠻橫之極。我看小時候和你兄弟同在一塊兒玩耍的，分上已經很讓

你了。忽提前事，呼應得奇。若再不走，說不定也要對不起了。陳志遠聽了這些話，倒改換了一副笑臉問道：

「怎麼叫做也要對不起？難道連我也要打嗎？」問得有趣。吳振楚哼了一聲道：「難說不照你姪兒的樣

請你在這地下躺一會兒再走。語夸氣驕令人難堪陳志遠哈哈大笑道：「好厲害！我正是活得不耐煩了。特地來找你送終，你快將我打的躺下來罷。」語更有趣吳振楚見這們一來，那氣就更大了。厲聲說道：「你既是有意來討死，我若不敢打你，也不算好漢。邊說邊向陳志遠舉拳就打。陳志遠伸着兩個指頭在吳振楚肘彎裏捏了一下。一個打一個捏，一個用拳一個用指，一方越發坦然，一方越發凶狠。說也奇怪，吳振楚這條被捏的胳膊就和觸了電一般，登時麻木了，伸不得縮不得，上不得下不得，與前小說書上所寫受了定身法的一樣。確是奇怪，不過定身法是全部的，吳振楚這回是局部的，祇有被捏的胳膊，呆的是那們舉着這條胳膊以外的肢體，仍和平常一樣能自由行動。奇極！吳振楚心裏明白是被陳志遠點正了穴道，祇苦於自己不懂得解救的方法。陳志遠捏過那下之後，接着打了一個哈哈道：由得他笑吳振楚你怎麼不打下來呢？原來你祇會欺負小孩子，大人叫你打你還是不敢打啊！你既客氣不打我，我就祇得少陪你了。由得他說說罷，自掉臂歸家去了。吳振楚見陳志遠走了，許多買肉的人和過路的人都一個個望着吳振楚發怔。吳振楚面上又羞又愧，心裏又急又氣，手膀又脹又痛。真是窘極祇得跑進裏面房中，想自己將胳膊轉動，但是不轉動，脹痛得還能忍受，越是轉動越痛的不堪。問你還敢打人不打發人四處請外科醫生，請專治跌打損傷。

的醫生直鬧了一晝夜吃藥敷藥都沒有絲毫效驗。吳大屠夫急煞剛挨過一個對時自然回復了原狀。一些兒不覺得痛苦了。亦愈得奇祇是手膀雖自然回復了原狀然而這一晝夜之間因為事情來得奇怪受傷的又是鳳凰廳第一個享大名會武藝的吳振楚。堪難這新聞登時傳遍了滿城人人都說吳大屠夫平日動輒行兇打人今日却遇見對手把他十多年的威風一時掃盡了。堪難這類話自免不了要傳到吳振楚耳裏去更把吳振楚一氣一個半死心想這仇不報我在鳳凰廳也無面目能見人了若我敗在一個武藝有名的人手裏也沒要緊陳志遠在小時候就是一個有名的癆病鬼莫說打不過我們連走路也走不過我們於今雖說有十多年不見他見面仍看得出是十多年前的癆病鬼模樣人家不知道他會點穴祇說我打不過他。所以更覺堪難我此刻若明去找他報仇他有了防備我是不見得能打的他過古人說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我何不在夜間乘他不備帶一把尖刀在手裏悄悄的到他家將他一刀刺死呢。粗人計劃當然不十分高明心中計算已定即揀選了一把最鋒利的殺豬尖刀磨了一會這時正是六月間天氣吳振楚在初更時候帶了尖刀走向陳志遠家去陳志遠家的大門外面有一片石坪這夜有些月色吳振楚才走近石坪就見石坪中間安放了一張竹床竹床上仰面睡了一個人在那裏乘

涼吳振楚停了步。借着月光仔細看竹床上的人。不是陳志遠。是那一個呢。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吳振楚站的地方。離竹床約有丈多遠。不敢豎起身子。走上前去。恐怕腳聲驚醒了陳志遠。可見其深怕蹲下身來。將尖刀含在口中。用牙齒咬了兩手。撐在地下。兩膝跪着。狗也似的一步一步往前爬。直爬到竹床跟前。駭絕○寫吳振楚行刺之狀如繪聽陳志遠睡着。打呼。不由得暗暗歡喜道。你陳志遠也有落在。我手裏的時候。啊。且慢先將兩腳立穩。才慢慢的將腰往上伸。直剛伸到一半。猛見陳志遠的手動了一動。疾即時覺得尾脊骨上彷彿中了一錐子。疾自己知道不妙。急想取刀刺去。那裏來得及呢。這回的麻木比前回就更加厲害了。前回祇麻木了一條胳膊。不能轉動。這回是全身都麻木了。腰也伸縮不得。四肢也動彈不得。口也張合不得。殺猪尖刀掉落在地下。但牙齒仍和咬着刀一般的張露在外。寫得形狀可怕全身抖個不住。與發了瘧疾相似。心裏明白兩耳能聽。兩目能看。祇口不能言語。腳不能移。手不能動。真是怪極見陳志遠就和沒知道有這回事的一樣。妙。仍是仰面朝天的睡着。打呼的聲音比初見時越發加大了。更妙吳振楚恨不得將陳志遠生吞活吃了。祇是自己成了這個模樣。不但前仇不曾報了。心裏反增加了無窮的毒恨。真是氣煞眼睜睜的望着仇人。仰睡在自己面前。自己一不能動。彈便一點兒擺佈的方法也沒有。恨煞是

這們。觸了。電似的。約莫。抖了。一個。多。更。次。甚苦亦矣才遠遠的聽得有好幾個人的脚步聲音。邊走邊說笑着。漸漸的走近跟前了。吳振楚心中益發急的恨不得就一頭將自己撞死。免得過路的人看了自己這種奇醜不堪的形像。傳播出去。比前次更覺丟臉。此時之吳振楚真但是心裏儘管想撞死事實。上那裏由他做得到。正在急得無可奈何的時候。那好幾個過路的人。已走到了身邊。祇聽得幾人同聲喊着。哎呀道。這是甚麼東西。東西二字妙隨即有一個人將手中提的燈籠舉起來說道。等我來照照着旋說旋照。到吳振楚臉上。不由得都發出驚訝的聲音道。這不是合勝屠坊的吳大老闆嗎。怎麼成了這個樣子呢。咄咄怪事同時又有個人發見睡着的是陳志遠了。也很驚訝的說道。啊。喲。原來睡在這裏的是陳志遠。你們看陳志遠。好大的磕睡。還兀自睡着不醒呢。極妙。其中有一個眼快的一眼看見了掉在地下的那把殺猪尖刀。先見吳振楚次見陳志遠又次忙俯身拾了起來。就燈籠的光給大家看了。說道。好雪亮的快刀。這刀準是吳大老闆的。哦。不錯。近來有許多人說吳大老闆和陳志遠有仇。今夜大約是吳大老闆帶了這刀來這裏。想尋陳志遠報仇。不知如何倒成了這個模樣。猜中我們祇把陳志遠叫醒。一問便知。底了。當下就有人叫陳志遠醒來。陳志遠應聲而醒。可見熟睡是假翻身坐起來。雙手揉着兩眼。帶着

朦朧有睡意的聲音說道。我在這裏乘涼正睡得舒服。你們無緣無故的把我叫醒來。幹甚麼呢。假作不知甚趣衆人笑道。你說的好太平話。還怪我們不該叫醒了你。你瞧瞧。這是那個。這雪亮的

是甚麼東西。陳志遠放下手來。見說話的那人一手拿着刀。一手指着吳振楚。陳志遠故做驚

慌的樣子說道。這不是吳大屠夫嗎。這不是吳大屠夫的殺豬刀嗎。故意問人吳振楚你做

出這要死的樣子。幹甚麼。你發了瘧疾。還不快回去請醫生開着方服藥。調侃此刻大概已是

半夜了。天氣很涼了。我也得進屋裏去睡。說着下了竹床站起來。望着衆人問道。諸位街鄰。怎

麼這時分都到了這裏。時值深夜。忽然有人走過。必有特別緣故。故借陳志遠一問以說明之也。衆人道。我們也是因天氣太熱。在家睡不

着。約了幾個朋友。在前面某某家裏推牌九耍子。剛散了場。回各人家去。打這裏經過。說明深夜至此之故

就看見你睡在這裏。吳大老闆在這裏發抖。我們倒被他這怪樣子嚇了一大跳。咦。快看。吳大

老闆哭起來了。借此人之語引陳志遠看吳振楚兩眼的淚珠兒。種子也似的洒下來。想見其不可言

苦也不說甚麼。彎腰提起竹床。向衆人笑道。對不起。諸位街鄰。我是要進屋子裏面睡去了。有意

難刁衆人中有一個略略老成有些兒見識的人說道。陳二爺就這們進去睡了。吳大老闆不要

在這裏抖一通夜嗎。做好事給他治一治罷。幸有此人陳志遠搖頭道。我又不做醫生。如何能給他

治病鳳凰廳有的是好醫生諸位若是和他有交情的最好去替他請個醫生我從來不會治病並不知道他這是甚麼病症。推得那人陪笑着說道陳二爺不要裝媽糊了罷吳大老闆是

個有名的魯莽人看他這情形不待說是拿了刀想找你報仇你是這們懲罰他自是應該的

不過我們既打這裏走過不能看着他在這裏受罪無論如何總得求你瞧我們一點兒情面

將他治好告戒他下次再不許對你無禮。此人頗善講情衆人也從旁幫着向陳志遠要求陳志遠才

放下竹床正色說道。此時方說實話諸位街鄰都是明理的人像吳振楚這般不講情理專一欺負人

應不應該給點兒厲害他看我家兄弟和他小時候是同玩耍同長大的人。這本窮源先兄去世祇

留下一個姪兒他若是願念交情的理應凡事照顧一些才是。反振一句誰知他這沒天良的東西

欺孤兒寡婦的本領真大前幾日舍姪去他店裏換肉他不換也就罷了想不到竟把舍姪打

成重傷還虧我略知道幾味藥草舍姪才沒有性命之憂不然早已被他打死了。陳姪被毆險有性命之虞故志

遠不肯放過吳大屠夫也我實在氣不過親去他店裏和他論理他翻眼無情連我也打起來了他打我我並

沒回手打他自己動手不小心把胳膊上的筋絡拗動了。爲自己掩飾才請醫生治好今夜却又

來想殺我這種沒天良不講情理的東西諸位但看他的行爲天地雖大有容他的地方沒有

侃侃而談
理直氣壯

衆人同聲說道。我們都是本地方的人。吳大老闆平日的行爲。我們沒一個不知道也。

沒一個以他爲然的。此是確論祇因他的武藝好。氣力大。誰也不敢說一句公道話。免得和他淘氣。

這回他受了陳二爺兩次教訓以後的行爲。想必會痛加改悔。如果陳二爺這番瞧我們的情

面。饒恕了他。此後他還是怙惡不改。再落在陳二爺手裏時。我們決不來替他求情。聽憑陳二

爺如何處置。此人頗善講情陳志遠點頭笑道。諸位既這們說。我看諸位的分上。不妨饒了他這次。不

過望他改悔行爲的話。是萬萬做不到的。祇是我陳志遠終年住在這裏。他定要再來和我爲

難。我也沒有方法能使他不來。惟有在家中等着他。便了。預伏後文說時。走近吳振楚面前。伸手一

巴掌。朝吳振楚左臉打去。打的往右邊一偏。又伸左手一巴掌。打去。打的往左邊一偏。這兩巴

掌。打過。吳振楚的頭。立時能向左右擺動了。如此醫法真是奇極再抓了頂心髮。往上一提。祇聽得骨節

亂響。腰腿同時提直了。雙手拋燕子似的。將吳振楚反覆拋了。幾下。放下說道。你能改過。自新

是你自己的造化。你我本無仇恨。如何用得着報復。自尋苦惱。良言盡此去罷。說得義正辭嚴吳振楚

這時得回復了自由。如釋去了千百劬重負。祇是羞忿得不知應如何才好。那裏還肯停留片

刻。連殺豬刀都不要了。提步就跑。此時之吳振楚亦祇能如此無奈四肢百骸酸麻過久。一時何能回復。得和

刻連殺豬刀都不要了。提步就跑。此時之吳振楚亦祇能如此無奈四肢百骸酸麻過久。一時何能回復。得和

平時一樣呢。跑幾步，跌一交，爬起來，又跑，跑幾步，又跌。衆人看了，都不禁哈哈大笑。

羞辱之至

吳振楚更是忿火中燒，一口氣奔回家中，絕不躊躇的，將雇用的夥計退了。次早便不開門做生意，把所有的產業，全行低價變賣，賣了一百串大錢，一百七十八兩銀子，做兩麻布袋，裝了

一百串大錢，一肩挑起來，揣了兩隻元寶，將七八十兩散碎銀子，做出門旅費，準備走遍天涯。

訪求名師，練習武藝，好回家湔洗陳志遠兩次的當衆羞辱。

吳振楚能立誓復仇，可謂有志氣者。

一路之上，也遇了

武藝的人，祇是十有六七，還敵不過吳振楚，便有些工夫在吳振楚之上的。吳振楚覺得不能

比陳志遠高強，不敢冒昧拜師。

可見得良師之不易訪來訪去。

聞得霍元甲的武藝，在當時一般有名望

的武術家當中，可稱首屈一指。

忽然折到霍元甲身上。

因此特地到天津，上岸的時候，爲這一百串大錢，和

天津的碼頭挑夫，鬧了一番口舌，便驚動了許多好事的人，跟在他後面瞧熱鬧。農勁蓀也就

是其中的一分子。

呼應前文。

吳振楚原打算一落客棧，就去淮慶會館，拜訪霍元甲的，無奈他是南

方人，平生不但沒到過北方，並不會離開過鳳凰廳。數月來長途跋涉，心裏因訪不着名師，又

不免有些着急。這日一落到客棧裏，就頭痛發熱，得了個傷風病，整整的躺了兩日才好。等他

病好了去訪霍元甲時，霍元甲已動身往上海去了。

補前文所未及。

祇得又趕到上海，誰知見面也是

枉然。霍家的祖傳武藝。從來不能教給外姓人。吳振楚祇索垂頭喪氣的。離開了上海。結過上

心想我從鳳凰廳出來。已走過了好幾省。所經過的地方。凡是有些名望的好手。也都拜訪過。

了。實在沒一個有陳志遠那種本領的。可見得聲名很靠不住。此語確有見地。世間越是有聲名人。越是靠不住也。即如陳。

志遠。有那們高的本領。鳳凰廳人有誰知道。若有和我一般的人。專憑聲名到鳳凰廳來求師。

傳。不待說是。要拜在我門下。決不會拜在陳志遠門下。又以眼前我這回就是專憑聲名。所以。

訪來訪去。訪不着一個有真才實學的。此後得改變方法。凡是有聲名的教師。都用不着去拜。

會。倒不如在一般九流三教。沒有會武藝聲名的人當中。去留神觀察。或者還能找得着一個。

師傅。如此求師較之徒講聲名者。確為易得。吳振楚打定了這個主意。便專在窮鄉僻壤的庵堂寺觀中。盤桓舉動。

容止。略為詭異些兒的人物。他無不十分注意。這日他遊到浙江石浦縣境內。今已併南田

為一縣。無石浦縣名目矣。正在一座不甚高峻的山脚下。歇憩。祇見一個二十多歲的讀書。

人。忽然出一生得丰神飄逸。舉止温文儼然。一個王孫公子的體態。祇是衣服樸素。絕無一點。

豪富氣象。從前面山嘴上走過來。脚步緩慢。像是無事閑遊的樣子。想見一瀟灑高雅之士。吳振楚看看那。

軟弱無力的體格。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怪暗自尋思道。我的命運怎的直如此不濟。幾個月。

不會遇見一個有些英雄氣概的人物。不是粗濁不堪的手藝人。就是這一類風也吹得起的書生。難道我這趟出門是白跑嗎？我這仇恨永遠沒有報復的時候嗎？想到這裏就聯想到兩次受辱的情形。不知不覺的掉下淚來。泣得却又怕被那個迎面而來的讀書少年看見。連忙扯着自己衣袖把眼淚揩了低頭坐着傷感。神情忽聽得那少年走到跟前問道：你這人是那裏來的？怎麼獨自坐在這裏哭泣呢？問得吳振楚肚內罵道：我哭也好笑也好。與你過路的人鳥相干。要你盤問些甚麼。祇是他肚裏雖這們暗罵。口裏却仍是好好的答道：我自己心中有事。想起來不由得有些難過。吳振楚能耐氣對答其心性上已有進步矣少年聽了吳振楚說話的口音問道：你不是湖南人麼？到這裏來幹甚麼事的呢？一方定吳振楚點頭道：你到過我們湖南麼？我到這裏並不幹甚麼事。隨意玩耍一番就走。一方偏少年道：我不曾去過湖南。朋友當中有湖南人。所以聽得出你的聲音。我不相信你是隨意來這裏玩耍的。你這兩個麻布袋裏是兩袋甚麼東西。很像有點兒分兩的樣子。吳振楚道：沒多少分兩。祇得一百串大錢。少年連忙打量了吳振楚兩眼。覺得問道：這一百串大錢挑到那裏去呢？吳振楚搖頭道：不一定挑到那裏去。挑到那裏是那裏。少年道：挑着幹甚麼呢？吳振楚笑道：不幹甚麼。不過拿他壓一壓肩膀。免得走路時一

身輕飄飄的。答得有趣少年也笑道：「你這人真可說是無錢不行的了。」語妙但不知道一百串錢究竟

竟有多少。勛重吳振楚順口答道：「幾百。勛重少年道：「我不相信。一百串錢竟有幾百。勛重我挑

一挑。試試看使得麼？」忽然要挑吳振楚道：「便是使得。祇是閃痛了你的腰，却不能怪我。」藐視少年

年伸手將扁擔拿起來，往肩上一擱，竟毫不費力的挑了起來。出乎吳振楚意外吳振楚這才大吃

一驚，暗想：「這樣軟弱的讀書人，誰也看不出他有這們大的氣力。」氣力本不是輕易看得出來者正在這們着想

時，祇見少年又將布袋歇下來，用手揉着肩膀，笑道：「我這肩上從來沒受過一些兒壓迫，犯不

着拿這東西，委屈他，並且他不會受過壓迫，也不知道輕重，還是這兩隻手有些靈驗，無論甚

麼東西他一拿就知道分兩，說着拿右手握住扁擔，當中高高的舉起來就走。不用肩而用手試得更妙吳

振楚望着他走的極輕便的樣子，更是又驚又喜，以為今日訪着師傅了，眼睜睜的望着少年

走了百來步，遠近將要轉過山角去了，滿擬他不至轉過山角去，必能就回頭來的，想不到他

頭也不回，祇一瞬眼就轉過山角去了。怪事不禁心裏慌急起來，跳起身，忽忽就趕過山角，朝

前面一望，一條直路有二里來遠，中間沒一點遮斷望眼的東西，但是舉眼望去，並不見那少

年的踪影。怪事肚裏恨道：「原來是一個騙子，特來騙我這一百串錢的。」讀者試猜之，此少年真是騙子耶然而他怎

麼跑。得。這。們。快。呢。我。如。何。會。倒。霉。倒。到。這。步。田。地。唉。這。也。祇。怪。我。不。應。該。不。將。到。這。裏。來。的。實。情。告。知。他。若。知。道。我。這。一。百。串。錢。是。特。地。挑。來。做。師。傅。錢。學。武。藝。的。他。有。這。般。本。領。自。信。能。做。我。的。師。傅。我。自。會。恭。恭。敬。敬。的。將。錢。送。給。他。也。用。不。着。是。這。們。騙。取。了。偏要如此設想在吳振楚心中固以為少年定

是一個騙子矣 吳振楚一面思量着。一面仍脚不停步的急往前追。原來這條路是圍繞着這座山脚

的。追。了。好。一。會。轉。過。一。個。山。嘴。一。看。那。少。年。已。神。閑。氣。靜。的。立。在。剛。才。自。己。坐。着。歇。憩。的。地。方。

兩。布。袋。錢。也。安。放。在。原。處。總是使人不測 吳振楚這才歡天喜地的跑上前去。那少年倒埋怨他道。你

跑。到。甚。麼。地。方。去。了。呢。我。走。回。來。不。見。了。你。害。得。我。心。裏。好。着。急。反埋怨吳振楚真是妙極 等的實在有些

不。耐。煩。了。你。若。再。不。來。時。我。祇。好。把。錢。丟。在。這。裏。回。家。去。了。可見吳振楚繞一圈子閱時甚久 你。點。一。點。錢。數。罷。

我。還。有。事。去。吳。振。楚。笑。道。我。好。容。易。才。遇。着。你。這。們。一。個。好。漢。無。論。有。甚。麼。事。也。不。能。丟。了。我。

就。去。一邊要走一邊却偏不放走 且請坐下來。我有話說。少年道。你有甚麼話就爽利些說罷。吳振楚心想報

仇。的。話。是。不。好。說。的。粗中有細 祇得說道。我為要練武藝。在湖南找不着好師傅。才巴巴的挑了這

一。百。串。錢。還。有。一。百。兩。銀。子。到。外。面。來。訪。求。名。師。無。奈。訪。了。大。半。年。沒。訪。着。一。個。像。先。生。這。們。

好。漢。今。日。有。緣。給。我。遇。見。了。先。生。必。要。收。我。做。徒。弟。的。說。完。整。了。整。身。上。衣。服。打。算。拜。了。下。去。

不要少年許不許却硬要拜師真是一相情願少年慌忙將吳振楚的胳膊扶住哈哈笑道使不得使不得我不能做你的

師傅你既這們誠心想學武藝我可幫你找個師傅包你能如願相償你挑着這錢隨我來罷

自己不肯做師傅却介紹一師傅少年真使人不測論文筆亦甚婉折吳振楚祇得依從挑起錢跟着少年走到一處山坤裏祇見許多

竹木花草圍繞着一所小小的茅屋門窗都是蘆管編排的一些兒不牢實茅屋着眼○寫茅屋之

筆吳振楚看了心想像這樣的門窗休說防賊盜便是一隻狗也關不住有甚麼用處呢其意

欲防盜賊也此固非吳振楚所知想着已走進了蘆門少年指着一塊平方的青石道我這裏沒有桌椅你疲勞

了就在這上面坐坐罷吳振楚放下錢擔就青石坐下來看少年走入旁邊一間略小些兒的

房裏去了吳振楚忍不住起身輕輕走近房門口向裏張望祇見窗前安放一塊見方二尺多

長的大石頭似不曾經人力彫琢的石上攤了幾本破舊不堪的書此外別無陳設陳設簡單祇有破書寫少

年十分奇特少年坐在石頭跟前提着一管筆寫字石桌對面用木板支着一個床床上舖了一條

蘆席一條破齷床頭堆了幾本舊書吳振楚不覺好笑暗想怪道用不着堅牢的門窗這樣一

無所有的家也斷不至有賊盜來光顧確是好笑少年一會兒寫好了擲筆起身對吳振楚道今日

天色已經不早本應留你在這裏歇宿了明日再教你去拜師無奈我這裏沒有床帳被褥不

便留你寫了一封信。你就拿着動身去罷。從這裏朝西走不到二十里路。有一座筆尖也似的高山。很容易記認。你走到那山底下。隨便找一個種地的人家。借歇了。明早再上山去。就在半山中間。有一座石廟。我幫你找的師傅。便住在那石廟裏。不過我吩咐你一句話。你得牢牢的記着。你到那廟裏。將這信交了。必有人給羞辱你。受你沒誠心學武。藝則已。既誠心要學武。藝。無論有甚麼羞辱。都得忍受。關照詩迷無憍悅○使吳振楚學忍耐工夫。真是對症發藥也。吳振楚伸手接了信道。祇要學得着武藝。忍耐些兒便了。能忍耐便是進步。但是這師傅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呢。請你說給我聽。不要找錯了人。少年笑道。我教你去。那有錯的那廟裏。沒有第二人能做你的師傅。你去罷。用不着說給你聽。吳振楚不好再說。祇得揣好了信。復向少年道。承先生的情。幫我找了師傅。先生的尊姓大名。我還不曾請教。得少年忽沉下臉。揮手道。休得囉哩。你我緣再見說罷。轉身上床睡了。絕拒得奇吳振楚心中好生納悶。祇好挑了錢出來。向西方投奔。不知此去找着了甚麼師傅。且俟

第四十八回再寫。

總評

世間英雄義俠。無一非性情中人。此兩回寫陳志遠之事。寡嫂撫孤姪。天性醇厚。篤于倫

常。卽此已是義俠英雄之本色。固不必待吳屠之被窘。而後識爲匪常人也。

陳志遠姪兒之被毆。卽借其自己口中表出。並不實寫。此是行文力求簡潔處也。若陳志遠之與吳屠論理。以及吳屠之持刀行刺。則又斷斷不可虛寫。作小說須虛實分明。故下筆之先。宜有斟酌也。

陳志遠之擊吳振楚。不動手而能制敵人之死命。是又王五霍四之所敬謝不敏者也。俠義英雄中此爲創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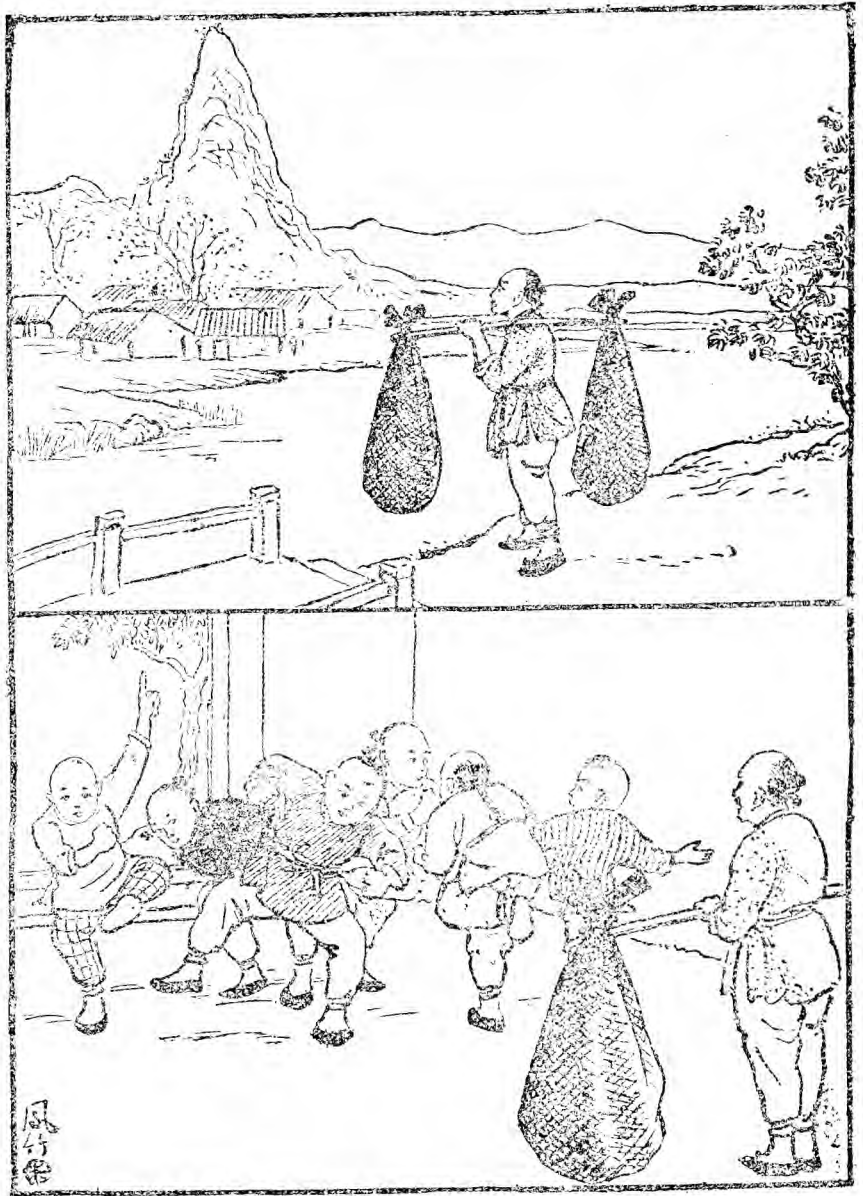
前回寫陳志遠幼時孱弱之狀。正是欲反襯出此回之絕技。此其意與上文寫霍幼時之情狀。大略相似。而讀者不見其相犯之跡。所以妙也。

吳振楚之氣質不好。故好勇鬥狠。豪暴自喜。非必便是壞人也。一旦受辱於陳志遠。乃能出外求師。誓修此怨。堅忍不撓。其志可嘉。後卒遇明師。雪宿忿。宜哉。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十八回

攬麻雀老英雄顯絕藝



風行集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十八回

拉虎筋大徒弟試工夫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八回 攬麻雀老英雄顯絕藝 拉虎筋大徒弟試工夫

話說吳振楚從那少年家裏出來，放緊了脚步，一口氣向西方奔波了十七八里路。天色才到黃昏時候，快要淹沒到地下去的太陽，望去早被那筆尖也似的山峯遮掩了。寫景甚妙吳振楚看那山一峯獨出，左右沒有高下相等的山峯，知道要拜的師傅，便是住在那座山裏。容易辨認不敢停步，一會兒走到那座山底下，祇見茅屋瓦舍，相連有二三十戶人家，一家家的屋簷縫裏，冒出炊煙，在田裏耕作的人，三三五五的肩着農器，各自緩步歸家。借炊煙及歸農襯出薄暮時候，自是寫景妙手。吳振楚看了這般農人，日入而息的安閑態度，不由得想到自己年來的奔波勞苦，勞人遊子均不免有此種感想。全是爲陳志遠欺辱過甚，自己才弄到這步田地。追溯根由，又恨到陳志遠身上。心想祇要能學成武藝，報了兩次欺辱的仇恨，自後仍當在家鄉安分守己的做生意，再也不和人鬪氣了。此時之吳振楚，居然能知好勇鬥狠之無益，希冀回轉家鄉安分守己，則其暴戾之氣質當已日漸變化，故瞿鐵老能收之爲徒弟也。一面心裏是這們想着，一面揀了一處排場氣派大些兒。

的人家。走進去借宿。這家出來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問吳振楚從那裏來。吳振楚說了要上

山去。因天色晚了。特來借宿的意思。老人聽了。連打量了吳振楚幾眼。問道。上山去找師傅嗎。

問得突兀吳振楚不由得。又是一驚。暗想。這老頭怎麼會知道我是上山找師傅呢。確是奇怪隨即點頭

答道。我確是要上山找師傅。但是你老人家怎生知道的呢。老人見問。倒望着吳振楚發怔。好

一會才說道。你既是要上山找師傅。如何反問我怎生知道。答得更奇吳振楚道。我是外省人。初來

這裏。原不知道這山上有甚麼師傅。因有人指引這條道路。才到這裏來。其實師傅是誰。我並

不知道。老人笑道。這就難怪你問我了。這山上的師傅。我們也不知道。他是那裏的人。來這山

中種地。度日。已有了三十多年。此所謂安分守己者也我們祇知道他姓瞿。見面都叫瞿鐵老。忽然從老人口中點

出山中人姓名文筆閃爍使人難測這山下幾十戶人家的子弟。他都招了去練武藝。所以我們又都叫他師傅。師

二字反成了公衆之稱呼亦是妙絕這山上除了師傅和許多小徒弟。外並沒有旁人。你要上山去。不是找師傅找

誰呢。表出老人動問之故吳振楚這才明白。這夜就在此家借宿了一宵。這家因是來找瞿鐵老的。款待

得甚是殷勤。瞿鐵老之聲望感情即此可見次早道謝起身。仍挑了那一百串錢。走上山去。行到半山。果見一座

全體用麻石砌成的廟宇。形式甚為古老。至多也是二三百年以前的建築。先寫一古廟藉以襯出廟中隱士

廟

的規模不十分宏大。山門前一塊平地約有三四丈寬大。山門敞開着。有十多個小孩在門裏

手舞足蹈的玩耍。從吳振楚眼中看來以為是手舞足蹈之玩耍也。吳振楚看了不以為意。直跨進門去。祇是門裏的地

方不寬有十多個大孩在那裏手舞足蹈把出入的要道塞住了。又有小兒舞蹈。路綫是奇怪。吳振楚挑了這

一百串錢不好行走。祇得立住脚等衆小孩讓路。但是衆小孩彷彿不會看見有人來了似的

亂跳亂舞如故。沒一個肯抬頭望吳振楚一眼。小兒甚奇。吳振楚等得心裏焦燥起來了。打算挑著

錢直撞過去把衆小孩撞翻幾個。此即吳振楚暴戾之本性也。忽然轉念一想使不得。那少年不是曾叮囑我

若有羞辱須忍耐嗎。怎好一到就任性撞禍呢。能紀得忍耐二字非復當年之吳振楚矣。這們一想。即時將錢擔放下

來。對就近一個小孩問道。師傅在裏面麼。那小孩祇當沒聽見。睬也不睬。小兒作怪。吳振楚何不

法打他一把。吳振楚暗自納悶道。這小東西聾了嗎。就在他跟前問他。怎麼也不聽見。祇是仍不

敢動氣。走進一步。揀了一個年齡略大些兒的。照前問了一句。並說。因我這裏有一封信。要當

面交給師傅。又提出書信來寫。吳振楚十分忍耐。這小孩也是一般的。祇當沒聽得。小兒作怪。吳振楚忍氣吞聲的立在

旁邊。又不敢逕往裏面走。真是十二分忍耐。仔細看衆小孩。雖是亂舞亂跳。然各自專心致志的。各不相

犯。也沒一個開口說話。不像是尋常小孩無意識的玩耍。此時方看出些意思來。心想。難道這就是練習武

藝嗎。我自己。不是。不會。練習。過。武藝。的人。近來。跑了。幾省。的地方。南北。會。拳脚。有名。的好漢。也

不知。見過。了。多少。那裏。見過。這種。亂跳。亂舞。的。拳脚。呢。倘與世俗一樣則尚成爲吳振楚。心裏。正

在。這們。懷疑。祇。見。正。殿。上。走。下。一個。鬚髮。皓然。的。老人。來。反。操。着。兩。手。笑。容。滿。面。的。從。容。走。着。

寫一山中隱士只數語耳自有一種瀟灑出塵之致吳振楚。料。知。這。老人。必。就是。要。拜。的。師傅。連。忙。整。了。整。身。上。衣。服。掏。出。那

少。年。的。信。來。雙。手。擎。着。迎。上。去。恭。恭。敬。敬。的。請。了。一。個。安。將。信。呈。上。此時之吳振楚居然彬彬有禮口裏。並。不。說。

甚。麼。因。爲。吳。振。楚。此。時。心。裏。還。有。些。不。相。信。這。樣。年。老。的。人。果。有。本。領。能。做。自。己。的。師傅。近。來。

所。見。名。頭。高。大。的。人。物。實。在。太。多。徒。有。虛。名。的。居。十。之。七。八。世人大都如是此乃經驗之談有。了。這。些。經。驗。就。恐。

怕。瞿。鐵。老。也。沒。有。了。不。得。的。本。領。够。不。上。做。自。己。的。師傅。所。以。不。肯。隨。口。稱。呼。寫吳振楚亦願自負瞿鐵

老。接。信。看。了。遍。登。時。蹙。着。眉。頭。說。道。你。已。有。這。們。大。的。年。紀。了。怎。麼。好。到。我。這。裏。來。做。徒。弟。呢。

我的。徒。弟。沒。有。過。一。十。五。歲。的。你。如。何。和。他。們。混。得。來。先有拒絕之意也。罷。你。得。這。封。信。到。我。這。裏。來。

也。不。容。易。我。收。你。做。個。徒。弟。倒。使。得。幸有一封書信不。過。你。從。前。做。過。些。甚。麼。工。夫。須。使。幾。手。出。來。給。

我。看。看。我。才。好。就。你的。資。質。傳。你的。武。藝。就資質而定教程。便。是。好。師傅。吳。振。楚。道。憑。空。使。出。來。祇。怕。難。看。出。工。

夫。的。深。淺。瞿。鐵。老。似。乎。已。懂。得。吳。振。楚。的。用。意。是。不。知。道。自。己。的。本。領。能。不。能。做。他的。師傅。鐵老

覺乖隨卽點頭笑道。一個人空手使起來。是不容易。看工夫的深淺。我找一個徒弟。和你對使。你的工夫。就顯而易見了。說着。向衆小孩中。叫了一聲。當下也沒聽出叫的甚麼名字。祇見一個年約十二三歲的孩子。卽時停了跳舞。規行矩步的走了過來。可知衆小兒瞿鐵老指着吳振楚。笑向這孩子道。這是你的師兄。你陪你師兄走一趟拳脚。看你的工夫。也有些兒用處。沒有說得輕飄。這孩子望着吳振楚。面上露出些害怕的神氣。偏要害瞿鐵老笑道。又不是認真相打。害怕些。甚麼儘管放膽。把工夫拿出來。你師兄見你年紀小。出手必留着幾分氣力。反跌來來。來。這殿上空闊。使起來。沒有礙手礙腳的東西。吳振楚跟着走到正殿。心中暗忖。這老頭也太小。觀我了。雖說不是認真相打。豈不知道拳脚無情。不動手。則已。動手便要傷人的道理。休說這十二三歲小孩。本領有限。卽算他的手脚靈便。祇是萬一不留神。碰在我的拳頭上。豈不要把他打個骨斷筋折。吳振楚如此之想。正是竭力反跌下文也。祇聽得瞿鐵老說道。我並不是要看你的工夫。怎樣。是要在工夫上看你的資質。怎樣。言中有物你儘管將生平的本領。拿出來。打到那時分。我叫你們住手。你們就得住手。吳振楚見這孩子隨便站着。並不立甚麼架式。便也立着不動。方大瞿鐵老道。你是師兄。今日又是初到。先動手罷。不要因他年紀小。身量小。不敢下手。打他。有我在。此便打傷。

了。甚麼所在也沒要緊。偏要如此說總是反跌下文也。吳振楚祇得緊了緊腰帶。先立一個門戶。看這孩子怎樣動手。但是立了一會。這孩子祇站着不動。絲毫沒有要和人相打的樣子。神態妙絕瞿鐵老在旁邊催促道：你先動手打進去。吳振楚遂動手打進去。因想顯點兒力量給瞿鐵老看。打算祇用兩個指頭將這孩子提起來。往正殿屋樑上拋去。再用兩個指頭接着好讓瞿鐵老知道不是尋常之輩。想得好輕不過心裏雖是這般着想。明明的一拳朝這小孩打去。眼見小孩的身體往左邊一晃。便不見蹤影了。疾覺得背上有小手掌拍灰也似的。連拍了兩三下。妙急掉轉身。軀祇見小孩立在背後。仍是剛才一般的隨便站着。奇又撲將過去。伸手待抓小孩頂上的短髮。忙那裏抓得着呢。分明看見他往下一蹲。又是一點兒蹤影不見了。疾疑心又是轉到了背後。正要用後膛掃腿折身掃去。忙猛覺自己頂上的頭髮好像有幾根被鐵釘掛住了似的。痛澈心肝。祇是才痛了一下。就不痛了。妙吳振楚止不住心頭冒火。看小孩就站在身邊。做出嘻笑頑皮的樣子。極妙恨不得一拳打他一個透明的窟窿。思量兩次都被他逃跑了。雖是由於這小東西的身體靈便。然我也不應該用一隻手去打他。若我張開兩條臂膊去捉他。看他能逃到那裏去。當下定了這個合手成拿的辦法。那敢怠慢。即將臂膊支開。對小孩攔腰抱去。忙小

孩真個似乎害怕的様子往後倒退讀者試猜之小兒真害怕耶吳振楚好不容易得了這機會那肯放鬆半點

緊逼過去小孩接連七八步退到楹柱跟前被楹柱抵住了沒有退步的餘地寫得十分窘迫吳振楚

見了心中好不歡喜搶一步喝聲那裏走他本是屠夫出身便真用屠夫細猪的手法雙手螞

蟹箝一般的合將攆來忽然施出本行的手法來妙絕趣絕祇搶步太急用力太過不提防額頭上碰了一下祇碰

得兩眼金星四冒碰在小兒身上能碰得兩眼發花耶作怪吳振楚兩手所抱的那裏是小孩呢原來把楹柱抱着

了兩手抱的既是楹柱原來如此額頭當然也和楹柱碰個正着語趣正在這個當兒聽得這小孩在

背後格格的笑妙吳振楚本已忿火中燒待回身再與小孩拚個你死我活的心裏不知怎的

忽然明白了幸虧能忽然明白暗想我特地傾家蕩產的出門找師傅自然巴不得遇着這樣本領比我

高強的人我才可望練成武藝回家報仇若遇着有本領的心裏又不服氣然則我辛辛苦苦

出門幹甚麼呢想得明白吳振楚這們一着想不但沒有不服氣的念頭反歡天喜地的走到瞿鐵

老面前雙膝跪下去叩了無數個頭才起來說道你老人家真配做我的師傅心悅誠服我傾家蕩

產祇得一百串錢一百兩銀子情願盡數孝敬師傅又提起錢與銀子瞿鐵老笑道我這裏吃的

穿的都够那用得着這些銀錢你學好了武藝之後不能不穿衣吃飯你自己留着罷你此

刻。從。我。學。武。藝。須。把。你。以。前。的。本。領。完。全。忘。掉。方。能。學。好。論奇。比。他。們。初。學。的。小。孩。難。學。幾。倍。你。要。學。就。非。十。分。耐。苦。不。可。吳。振。楚。問。道。我。原。有。些。工。夫。的。怎。麼。倒。比。初。學。的。爲。難。呢。確是難解瞿鐵

老。笑。道。這。時。和。你。說。你。也。不。得。明。白。我。祇。問。你。一。句。話。從。這。裏。向。南。方。走。一。百。里。路。我。和。你。兩

個。人。同。時。動。身。我。一。步。也。不。錯。的。向。南。方。走。你。却。錯。走。向。北。方。去。了。錯。走。到。七。八。十。里。之。後。你

心。裏。才。覺。得。誤。了。方。向。要。到。南。方。去。仍。回。頭。走。到。同。時。動。身。的。地。方。再。跟。着。我。向。南。方。走。是。不

是。一。百。里。路。差。不。多。走。了。三。百。里。呢。忽然提出一譬喻令人聞之恍然而悟吳。振。楚。點。頭。應。是。瞿。鐵。老。道。你。於。今。誤

了。的。方。向。已。將。近。到。一。百。里。了。越。是。錯。走。的。遠。越。是。不。容。易。回。頭。至理名言你。以。前。所。做。是。後。天。的

工。夫。後。天。工。夫。到。你。這。樣。子。也。算。是。可。觀。的。了。不。過。一。遇。我。這。種。先。天。的。工。夫。就。一。點。兒。用。處

也。沒。有。了。工夫有先後天之分聞所未聞吳。振。楚。聽。了。雖。不。能。十。分。領。會。然。相。信。從。瞿。鐵。老。練。成。武。藝。必。能。報。仇

雪。恨。其目的祇在報仇雪恨也從。此。遂。一。心。一。意。的。跟。着。瞿。鐵。老。學。習。這。日。瞿。鐵。老。傳。授。吳。振。楚。一。手。工。夫。吳

振。楚。不。懂。得。用。處。瞿。鐵。老。說。這。手。名。爲。攬。雀。尾。名曰新穎顧。名。思。義。便。可。以。懂。得。了。正。在。這。傳。授。的

時。候。湊。巧。有。一。羣。麻。雀。在。房。簷。上。載。飛。載。鳴。來得湊巧瞿。鐵。老。說。得。興。起。祇。一。蹶。脚。騰。身。上。去。就。用

攬。雀。尾。的。手。法。攬。了。一。隻。麻。雀。在。手。翻。身。仍。落。到。原。處。至此方略顯身手對。吳。振。楚。笑。道。你。已。領。會。了。

這手的用處麼。吳振楚連忙說領會了。瞿鐵老一手托着麻雀，一手指着說道：「這麻雀並沒受絲毫傷損，本來是可以即時飛起的。然而在我手掌上，並不用指頭將他的脚或翅膀捏住，儘管放開五指，將是這們蹲在掌心裏，無論如何飛不出我的掌心。」奇妙不測吳振楚心裏不相信，是難信。看這麻雀的神氣，確是不曾受傷，蹲在瞿鐵老掌心中，彷彿作勢要飛的樣子。可知此雀非不能飛也。祇是瞿鐵老的手不住的微微顫動，麻雀竟飛不起來。瞿鐵老笑道：「在掌心裏使他飛不動，不算事在我身上，也能使他飛不動。說着彎下腰來，脊梁朝天，將麻雀放在背上，祇見那背也。和手掌一樣，微微的顫動，麻雀又幾番作勢要飛，仍飛不起來。」怪事瞿鐵老復捉在手裏，說道：「使他飛不起，你已看見過了。我於今却要使他飛着不能下。」再出花樣吳振楚正有些疑這麻雀的翅膀，有了毛病，所以飛不起來。聽得這們說就更詫異了。吳振楚正在起疑，故瞿鐵老不得不作第二度試驗也。看瞿鐵老時，已鬆手任麻雀飛起來。麻雀本待飛上屋去，但是還飛不到兩尺遠，便被瞿鐵老用手掌擋回了頭。又待向回頭，這方面飛去也一般的被擋回來了。接連被擋回了四五次。麻雀高飛能以手擋之，真是聞所未聞。兩個翅膀的力乏了，想落在瞿鐵老的肩頭上，作怪。這麻雀好像恐怕肩頭承受他不起的樣子。兩翅撲個不了。怪極撲了好一會，瞿鐵老亮開兩條臂膊，麻雀見肩頭上不能落，就撲到臂膊。

上來想落下然而兩條臂膊都撲遍了竟像是沒有給麻雀立腳的地方極怪

雀道苦了你了仍在我掌心裏歇歇罷麻雀果然撲到掌心裏蹲着麻雀真聽話吳振楚看把戲

似的看出了神至此才問道師傅這是用法術制住了他嗎淺識者流勢必目為法術瞿鐵老搖頭道我不懂

得法術這是硬工夫並是極平常的道理還說是平常道理○其實世間道理無一不平常患在人之不能悟耳就是先天與後天的

區別他非有後天的力不能飛非有後天的力不能落我不使他得着後天的力所以能是這

們作弄他此數語極精妙非淺學者所能言亦非淺學者所能知也吳振楚問道甚麼謂之後天的力呢瞿鐵老又指着掌中麻

雀道你看他不是時時刻刻斂住翅膀做出要飛的樣子嗎他不能就這們飛上去兩腳必須

借着後天的力一蹤兩個翅膀才展得開來他腳沒有力的時候我掌心在他脚下他祇一用

力我的掌心就虛了掌心一虛教他從何處借力呢所借的這一點力便謂之後天的力何以

謂之後天的力呢因他先用力然後有力所以是後天的力是說理透關真即如你從前練的武

藝人家一手用六百斤的力打你你便用七百斤力去揭開他你這七百斤即是後天的力用即

證明武藝這後天的力是沒有止境的是練不到絕頂的你能練到一千斤人便能練到一千零一

斤惟有先天無力却是無窮之力說先後天之瞿鐵老是這們解譬吳振楚心裏雖然領會得

無奈他從前專做的後天工夫急切翻不過來。甚矣人之不可入岐途也而歸家報仇的心思又十分熱烈。

祇苦練了兩年，自覺得武藝長進了不少，估量像陳志遠那般本領足可抵敵得住。吳振楚之估量如是誰知

後文却又不然，便向瞿鐵老申述要歸家的意思。瞿鐵老躊躇道：論你武藝還沒到下山的時候。瞿老

自有不過你既歸家心切，我也祇得放你下山去。但我須試你一試，看你的工夫究竟做到了

甚麼地步。來時弟子試師去時却要師試弟子矣旋說旋到他自己臥室裏，拿出一條二尺多長，大拇指粗細的虎

筋來，帶吳振楚到山門外草坪裏，吳振楚看草坪中豎了一根尺來高的木樁，瞿鐵老一脚立

在木樁上，一脚朝前平伸出來。架子兩個指頭捏住虎筋一端，將這一端遞給吳振楚道：你是

一個素來自負有力的人，又在我這裏用了兩年苦功，你且拉拉，看到底怎麼樣。試法甚奇吳振楚

欣然接了虎筋，問道：就這們拉嗎？瞿鐵老說是。吳振楚先立穩了脚，用盡平生之力，祇一扯不

提防虎筋兩斷。用力之猛可知因用力過猛，幾乎仰天一跤，跌倒了，倒退了，好幾步才立住脚。弟子看

瞿鐵老立在木樁上，擺也不會擺動一下。師傅如此笑嘻嘻的從容跨下木樁，說道：不行，不行，至少

還差半年工夫，再吃半年辛苦，方好放你下山去。不知以何為標準奇極吳振楚沒法，祇得仍安心在廟

中朝夕苦練，又練了三個多月。這日早起，吳振楚正在草坪中做工夫，忽見那個寫信的少年

匆匆忙忙的走來。少年來得突兀望着吳振楚問道。師傅起床了麼。吳振楚看少年的神情。料是有很緊急的事。有要緊事奇甚要見師傅忙答應起來了。少年頭也不回的跑了進去。匆促之狀可見吳振楚心想。我多虧了這人才得到這裏來學武藝。二年來幾番想下山去看他。祇因不肯閒斷工夫。不會去。得此時難得他自己到這裏來了。我應該進去問候。問候才是他究竟姓甚名誰。我還不知道也。沒問過師傅。我於今快要下山回鳳凰廳去了。今生今世能不能再到這地方來。便是來了。能不能再和他見面。都還說不定。今日若是錯過了。將來十年廿年後說起來。還是一樁恨事。想罷。卽整理了身上衣服。向廟裏走來。剛進了廟門。祇見瞿鐵老跟着那少年。旋說旋向外走。看瞿鐵老的臉色。和少年一般的帶着些愁苦的樣子。一望就知道是心中有憂愁抑鬱的事。怪事○憂愁抑鬱不足奇以瞿鐵老而有憂愁抑鬱之事則大可異也二人說話的聲音很細聽不出。是說些甚麼。吳振楚本待迎上去招呼。但見二人祇顧一路說着走來。急匆匆的神氣。却又不敢上前。寫得惘恍妨礙二人的正務。祇好拱立在一旁等候。瞿鐵老走近跟前說道。我有事須下山走。一遭大約須半個月。以後才得回來。忽然欲下山等歇你那些師弟來了的時候。你對他們說。各人在家做半個月工夫。再來。瞿鐵老立着和吳振楚說話。少年好像很着急。怕耽擱了時刻似的。連催快走。焦急之狀如見瞿鐵

老就跟着少年走了。吳振楚心裏好生納悶。一會兒衆小孩來了。吳振楚將師傅吩咐的話告知他們。衆小孩笑道。那是我們的師叔。少年爲盟老之師弟從小兒口中表出就住在離這裏不遠。他從來是安閑。

無事的。不知今日如何。這們忙迫。此其所以可怪也吳振楚聽了喜問道。你們認識他麼。他這般年輕。

我們師傅這們大的歲數。怎麼又是師兄弟呢。一個八九歲的孩子答道。你比我大。這們多。

歲數不也是師兄弟嗎。卽以眼前之事爲證。駁得甚妙吳振楚點頭笑道。不錯不錯。師兄弟本不在年紀大小。祇

是你們可知道他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嗎。衆小孩道。怎麼不知道。我們這一帶地方人人都知

道。他是有名的繆大少爺。又從小兒口中點出少年之姓氏他一個人住一所茅房。房裏甚麼東西也沒有。一年

四季不洗臉。臉上也一點兒污垢。沒有終年。是那件黑大布單衫。冬天不見他怕冷。夏天也不

見他叫熱。誰留他吃飯。他就在誰家吃飯。我們家裏割稻子收麥子的时候。一遇了天氣不好。

大家忙得不了。他就來替我們幫忙。他本是一個讀書人。做起田裏工夫來。比我們老作家還

來得慣。便他一個人能做三個人的生活。又從小兒口中表出少年詭異之行爲吳振楚問道。他家就祇他一個人

嗎。小孩搖頭道。師傅說他家裏人很多。怪事吳振楚道。你們剛才說他一個人住一所茅房。怎麼

又說他家裏人很多呢。我亦欲問小孩道。他本是一個人住一所茅房。我們還到他家裏去玩。耍過

夜裏連油燈也沒有不知道他家裏很多的人都藏在甚麼地方。愈說愈奇吳振楚聽了這種小孩

子口吻忍不住笑問道。他時常到這廟裏嗎。小孩道。師傅倒時常下山去看他。不會見他。這廟

裏來過。少年之行徑較瞿老更奇吳振楚道。師傅說話的口音和你們本地的口音不同。繆大少爺也不像

是本地的。你們不知道他是那裏的人嗎。衆小孩都說不知。或知或不知方像小兒口吻吳振楚便不再問了。

衆小孩各自歸家練習。祇留下吳振楚獨自在廟裏用功。好在他本來是不和衆小孩同學

同練的。過了三五日。一個人在廟中。覺得寂寞難過。偶然想起繆大少爺。自言自語的說道。我

何不趁這時分去那茅屋裏玩玩呢。寂寞之餘忽然引出下山之思想來師傅是跟繆大少爺同去的。或者能在那

裏遇見師傅。豈不甚好。這廟裏雖沒人看守。大概不至有偷兒進來。忽然想到防備偷兒暗爲下文動機我前年上

山的時候。在山底下人家借宿。那人家夜裏的大門就那們大開着。不關我問他。不關門。怎的

不怕盜賊。他說自從師傅到這山上住着。四周十里之內。幾十年來不曾有過盜賊。補出上山時情形

我師傅的威名能保得十里之內的人家不入盜賊。豈有自己廟裏倒保不住的道理。誰知後文却又不

心裏這們一想。竟像有十分把握的。連廟門也不帶關。就放心大胆的走下山去。二年多不曾

下山。一旦跑出來。覺得天寬地闊。山川爭媚。依着前年來時的道路。一面瀏覽景物。心曠神怡。

的向東走去。久熬得動確祇一會兒工夫就不覺走到了前年坐着休息與繆大少爺相遇的地方。忙停了步一想。暗道不好了。走過了頭了。怎麼直走到了這裏。却沒看見那所茅房呢。又是怪事。哦。是了。原來那日跟着他走一路不曾留神記認。從他家出來的時候。因天色已不早了。心裏記掛着要趕路。逕跑了出來。並沒回頭瞧那房子一眼。又過了這們久。心裏已沒有那房子的形式。所以在跟前走過一時也沒看出來。偏要自己解釋當下回頭又走一步。一步的留着神。看山勢情形。心中確實能記憶那茅房坐落在一條山溪的小石橋東首。忽然記起茅屋之地址此時走到小石橋上。朝東首看時。那裏有甚麼茅房的蹤影呢。祇見一片青草。不僅沒有曾建築房屋的基礎。連破磚頭碎瓦屑也不見有半點。此時方覺詫異隨走到青草坪中。仔細尋覓。足以證明茅房在此地的物件。須臾尋見了一塊方青石。認得是自己坐過的。覺得證據暗自尋思道。怪道走過了頭。原來這茅房早拆毀了一點兒。遺址都沒有教我從那裏去尋找。茅屋忽然不見令人疑鬼疑仙噓唏徘徊了好一會也無從推究。這茅屋是何時拆毀的。更猜想不出繆大少爺的行蹤。本來無從猜想乘興而來。祇得敗興而返。誰知回到廟中。更有使吳振楚敗興的事情發見了。甚麼事呢。原來吳振楚當時回到廟中。進自己房中。一看床上的被褥都翻亂了。怪事桌椅也移開了。平時安放的地位。怪事看了這

意外的情形不由得不吃驚急忙走近藏銀錢的床低下。看一百串大錢不會動祇那一百兩銀子和一包散碎銀子不知去向。前云不怕竊賊此時却偏有竊賊到來真是怪事吳振楚立起身長歎一聲道這

銀兩合該不是我命裏應享受的。藏在這地方居然有人敢來偷了去豈不是怪事好在我帶

這錢出來原是準備送給師傅的。我祇要學得了武藝便連這一百串錢偷去也祇當是師傅

收受了。聊以自慰又過十來日瞿鐵老回來了。吳振楚說了失竊的情形瞿鐵老甚爲驚異親到吳

振楚房中間被褥桌橈移動的樣子。吳振楚照那日的形式做給瞿鐵老看。瞿鐵老祇管把頭

搖着。鐵老大有偵探神氣吳振楚問道師傅爲甚麼看了不住的搖頭呢。瞿鐵老道我因看這賊來得太

希奇本地方不端的人因有些畏懼我不敢在近處動手。此是一層近處沒有大富人外來的盜賊

不脛在此地動手。至於我在這廟裏休說本地的人便是江湖上也少有不知道我是一文

錢沒有的。有誰巴巴的跑到這裏來行竊呢。此是二層並且這偷銀子的人舉動也太奇怪。將被褥

翻亂還可說得過去。是恐怕有金銀藏在被褥底下。至於這桌橈底下空洞無物一望可知。如

何用得着移開呢。此是三層○鐵老真有偵探神氣吳振楚本是一個粗心的人聽了祇覺得是奇怪却想不出

甚麼理由來也懶得仔細研究祇繼續着苦練工夫。練滿了半年便問師傅可以下山了麼。瞿

鐵。老。道。仍。得。照。前。次。的。樣。試。試。看。瞿。鐵。老。這。回。左。手。拿。了。一。條。旱。烟。管。旱。煙。管。一。露。右。手。仍。用。兩。個。指。頭。拈。着。一。條。虎。筋。邊。吸。着。旱。烟。邊。跨。上。木。樁。教。吳。振。楚。拉。扯。又。是。一。種。神。氣。吳。振。楚。盡。力。拉。了。一。下。虎。筋。不。會。拉。斷。瞿。鐵。老。也。不。會。拉。動。祇。見。旱。烟。斗。上。的。烟。灰。被。拉。得。掉。下。了。些。兒。吳。振。楚。正。心。中。慚。愧。瞿。鐵。老。倒。興。高。采。烈。的。跳。下。來。笑。道。行。了。祇。這。一。下。工。夫。已。是。不。容。易。找。着。對。手。了。縱。我。在。這。裏。雖。收。了。不。少。的。徒。弟。然。祇。你。一。個。人。的。年。紀。最。大。你。要。算。是。我。的。大。徒。弟。因。此。不。能。媽。媽。糊。糊。的。放。你。下。山。去。於。今。你。的。武。藝。在。懷。抱。絕。藝。的。山。林。隱。逸。之。士。當。中。就。出。手。不。得。收。然。在。江。湖。上。儘。管。橫。行。南。北。包。你。不。會。遇。見。對。手。不。過。在。我。門。下。學。武。藝。的。人。待。人。接。物。務。以。禮。讓。爲。先。非。到。萬。不。得。已。不。許。動。手。打。人。尤。不。許。傷。人。要。害。至。理。名。言。學。武。技。者。皆。當。銘。之。座。右。你。此。番。成。功。下。山。一。切。行。爲。務。必。謹。慎。倘。若。仗。着。所。學。的。工。夫。無。端。將。人。打。死。或。打。傷。那。怕。在。數。千。里。以。外。我。得。信。非。常。迅。速。那。時。決。不。輕。恕。你。諄。囑。再。三。引。出。吳。振。楚。之。實。語。吳。振。楚。道。不。敢。欺。瞞。師。傅。弟。子。此。番。傾。家。蕩。產。出。來。學。武。藝。爲。的。是。要。報。仇。雪。恨。弟。子。祇。要。將。仇。人。制。服。了。以。後。斷。不。敢。輕。易。和。人。動。手。說。出。習。藝。本。意。瞿。鐵。老。點。頭。道。既。是。爲。報。仇。學。武。藝。那。就。不。在。此。例。祇。是。你。的。仇。人。是。誰。用。得。着。這。們。苦。練。了。工。夫。去。報。復。吳。振。楚。道。仇。人。却。是。個。無。名。小。卒。和。弟。子。同。鄉。的。姓。陳。名。志。遠。癆。病。鬼。一。般。的。東。

西倒有些兒本領。

此時方說出仇人名姓。

瞿鐵老很驚詫的問道：誰呢？陳志遠嗎？吳振楚應是鐵瞿老仰天

歎了口氣道：

歎氣甚奇。

你怎麼會和他有仇？吳振楚看了瞿鐵老的神氣也驚訝道：師傅倒知道他

嗎？他和弟子的仇深得很呢。師傅爲甚麼歎氣？瞿鐵老道：你的仇人既是陳志遠，快不要說報

復的話了。

駭人語。

吳振楚問道：爲甚麼呢？師傅和他有交情麼？瞿鐵老搖頭道：不是不是，可惜你

不早把這話說給我聽。吳振楚道：早說給師傅聽，怎樣？瞿鐵老道：早說給我聽，也不至教你受

這二年半的辛苦。

駭人語。

吳振楚聽了，仍是不懂，問爲何可以不受這二年半的辛苦？瞿鐵老道：

你要報陳志遠的仇，休說練這二年半，不是他的對手，便練到和我一樣，也不是他的對手。你

這一輩子也不要望有報復的時候。

駭絕怪絕。

吳振楚見是這們說，知道自己師傅不會說謊話。登

時想起從前受的羞辱，和二年半的白辛苦，祇氣得伏在瞿鐵老跟前痛哭，不知瞿鐵老怎生

擺佈。吳振楚的報仇究竟怎生報法，且俟第四十九回再寫。

總評

世之研攻學藝者，第一步須能忍耐，不忍則心粗氣浮，安有進步之希望。吳振楚氣質暴戾，繆大少固窺知之矣。故上山之初，先使小兒曹挫辱之，以折其氣。吳振楚能忍而不發。

於是乎可與言技藝矣。

瞿鐵老以走路比習武。說理甚精。譬喻亦十分透闢。由此可知世人求學之初。最宜謹慎。身入岐途。欲自反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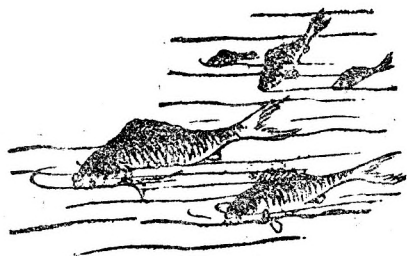
瞿鐵老先天後天之說。理尤精深。與今之談力學者。頗多吻合。此老不第一拳藝家。直是一科學家也。

此回寫瞿鐵老繆大少二人。迷離愉快。大有仙意。是技也而進於道矣。我頗疑世傳所謂仙靈者。大率皆瞿鐵老繆大少類耳。

瞿繆二人下山。是一個悶葫蘆。吳振楚失竊。又是一個悶葫蘆。作者不肯表明。閱者爲之悶煞。

吳振楚將下山。瞿鐵老忽謂此仇不能報。臨了反筆一振。遂使此回格外精采。文章之妙。全在此等地方。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十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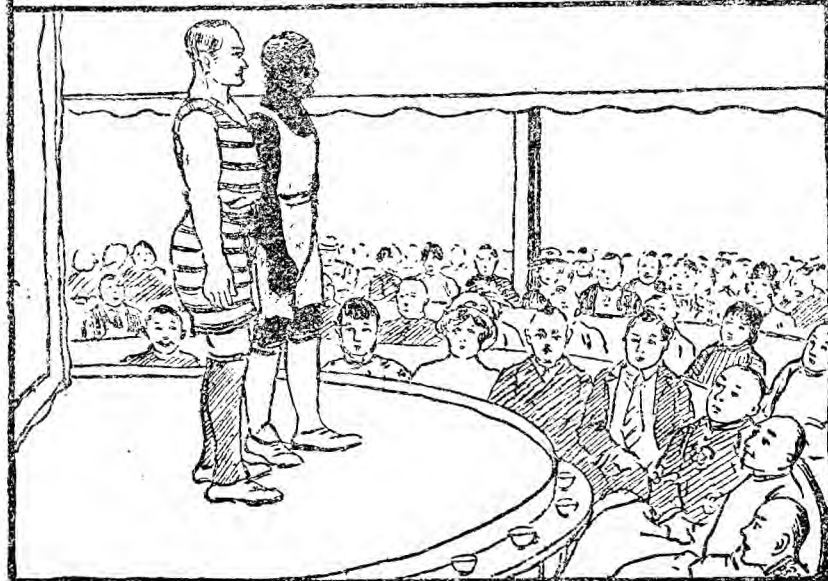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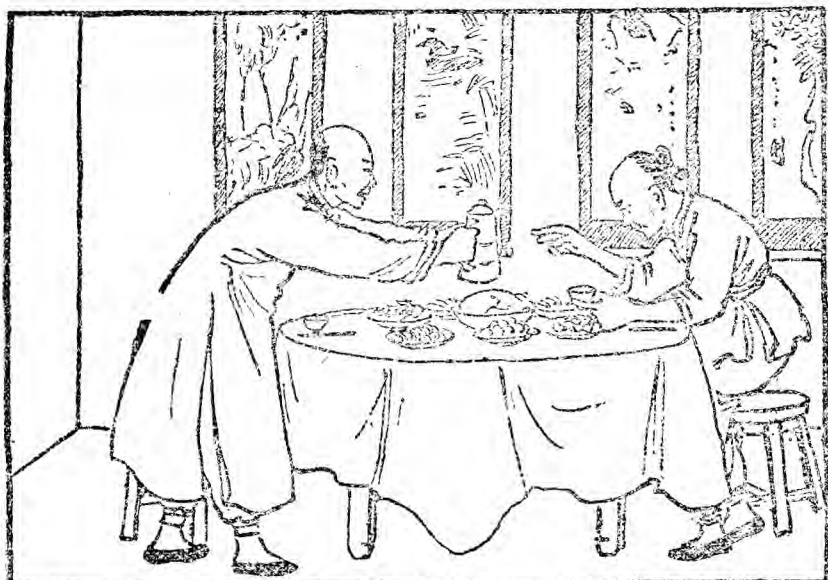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十九回

看比武又見開路神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九回 巧報仇全灑旱烟管 看比武又見開路神

話說瞿鐵老見吳振楚竟伏地痛哭。連忙攙扶起來說道：「不必這們傷感。你且將你和陳志遠怎樣結下了這般深仇大恨的緣因說給我聽。我或者還有一點兒法設。」後文吳振楚這才措乾了眼淚說道：「弟子和他結仇的緣因說起來。本是弟子的不是。是吳振楚能自知其不是。雖明知錯在自己。却萬分丟不開當時的痛楚。忘不掉當時的羞辱。就是弟子在家鄉的聲名。若不能報復。陳志遠也就不堪聞問了。」此時吳振楚對於陳志遠已無不解之仇。其所念念不忘者特爲自己之顏面計耳。隨即將幼年時與陳志宏兄弟結交首尾及兩次受辱情形大略說了一遍。瞿鐵老微微的點頭笑道：「幸虧你多在此練了半年。於今還有一點兒法子。可設若在半年以前下山去。就無論甚麼人。也沒有方法。」半年之關係如此說得奇怪。吳振楚聽得還有法設。頓時不覺心花都開了。笑問道：「有甚麼法子請師傅說出來也好。弟子快活快活。」即讀者亦急欲知之。瞿鐵老笑道：「我有一件法寶。可暫時借給你帶下山去。你拿

了。這法寶保可以報陳志遠的仇。忽然說出法寶二字奇絕怪絕○閱者試掩卷猜之此書豈真欲如封神榜西游記之大談法寶耶吳振楚欣然說道師

傳肯是這們開恩將法寶借給弟子但能報復了陳志遠的仇不僅今生今世感師傅天

高地厚的恩典來生變犬馬也得圖報答師傅祇不知是一件甚麼法寶現在師傅身邊沒有

法寶安在我亦急欲知之瞿鐵老笑道法寶自然是隨身帶着的豈有不在身邊的道理不過我這法寶說值

錢是無價之寶說不值錢便一文錢也不值。吳振楚急欲知法寶爲何物而瞿鐵老偏不肯說出其實乃是作者故弄狡獪也吳振楚道這法

寶果能給弟子報仇那怕一文錢不值也是法寶師傅借給弟子弟子敢當天發誓祇對陳志

遠使用一次使過了卽送還師傅決不損傷半點請師傅儘管放心。吳振楚發急瞿鐵老隨手將旱

煙管遞給吳振楚道我也知道你決不會損傷半點不過得仔細些提防遺失了吳振楚伸手

接了旱煙管以爲瞿鐵老要騰出手來好從身邊取法寶。我亦以爲如此等了一會不見他從身邊拿

出甚麼法寶來祇得問道師傅的法寶在那裏師傅拿給弟子呢還是要弟子自己去拿咧瞿

鐵老指着旱煙管笑道這不就是法寶嗎。旱煙管與算吳振楚不覺怔住了他本是一個性情極

暴躁的人至此已禁不住心中生氣逞口而出的說道原來師傅還是和弟子開玩笑尋弟子的

的開心的啊。我亦以爲尋開心瞿鐵老正色說道你這話怎麼講誰尋你的開心你敢小覷這旱煙管麼

說得鄭重。你知道甚麼。這旱烟管的身量說起來得嚇你一跳。便是封神傳上廣成子的翻天印也

趕不上他。偏要引封神傳爲證一若此旱烟管真是法寶也者你知道甚麼。敢小覷他麼。復一句更見鄭重吳振楚見瞿鐵老說得這般

認真。思量師傅是個言行不苟的人。現在我痛哭流涕求他的時候。他豈有和我開玩笑的道理。我剛才這兩句話太說的該死了。再不謝罪。更待何時。

忽然明白隨即雙膝跪下地叩頭說道。弟子剛才回師傅的話。罪該萬死。千萬求師傅念弟子粗魯無知。報仇的心思。又太急切。所以口

不擇言。瞿鐵老扶起他來。說道。這條旱烟管本來不能頃刻離我身的。說得旱烟管如此寶貴。真是怪事因見你

哭的可憐。又見並不是真有了不得的大仇恨。非將陳志遠殺死不可。才肯把他暫借給你。使

用一回。誰知你倒疑心是假的了。吳振楚一面諾諾連聲的應。是一面看這旱烟管有甚麼特

別驚人的所在。無論何人讀至此處亦必以此旱烟管有特異之處也這旱烟管通體是黃銅製的。烟嘴烟斗和中間的烟管

相連。是整的不能像平常的旱烟管。隨意將烟嘴烟斗取下來。烟斗底下有一個小竈。鑿用木

塞子塞了。式樣頗奇以意度之。必是因烟斗取不下來。吸食過久了。管裏填滿了煙油。煙垢。煙斗是

彎的。不好通出來。留了這個竈。鑿通煙油。煙垢。便當些。平時因恐洩氣不好吸。所以用木塞子

塞了。表明烟管下有洞之故這烟管和尋常烟管特別不同的地方。就在這點。閱者必以爲此特異之點大以外

有關係誰知後來却又不然

的煙荷包和配掛着好看的零件一切都與旁人的旱煙管一樣實在看不出有可以當做法寶的好處來祇得說道法寶是到了弟子手裏但是應該怎生祭法師傅還不曾把咒詞傳給弟子吳振楚真以為可祭在空中之法寶妙極瞿鐵老道用這法寶沒有咒詞你祇好生帶着歸家逕到陳志遠家裏去見面就雙手將這法寶高高的捧着儘管大膽叫陳志遠跪下他一見這法寶你叫他跪下他決不敢違抗你不叫他起來他就有通天的本領也不能起來法寶之力量如此愈說愈覺其可怪你便可當面數責他或用法寶打他一頓不過不能傷他的要害如此報仇可怪之至你自覺仇已報了就帶着法寶回家你法寶不離身陳志遠無論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決不能奈何你說得早煙管神妙無比吳振楚半信半疑的問道師傅這法寶祇能暫時借給弟子有法寶在身陳志遠是不能奈何我然一旦將法寶退還了師傅陳志遠不又得找弟子報仇嗎吳振楚大有永久欲得法寶之意矣瞿鐵老笑道冤冤相報本無了時祇是我知道陳志遠的爲人你儘管找他報仇他但能放你過去時沒有不你去相深甚你和他既是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人而你與他結仇的緣因錯處又不在他你這番回去祇要略佔了些上風就應該知道回頭將前事丟開彼此做個朋友豈不彼此都沒有冤仇了嗎瞿鐵老忽作和事老其言甚正又極動聽宜吳振楚之能遵從也吳振楚聽了這些話心裏總不覺有些疑惑這旱煙管不知是不

是。可。以。制。服。陳。志。遠。的。法。寶。將信將疑然當下除了依遵瞿鐵老的話沒有旁的方法遂向瞿鐵老

作辭仍挑了那一百串錢下山回鳳凰廳來這番回家不比前番出來須隨處停留打聽得多

耽擱時日這回一帆風順沒經過多少日子便到了鳳凰廳。文筆簡潔吳振楚在鳳凰廳城裏的聲

名既大城裏的人不論老幼男女不認識吳振楚的絕少。大名鼎鼎當他兩次受辱及傾家出門的

時候風聲已傳遍了滿城很有不少的人替陳志遠耽憂都說吳大屠夫不回來則已回來定

得與陳志遠見個高下。夾寫旁人心理陳志遠終日坐在家中事奉寡嫂如事老娘一樣也不出外尋

師傅練武藝祇怕將來要敗在吳大屠夫手裏這些話也有人說給陳志遠聽陳志遠祇當沒

有這回事的從容笑着說道我和吳大屠夫有甚麼仇他是出門做生意去了毫不與我相干

藝高人胆大而不認有仇更妙這日吳振楚回到了鳳凰廳消息又登時傳遍了滿城。可知衆人均極注意有一部分人親眼

看吳振楚挑着一百串錢回來的就推測吳大屠夫這番出門必是不會找着師傅所以仍舊

將挑去的師傅錢挑了回來。一種人之見解也有人說若不會找着師傅練好了武藝吳大屠夫是個

要强爭勝的人決不肯仍回鳳凰廳來。又是一種人之見解這兩種推測都有相當的力量一般好事之徒

就攏到吳振楚的寓所想探一個明白。即我亦要看個明白吳振楚也不敢將帶了法寶回來的話對一般

人提起，又不敢遲延，恐怕陳志遠逃避到家，隨即更換了衣服，慎重將事的提了那法寶。旱煙管大踏步走到陳志遠家來。心急如焚正遇着陳志遠，閑立在大門口。吳振楚見面，心中不由得有些害怕。害怕得妙惟恐法寶沒有靈驗，則這場羞辱比前兩場必然還要厲害，待不上前去罷。一則已被陳志遠看見，一則後面跟了一大羣看熱鬧的人，退縮也是丟臉。真是進退維谷逼得沒有法使，祇得回憶師傅吩咐的話，試用雙手將旱煙管高高的捧起來，且看效驗怎樣。想不到這旱煙管的力量真比廣成子的翻天印還要厲害。妙語與上文呼應陳志遠原是閑立在大門外，意態十分瀟散。一見吳振楚，早煙管捧起來，立時改變了態度，彷彿州縣官見着督府一般。譬喻得妙連忙抖了抖衣袖，趨前幾步，恭恭敬敬的對吳振楚請了個安，起來垂手侍立，不敢抬頭。怪事吳振楚得了這點兒效果，果膽就壯起來了。放下臉來說道：「陳志遠，你自己知罪麼？」陳志遠躬身答道：「是知罪。」奇極怪極吳振楚道：「你不應該兩次羞辱我，今日見面，我非打你不可。」陳志遠祇連聲應：「不敢抬頭。」奇極怪極吳振楚喝道：「還不跪下。」陳志遠應聲，雙膝往地下一跪。奇極怪極吳振楚舉着旱煙管，沒頭沒腦的就打，打得陳志遠動也不敢動一動。旱煙管之勢力如此，真是匪夷所思一般看熱鬧的人都說：「吳大屠夫這番出了氣了。」吳振楚聽了這種口聲，覺得自己有了面子。面子已得可以止矣即停手說道：「我的仇

已報了你起來。罷。我要回去了。陳志遠立起身來。吳振楚轉身要走。陳志遠極誠懇的挽留道。很難得。吳大老闆的大駕光臨。請進寒舍。喝杯水酒。我還有要緊的話說。忽然挽留吳振楚心想。

着法寶不離身。他是奈我。不何的。且看他有甚麼要緊的話。和我說。有恃無恐隨即點頭應允。陳志

遠側着身體。引吳振楚到家裏。推在上座。恭敬吳振楚祇緊緊的握住法寶。陳志遠並不坐下。

相陪。即進裏面去了。好一會。才親自搬出一席很豐盛的酒菜來。仍請吳振楚上座。自己主席

相陪。備酒款待更是怪事。祇殷勤敬酒。敬菜。並不見說甚麼要緊的話。吳振楚心裏好生疑惑。實在想不出

陳志遠怕旱煙管的理由來。憑空如何他是個生性爽直的人。至此再也忍不住了。陳志遠又立

起來敬酒。吳振楚伸手按住酒壺說道。我酒已喝够了。用不着再喝。並且我心裏有樁事不明

白。酒喝的越多。越是納悶。於今我的仇已報過了。知道你是個度量寬宏的人。必不至因剛才

的事記恨我。我願意從此和你做一個好朋友。不知你心裏怎麼樣。齊行乃師之言吳振楚不失為好徒弟陳志遠

道。祇要吳大老闆不嫌棄我。這是再好沒有的事。在陳志遠亦急欲解除宿怨也吳振楚喜道。我今日罵也罵了。

你打也打了你。我知道我的本領比你差遠了。有自知之明祇是你爲甚麼見了這旱煙管就俯首

帖耳的由我罵。由我打。還要留我喝酒。這是個甚麼道理。我真不懂得。還得請你說給我聽。才

好。我。因。存。心。從。此。和。你。做。好。朋。友。所。以。不。妨。問。你。這。話。我亦欲問讀此書者何人欲問也陳志遠笑道：你至今還

不。懂。得。這。道。理。嗎？吳振楚道：我實在是不懂得。若懂得，也不問你了。呢？陳志遠道：你不是瞿鐵

老。的。徒。弟。嗎？忽然提起瞿鐵老吳振楚很詫異的說道：你怎麼知道我是瞿鐵老的徒弟？陳志遠笑道：我

若。不。知。道。也。不。怕。這。旱。煙。管。了。吳振楚道：我雖是瞿鐵老的徒弟，祇是瞿鐵老交這旱煙管給

我。的。時。候。並。不。曾。向。我。說。出。你。怕。這。東。西。的。道。理。來。我。一。路。疑。心。這。東。西。靠。不。在。直。到。剛。才。方

相。信。這。玩。意。兒。真。有。些。古。怪。煞是古怪非人所能料但是像你這們有能爲的人，怎的倒怕了這一尺長的

旱。煙。管。這。道。理。我。再。也。猜。不。透。我恐讀者無有能猜得透者陳志遠道：瞿鐵老不會說給你聽，怪道你不知道

你。於。今。和。我。算。是。一。家。人。了。不。妨。說。給。你。聽。我。和。瞿鐵老原是師兄弟。忽然又是師兄弟出人意外我們師兄

弟。共。有。三。人。大。師。兄。就。是。瞿鐵老。第二個是我。第三個是我師傅的兒子。年紀很輕，性情很古

怪。文。學。極。好。只三句顯出只怪人物我們師傅姓繆，師弟叫繆祖培。一般人都稱他繆大少爺。繆大少爺之名字到此方纔表

白。吳振楚聽到這裏，跳起來說道：原來你是我的二師叔。我到瞿鐵老那裏去做徒弟，就是三

師。叔。繆。大。少。爺。寫。信。教。我。去。的。此時真是陳志遠點點頭，接着說道：我們三個人當中論爲人正

直。無。私。居。心。仁。厚。算。瞿鐵老爲最。論爲人機智多謀，學問淵博，就得推三師弟。各有所長祇我沒甚

麼好處就祇師傅下來的工夫我比他兩人略能多領會些兒自謙之辭○可見陳志遠之工夫比瞿鐵老繆大少爲高在四

個月以前我師傅老病發了我得信趕去想順便邀瞿鐵老同行才走到那筆鋒山下就見你

昂頭掉臂的向山下走來我料見面必然尋仇連忙躲過一邊讓你過去可見陳志遠處處讓人及絕非好勇鬪狠之徒也

至山下看時廟裏一個人也沒有向山下的瞿鐵老徒弟家一打聽知道已在數日前和繆大

少爺同下山去了補出繆大少招瞿鐵老下山之故又打聽了你到那裏拜師的情形回身上山取了你一百多

兩師傅銀因怕你在山上用不着銀錢無緣無故不會去床底下翻看銀兩隔多了日子發覺

出來或不免誣賴許多同學的小兄弟所以故意將椅子移開被褥翻亂使你回去一望就知

道失竊補出吳振楚失竊之故幾個悶葫蘆到此方纔打破吳振楚又跳起來指着陳志遠笑道好好師叔偷起姪兒的銀

子來了我說旁人那有這們大的膽量敢到那山上去偷銀子陳志遠笑道我並不需要銀子使

用是有意和你開玩笑的銀子還是原封未動就還給你罷旋說旋從懷中摸出那銀包來遞

到吳振楚面前不如此則不成其爲陳志遠矣吳振楚連忙推讓道這銀兩本是應送給師傅的師傅不受就送

給師叔也是一樣樂得慷慨陳志遠大笑道那麼我便真個成了小偷了吳振楚再想讓陳志遠已

繼續着說道我那日從筆鋒山趕到師傅家師傅已病在垂危不住的向家裏人問我到了沒

有我一到師傅就勉強掙扎起來吩咐道我練了這身武藝平生祇傳了你們三個徒弟我知道我這家武藝將來必從你們三人身上再傳出許多徒弟來不過我家這武藝不比尋常傳授不得其人貽害非同小可所以武藝授人者所以不可不防我上面雖有師承然法門到我手裏才完備就以我爲這家武藝的師祖我也居之無愧我於今快要死了不能不留下幾條戒章來使你們以下的人有所遵守師傅說到這裏就念了幾條戒章教三師弟寫了戒章從略是文章簡潔處接着說道戒章雖然寫在這裏祇是若沒有一個執掌戒章的人就有人犯了戒也沒人能照戒章去處罰他你們三人之中祇有大徒弟爲人最正直這戒章暫時交他執掌將來再由他委正直徒弟執掌自後無論是誰的徒弟見了執掌戒章的人就和見了我一樣我這條旱煙管此時也傳給大徒弟將來大徒弟委執掌戒章也連同旱煙管一同傳給犯了戒章的卽用這旱煙管去責打如敢反抗便是反抗師祖須逐出門牆之外瞿鐵老之旱煙管原來尚有如此一段歷史師傅吩咐完了就咽了氣所以我一見你捧出這旱煙管我就知道是瞿鐵老給來報復我的一切說明吳振楚聽出了神至此忽然雙手擎着旱煙管立起來說道該死該死既是這們一個來歷這旱煙管不應我執掌就交給師叔將來求師叔轉交給師傅罷吳振楚居然知禮陳志遠道你師傅並非交你掌執也沒教你託

我轉交你帶回好生供奉着便了。吳陳二人的冤仇就此解決了。一言後來又過了兩年。陳志遠

的寡嫂死了。陳志遠替姪兒成立了家室。置了些產業。寫陳志遠始終篤於友愛自云入山修道。就辭別親友。

不知去向。收過陳志遠吳振楚的武藝於今鳳凰廳城裏正在盛行。已有不少的徒弟。吳振楚的事

既已在這夾縫中交待清楚了。收過吳振楚於今却要接敘霍元甲師徒和農勁蓀在上海與沃林

訂約的事。依舊歸來霍元甲身上話說這吳振楚去了之後。霍元甲對農勁蓀說道。我見震聲喜孜孜的進

來說。有人要會我。我滿心歡喜。以爲是沃林那裏打發人來了。誰知却是這們一個不相干的

人。說出自己之誤會農勁蓀笑道。我也祇道沃林那裏派來的。這姓吳的也是合該要來上海跑這們一

趟。他到天津不害病。固然可以看得見四爺。我那日從四爺棧裏出來。在街上遇見他。若不是

因他眉目間帶些殺氣。估料他不是善良之輩。也得上前問問他的姓名來歷。他一提是特地

到天津找四爺的。我豈有個不引他見四爺之理。世事往往如此一若冥冥中早已註定者霍元甲道。就是農爺那時引

他來見。我也決不至收受他做徒弟。並不是因霍家迷蹤藝不傳外人。如果真有誠實好學的

人。我也未嘗不肯破例。不肯拘守成規霍元甲自是英雄卽如震聲在我這裏表面上雖不曾成日的教他。使拳

踢腿。然骨子裏和他時常談論的。有那一拳那一脚。不是霍家迷蹤藝的精髓。卽以劉震聲爲證我其所

以決不會肯收這漢子做徒弟的緣因。祇是爲他生成一副兇神惡煞的面相。一望就知道不是個好玩意兒。此時拒絕他很容易。日後懊悔就難了。當今之世徒擇師亦不可不擇徒農勁蓀連點頭應是。

霍元甲道：方才因這漢子一來把我的話頭打斷了。我們還是到沃林那邊去催促一番麼？舊依

折到比武一層農勁蓀說好。於是三人又往靜安寺路去訪沃林。這時沃林不在家。有個當差的中國

人出來說：沃林到南洋去了。就在這幾日之內仍得回上海來。外國人如此不可靠霍元甲聽了心中好生

不快。對農勁蓀說道：一般人都說外國人最講信用。原來他們外國人的信用是這們講的。他

自己約我們在上海等通知。既要到南洋去怎麼也不通知我們一聲呢？確是講不過去農勁蓀道：這

當差的既說就在這幾日內仍得回上海來。他必是自己沒有把握。若寫信或打電報去和奧

比音商量。一則難得明瞭。一則往返耽擱時日。不如親自走一遭。當面商量妥洽。再來應付我

們。猜透沃林心理這倒不是隨便推諉的舉動。沒奈何祇得耐煩再等他幾日。霍元甲勉強按納住火

性歸寓。這夜連晚膳都懶得用。寫霍元甲十分焦燥次早和同寓的許多天津商人在一個食堂裏用早點。

霍元甲生性最怕招搖。英雄心性自與常人好名者不同雖和許多天津商人住在一塊。並不曾向人通過姓名。

這一般天津商人當中沒一個腦筋中沒有霍元甲的名字。威名震世却沒一個眼睛裏見過霍元

甲的面貌。因此霍元甲在這客棧裏住的好幾日同住的沒一人知道。可謂失之交臂每日同食堂吃

飯。霍元甲祇是低着頭不說話。越是有名人物越怕招搖這時正在一塊兒用早點。霍元甲聽得隔桌一人和

同坐的說道才去了一個外國大力士於今又來了兩個外國大力士不知外國怎麼這們多

大力士接連有得到上海來。語語入耳同坐的答道外國若沒有這們多大力士如何能有那們強

梁呢我中國若有這們多大力士也接連不斷的到外國去一照樣顯顯本領外國人也不敢

事事欺負我們中國了。雖是胡說亦足以激人起尙武之心霍元甲聽了這類沒知識的話雖覺好笑然於今又來

了兩個外國大力士的那一句話入耳驚心禁不住想向那人打聽個明白祇是還躊躇不會

開口隨即就聽得那同坐的問道於今來的兩個也是英國人嗎。借一問一答以表出之你怎麼知道又來

了兩個的那人道不是英國人却弄不清楚我是剛才看見報上有一條廣告好像說是一

個白國的大力士一個黑國的大力士約了今日下午在張園比武。白國黑國妙活是無知識人語也同坐的說

道這倒好要子有一個白國的大力士居然有一個黑國的大力士和他配起來可惜我今天

沒工夫不然倒要去張園瞧瞧這把戲。以比武爲把戲真是奇談霍元甲聽了這些胡說亂道的话料知便向

他們打聽也打聽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向此種人打聽可謂問道於盲看農勁蓀已用完早點回房去了遂也起

身走到農勁蓀房中。祇見農勁蓀正立在桌子跟前。低頭翻看報紙。霍元甲開口問道。方才那人說。又來兩個大力士的話。農爺聽得麼。那裏有甚麼黑國白國。祇怕是信口亂吹的。霍元甲意尚不信

農勁蓀抬頭答道。不是有這們一回事。我今早看報。不會在廣告上面留神。沒看出來。就因聽

得那人說是在報上看見的。所以連忙回房。向報上尋那條廣告。可見農勁蓀亦甚留意也還好。很容易的。被

我尋着了。兩個外國大力士。今日午后。在張園比武。這些話。那人都說的不錯。祇是一個是白

種人。一個是黑種人。原來如此。一入無知識人。口中便成白國黑國矣。這廣告標題。就是快看黑種人與白種人比武。四爺

若高興去瞧。我就陪四爺去一趟。霍元甲道。他們黑種人。白種人。平白無故。爲甚麼要跑到上

海來比武。比武就比武。爲甚麼要在張園比。更爲甚麼要在中國報紙上登廣告招徠。看客這

那裏是認真比武。借着比武騙錢罷了。道一語這廣告上也自稱大力士嗎。農勁蓀點頭笑道。當

然是大力士。若不是大力士。平常人打架。有誰肯花錢去看。說得有趣霍元甲道。既是一般的。自稱

大力士。一般的。到中國招搖撞騙。我來上海幹嗎的。爲甚麼不高興去奧比音打不着。就打打

這兩個也是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總之。我抱定宗旨。不問是那一國的大力士。到中國來不賣藝騙錢。

就罷。要賣藝騙錢。便要。不給我。知道才好。知道是免不了。要和他見個高下的。一腔義忿我不幸被

他打輸了才心甘情願讓他們在中國橫行農勁蓀笑道這自是變相的賣藝騙錢方法不然也不是這們招搖了識這日午餐霍元甲的飯量比最近三四日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以飯量之增襯出霍

元甲之得意是旁敲側擊法

吃了午飯仍是師徒二人跟着農勁蓀到張園廣告上載的午后二時開幕這時

還不到一點鐘場內的中西看客已是擁擠得連足都插不進了可知此法依霍元甲的意思進

場不等開幕就要農勁蓀先去和那兩個自稱大力士的交涉性急十分農勁蓀不肯魯莽說他們

今日廣告上載的是白種人與黑種人比武並沒載出黃種人來他們憑這廣告招來這們多

看客在勢已不能臨時更改惹起許多看客的反對就情勢言確是如此並且我們事前一次也不會和他

們接洽此次突如其來他們猜不透我們是何等能耐的人而比武又是大之關係性命小之

關係名譽的事這時去交涉眼見得他們決不肯一口承認十九也是和在天津與俄國大力

交涉一樣透猜得我們既花了買入場券的錢何不等到看了再說免得去碰他們的釘子霍元

甲祇得依從一會兒兩個自稱大力士的出場了西人的體魄本來比中國人高大這兩個自

稱大力士的體魄更比一般西人高大就外表面西人確是動目晃晃蕩蕩的走出場來儼然和一對開路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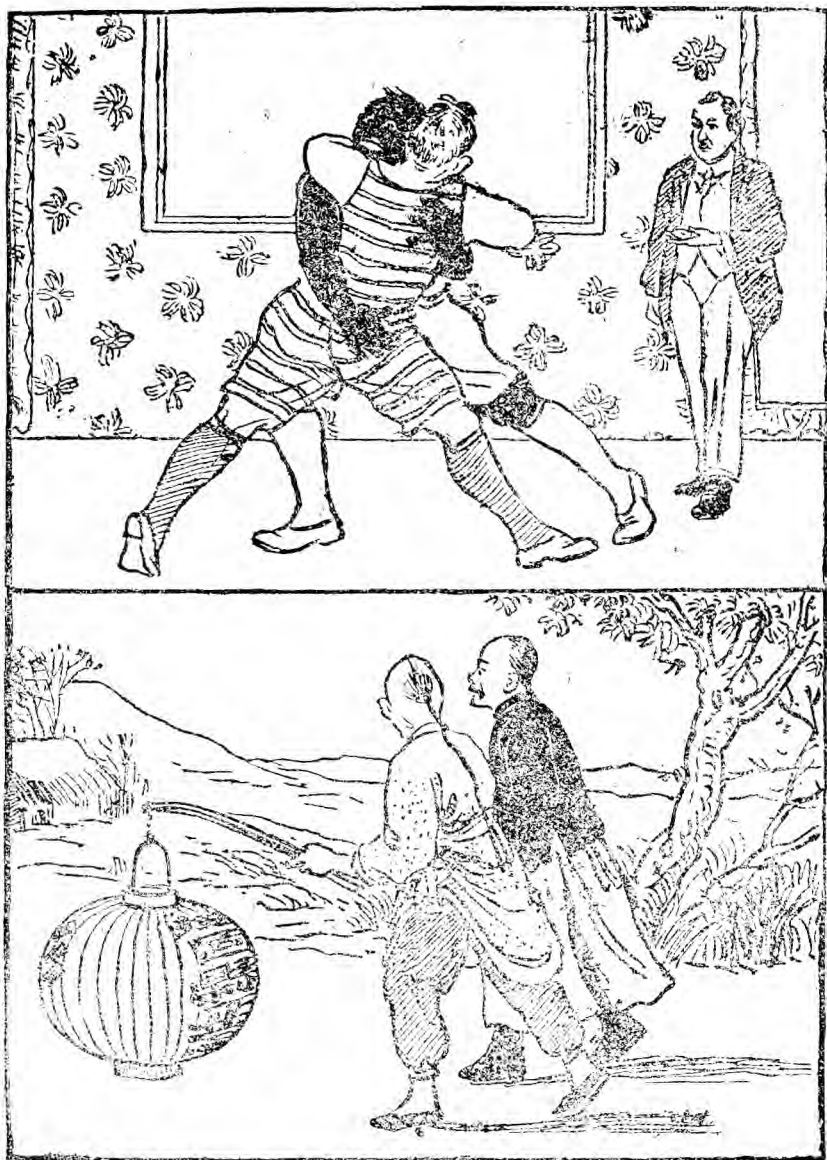
相似那立在右手邊的黑人就像是一座鐘鐵塔姑不論兩人的力量如何就憑這兩副體魄

已能使一般看客吃驚。所謂賣相好者是也兩人出場對着行了一鞠躬禮。並不開口說話。分左右挺胸站着。隨卽有兩個西人出來。帶了一個三十來歲的西裝中國人在後面。先由中國人向看客說明比武的次序。原來先用種種笨重的體育用具。比賽力量。最後才用拳鬥。寫種種手續十分細到不知二人比賽誰勝誰負。霍元甲如何與二人交涉。且俟第五十回再寫。

總評

上回瞿鐵老謂吳振楚之仇。無法可報。說得斬釘截鐵。幾乎絕無轉圜之餘地矣。而此回忽然用半年前與半年後之分別。一筆兜轉。妙在此一種理由。上文早有伏筆。故說來並不突兀。譬之奕棋。入手所佈閑着。此時咸得應用矣。

瞿鐵老以旱煙管爲法寶。授之吳振楚。吳振楚如法用之。果能將陳志遠制服。此一段令人如讀西游封神。而疑旱煙管真爲法寶矣。及至一旦說明。則又恍然大悟。毫不足怪也。此一回乃吳振楚傳之結果也。以前種種悶葫蘆。到此一一打破。讀之使人十分暢快。吳振楚與陳志遠結怨甚深。乃終能渙然冰釋。言歸於好。結得使人不測。窺作者之意。蓋極力欲避去金光祖與羅大鶴之一段故事也。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五十回 會力士農勁蓀辦交涉 見強盜彭紀洲下說辭

話說兩個大力士在場上各用數百磅重的體育用具做了種種的比賽。白人比不過黑人。白人以體育自詡。觀此亦復徒然。在場看的白種人面上一個個都現出不愉快的顏色。白人愛其全種即此可見休息十來分鐘後兩個大力士都更換了拳鬥家的衣服帶了皮手套由那兩個跟着出場的西洋人立在場中將兩力士隔斷。寫比拳情狀十分細到二人手中都托着一隻鐵各自低頭看時刻在這時候兩力士各做出磨拳擦掌等待廝打的樣子。寫得神氣十足看錶的看得是時候了彼此對看了一下急忙幾步往後退開口裏同時呼着「一二三」其聲如聞三字剛才出口白力士已如餓狼搶食一般的噏得向黑力士撲去黑力士當胸迎擊一參雖擊中了却不曾將白力士擊退。白力士亦能○荷在一打便倒即不成其爲比拳矣白力士想伸手叉黑力士的頸子沒叉着順勢就將黑力士的頸子抱住了。將寫士之收却先寫其得勢反振一筆文章便不直看客中的西洋人全是白種看了這情形莫不眉飛色舞有鼓掌的有高

聲狂吼的且慢無奈白力士不替白種人爭氣得妙力量沒黑力士的大雖抱住了頸子禁不住黑力士將身體一扭扭得白力士立腳不牢身體跟着一歪黑力士趁勢掙脫了手就是一拳朝着白力士臉上橫打過去白力士避讓不及被打得栽倒在一丈以外寫兩人之交手一往一來歷歷如繪中國的看法一齊拍掌叫好西洋人就怒髮衝冠了西洋的習慣白人從來不把黑人當人類看待是世界上最人都知道的爲黑人鳴不平這番白人居然被黑人打敗了在場的白人怎得不以爲奇恥大辱有橫眉怒目對黑力士啣咕啣咕罵的有咬牙切齒舉着拳頭對黑力士一伸一縮的有自覺面上太沒有光彩坐不住提腳就走的夾寫旁人情形○白人素主平等乃其對待黑人不平若此作者固有激而發也種種舉動種種情形無非表示痛恨黑力士不應忘了他自己的奴隸身分公然敢侮辱主人的意思出入主令不平劉震聲看了這些情形便問農勁蓀道這許多看的洋人是不是都和這個打輸了的力士是朋友問得妙農勁蓀笑道其中或者有個是朋友決不會都是朋友劉震聲道一個個都像很關切的見這力士打輸了都做出恨不得要把那黑東西吃下去的樣子我想不是至好的朋友這又不是一件不平的事怎得做出這種樣子來劉震聲固宜不解也農勁蓀正待回答祇見場上的公證人已宣布閉幕看客紛紛起身便也起身對霍元甲道我們此時可以去交涉了

不答劉震聲而與霍元甲神情絕佳。霍元甲笑道：「我正看的心裏癢得打熬不住了。像這樣的笨牛居然也敢到中國來耀武揚威。若竟無人給點兒厲害他看，就怪不得外國人瞧不起中國人。說中國人是病夫了。」

說得慷慨激昂農勁蓀引着霍元甲師徒還沒走進內場，迎面遇着那穿西服的中國人農勁蓀忙向那人點頭打招呼。那人初走出來的時候，顯得昂頭天外，目無餘子的樣子。俗語及見農

勁蓀那種堂皇的儀表穿的又是西服，更顯得精神奕奕，魁偉絕倫。大約不免有些自慚形穢，連忙脫帽還禮。借此顯出農勁蓀丰采農勁蓀走近前說道：「剛才見先生代大力士報告，不知先生是不是擔任通繹，那人應道：「雖是兄弟擔任通繹，不過是因朋友的請託，暫時幫幫忙，並不曾受大力士之聘請。開幕的報告完了，兄弟的職務也跟着完了。但是先生有何見教，兄弟仍可代勞。」

農勁蓀表示了謝意。彬彬有禮從袋中摸出準備好了的三張名片來，對那人說道：「今日兩位大力士登場，名義上雖是私人比賽，然登報招來看客，看客更須買券，才能入場，實際與賣藝無異。敝友霍元甲特地來拜望兩位大力士，並妄想與大力士較一較力量，這位便是霍君。這位是霍君的高足劉震聲君，都有名片在此。這是兄弟的名片，論理本不應託先生轉達，不過要借重先生代我等紹介到大力士跟前，兄弟好向大力士表明來意。」辭意委婉是農勁蓀口氣那人接過名片看

了一看。連連點頭道。兄弟很願意代諸位紹介。請隨兄弟到這裏來。農勁蓀三人遂跟着那人走入內場。農勁蓀看兩個大力士都在更換常服。有幾個服飾整齊的西人。圍着一張餐桌。坐着談話。那人上前對一個年約五十多歲。滿臉絡腮鬚的西人。又出一個西人說了幾句話。將三張名片交了。回頭給農勁蓀等三人紹介。衆西人都起身讓坐。農勁蓀很委婉的將來意說明。此番話可以簡略不復細述矣衆西人面上都露出驚愕的樣子。一個個都很注意霍元甲。先聲奪人那有絡腮鬚

的西人。略略的躊躇了一下。對農勁蓀等陪笑說道。同請三位坐待一會。我與大力士研究一

番。再答復二位。與沃林之敵。行大率相同農勁蓀忙說請便。祇見衆西人都跟着走過一邊。和兩個大力士

竊竊私議。可知西人亦重其事一會兒。那有絡腮鬚的西人。帶了那個比賽勝了的黑大力士過來。和

農勁蓀等相見。二人都拿出名片來。原來那西人叫亞猛斯特朗。黑力士叫孟康。點出兩名姓亞

猛斯特朗向農勁蓀道。霍君想比賽。還是像今日這般公開的比賽呢。還是不公開的比賽呢。

農勁蓀問霍元甲。答道。自然是要像今日這般的公開比賽。不然我說將他們打得落花流水。

外間也沒人知道。霍元甲自己拿得穩故。欲當衆折辱西人也農勁蓀述了要公開的話。亞猛斯特朗道。既是要公開。雙

方就得憑律師訂立條約。免得比賽的時候。臨時發生出困難問題。此與沃林要求一樣。西人農

勁。孫道憑律師訂條約。自是當然的手續。不過兩位大力士。還是作一次和霍君比賽呢。還是分作兩次比賽呢。亞猛斯特朗道。祇孟康一人願意與霍君比賽。白力士已退避三舍比賽的時間與地點。須待條約訂妥之後。再與霍君共同商議。祇看霍君打算何時同律師來訂條約。農勁蓀與

霍元甲商量了一會。就定了次日。偕同律師到亞猛斯特朗寓所訂約。寫霍元甲十分性急當下說妥了。

作辭退了出來。霍元甲一路走着對農勁蓀笑道。此間的事真料不定。我們巴巴的從天津到

上海來。爲的是要和奧比音較量。近來時刻盼望的。就是沃林的通知。做夢也沒人想到沃林

的通知還沒到。又來了這兩個大力士。並且很容易的就把比賽的事說妥了。這裏到沒有沃

林那們種種故意刁難的舉動。人事之不能預測往往如此農勁蓀回頭對劉震聲笑道。你瞧你師傅。這幾日

等不着沃林的通知。急得連飯也吃不下。這時見又有笨牛給他打了。他就喜得張開口。合不

攏來。此借農勁蓀口中表霍元甲暗欣喜之狀不過據我看來。四爺且慢歡喜着。這裏也不見得便沒有種種故意刁

難的舉動。暗逗劉震聲道。他就是有意刁難。也不過和沃林一樣。要賭賽銀兩。沃林要賭賽一

萬兩銀子。尙且難不住師傅。難道這裏敢更賭多些。在師傅就祇慮賭的太多。一時找不着擔

保的鋪戶。不然是巴不得他要求多賭多賭。一百兩多贏。一百兩橫豎不過三拳兩腳。這銀子

怕。不。容。易。到。手。嗎。劉震聲說農勁蓀笑道。但願這裏也和沃林一樣。祇以要賭賽銀兩爲要挾。

不節外生枝的。發出旁的難題才好。世間的事。本來都不容易逆料。再複一筆總是三人一路談

論着。回到寓處。正走進客棧門。祇見迎面走出來一個容儀俊偉。服飾麗都的少年。來得步履

矯健異常。絕不是上海一般油頭粉面浮薄少年的氣概。罵煞海農勁蓀不由得很注意的向

他渾身上下打量。而那少年。却不不住的打量霍元甲。農勁蓀注意少年少年却霍元甲倒不在意。大

踏步的走進去了。農勁蓀回房向霍元甲說道。剛才在大門口遇着的那個二十多歲的後生

倒像是在拳脚上用過一會兒苦工夫的人。四爺留神看他。農勁蓀慧霍元甲搖頭道。我心

中有事。便是當面遇着熟人。人家若不先向我打招呼。我也不見得留神。此是並且這客棧門

口來往的人多。我從來出入不大向左右探望。是一個甚麼樣的後生。農爺何以見得。是在拳

脚上用過苦工夫的。農勁蓀還不會回答。卽見劉震聲擎着一張名片進來說道。接得這姓彭

的在外面等着。說是特拜訪師傅和農爺的。農勁蓀起身接過名片。看上面印着彭庶白三個

字。下方角上有安徽桐城四個小些兒的字。先出其人之心裏莫不就是那個後生麼。隨遞給霍

元甲看道。四爺可認識這彭庶白。霍元甲道。不認識。既是來看你。總得請進來坐。劉震聲應

是出去。隨即引了進來。農勁蓀看時，不是那少年，是那正着個主賓相見，禮畢就坐。彭庶白向

霍元甲拱手笑道：「庚子年在新聞紙上第一次得見先生的大名，那種空前絕後的豪俠舉動，

實在教人不能不五體投地的佩服。」先敘舊事當時新聞紙上不見農先生的大名，事後才知道農

先生贊襄的力量很大。像農先生這般文武兼資的人物，成不居名，敗則任咎，更教人聞風景

仰。恭維得面面圓到庶白本來從那時便想到天津拜望兩位先生，祇因正在家中肄業，家君監管得

嚴，不許輕易將時光拋廢，抽身不得，祇好攔在中心想望丰采。自敘想望之忱，家世即因之帶出嗣後不久，家君

棄世，在制中又不便出門，去年舍間全家移居上海，以爲不難償數年的積願了。誰知家君棄

世，一切人事都移到了庶白身上，更苦不得脫身。又自敘相見之無緣想不到今日在張園看大力士比

武，同學蕭君對庶白說：「霍先生和農先生都到了這裏，霍先生要找孟康大力士較量，因我替

大力士當通繹，霍先生等是由我介紹去見亞猛斯特朗的。」表出得信緣由庶白得了這消

息，立時逼着蕭君要他引到內場，見兩位先生，他說已不在內場了。不過霍先生曾留了住處

在亞猛斯特朗那裏，他從旁看得分明。當下就將霍先生的寓處告知了庶白，庶白不敢耽擱，

從張園逕到這裏來。這裏賬房說不曾回來，庶白正打算等一會兒再來，走到大門口，湊巧迎

面遇着。

極表出欽佩之
久趨謁之誠

庶白雖不曾拜見過兩位。然豪傑氣概。究竟不比尋常。所謂英雄
識英雄也回頭再

問賬房。果然說方才回來的。便是。今日得逢庶白數年積願。真可算是三生有幸了。一番話說得
十分誠懇

霍元甲聽彭庶白說完這一段話。自然有一番謙遜的言語。常略則略
文不支蔓這彭庶白雖才移居上海

不久。然對於上海的情形。非常清晰。上海有些體面的紳士。和有些力量的商人。彭庶白不認

識的很少。後來霍元甲在上海擺擂台。及創辦體育會種種事業。很得彭庶白不少的助力。忽

將後日事提起
一筆文殊跳脫講到彭庶白的歷史。其中實夾着兩個豪俠之士在內。彭庶白既與霍元甲發生

了種種的關係。在本書中也佔相當的地位。自不能不將他有價值的歷史。先行敘述一番。忽

又岔到彭庶白身上以
下便是彭庶白傳矣不過要敘述彭庶白的歷史。得先從他伯父彭紀洲述起。又從彭庶白折
到彭紀洲身上彭

紀洲是古文家吳摯甫先生的得意門生。文學自然是了不得的好。祇是彭紀洲的長處。却不

專在文學。爲人機智絕倫。從小便沒有他不能解決的難事。更生成一種剛毅不屈的性質。當

未成年的時候。在鄉間判斷人家是非口舌的事。便如老吏斷獄。沒有人能支吾不服的。長於
判斷

是非亦
是異才吳摯甫器重他。也就是因這些舉動。當時人見他在吳摯甫先生門下。竟比他爲聖門

中的子路。即此可見得彭紀洲的爲人了。比得
奇妙彭紀洲的學問雖好。祇是科名不甚順遂。四十

五歲才弄到一個榜下即用知事。在陝西候補了些時，得了城固縣的缺。彭紀洲到任才兩三個月，地方上情形還不甚熟悉。這日接了一張詞呈，是一個鄉紳告著名大盜胡九。出劫統率羣盜於某夜某時明火執仗，劈門入室，被劫去銀錢若干，衣服若干，請求嚴拏究辦。彭紀洲看了這詞呈，心想胡九既是著名大盜，衙裏的捕快總應該知道他些歷史，遂傳捕頭朱有節問道：「你在這裏當過幾年？」朱有節道：「回稟大老爺，下役今年五十歲，已在縣衙當過二十年，差了彭紀洲道：你既當了二十年的差，大盜胡九在甚麼年間才出頭犯案？」你總應該知道朱有節道：「下役記得胡九初次出頭犯案在三十年以前，這三十年來，每年每月漢中道二十四廳（民國以來已改府廳州為縣如甯羌縣那時為寧）縣中都有胡九犯的盜案，說得怕人。這三十年當中，胡九的積案纍纍，却不曾有一次破獲過。正兇祇因胡九的蹤跡飄忽不定，他手下的盜黨已破案正法的不少，祇胡九本人連他手下的盜黨都不知道他的蹤跡。因此胡九的盜案歷任大老爺費盡心力，都祇能捕獲他手下幾個盜黨，或追還贓物。極寫胡九之難捕彭紀洲聽了，怒道：「混賬！胡九是強盜，不是妖怪，既能犯案，如何不能破案？」見得明國家糜耗國帑，養了你們這些東西，強盜在境內打劫了二十多年，你們竟一次不能破獲，要你們這種東西，何用於今本縣給你

三天限。若三天之內不能將胡九拏獲。仔細你的狗腿便了。是老吏爽辣口氣朱有節見了彭紀洲那

盛怒難犯的樣子。不敢再說。諾諾連聲的退去了。次日一早。彭紀洲連接了四張詞呈。看去竟

都是告胡九率衆明火搶劫。駭人中有兩張所告的被劫時刻並是同時而地點却相隔百多

里。即此便是破綻彭紀洲看了不覺詫異道。胡九做强盜的本領。縱然高大一般。捕快都拏他不着。然

他沒有分身法。如何能同時在相隔百多里的地方打劫兩處呢。確是疑問他若不與捕快們通氣

那有犯了三十年的盜案。一次也不會破獲過的道理。確是疑問並且黑夜搶劫強盜不自己留

名失主怎的能知道。就是胡九胡九便有天大的本領。不是存心與做官的爲難。又何苦處處

留下名字。又是一個破綻據朱捕頭說。漢中道二十四廳縣每月都有胡九犯的案。可見得並非與做

官的爲難。解剖這其中顯有情弊。世間也沒有當強盜的人。連自己盜魁的蹤跡都不知道。的

這必是一般捕快受了胡九的賄代。胡九隱瞞。若是上司追比得急。就拏一兩個不關重要的

小盜來塞責了案。彭公能猜測到此已屬不易。誰知後文却又不然胡九不在我轄境之內犯案。便罷了。既是兩夜連犯了

五案。而五案都指名告他。我不能辦個水落石出。拏胡九到案。斷不放手。不愧彭紀洲主意打

定。無非勒限城固縣所有的捕快。務拏胡九到案。可憐那些捕快。三日一小比。五日一大比。一

個個都被比得體無完膚。各人的家小都被押着受罪。可見捕快並不賄通衆捕快祇是向彭紀洲叩頭

哀求。異口同聲說：胡九實在是誰也拏不到手的。若能拿得到手，不待今日三十年前早已破

案了。衆捕快之言如此真是駭人彭紀洲心想不錯。胡九便有錢行賄。難道二十四廳縣的捕快沒一個沒受

他的賄嗎？想得明白各捕快都有家小。胡九能有多少錢行賄。能使各捕快不顧自己身受苦和家

小受罪。是這們替他隱瞞呢？想得明白彭紀洲想罷，即問衆捕快道：胡九究竟有甚麼本領，何以誰

也拏不到手呢？衆捕快道：從來沒人知道胡九的本領究竟怎麼樣。祇是無論有多少人將他

圍住，終得被他逃掉。霧霧眼就不見他的影子了。說得胡九之本領如此真是無法可想彭紀洲又問道：胡九平日

停留在甚麼地方？你們總該知道。衆捕快面面相覷，同聲說：委實不知道。面面相覷四字着眼彭紀洲

祇得暫時鬆了追比心裏籌思如何捉拏的方法。籌思了一日，忽然將捕頭朱有節傳到跟前

說道：本縣知道你們不能拏胡九到案，是實在沒有拏他的力量。說得明白本縣於今並不責成你

們拏了。本縣自有拏他的方法。不過胡九的住處，你得告知本縣。你祇要把胡九的住處說出來了，以後便不干你們的事。你若連他的住處都隱瞞不說，那就怨不得本縣祇好嚴行追比

着落在你們身上。要胡九到案。朱有節知胡九之住處彭公竟能闖破真是幹吏本縣說話從來說一句算一句數。永遠沒

有改移。你把胡九的住處說出來。便算你銷了差。此後胡九就每夜犯案。也不干你的事了。得說
白朱有節暗想。這彭大老爺自到任以來。所辦的事。都顯得有些才幹。他此刻是這們說。自必
很有把握。他說將胡九的住處說出來。之後。就不干我的事了。他是做官的人。大約不至在我
們衙役跟前失信。我又何妨說出來。一則免得許多同事的皮肉受苦。家小受屈。二則倒要看
看這彭大老爺畢竟有甚麼方法去拏胡九。二十四廳縣的捕快三十年不曾拏着的胡九。若
真被一個讀書人拏着了。豈不有趣。此時以為必無之事。誰知後文却偏偏出人意外。朱有節想停當了。即說道。既蒙大老

爺開恩。不追比下役。下役不瞞大老爺說。胡九的住處。實是知道。不過不敢前去拏他。果然知道

真彭紀洲點頭道。你且說胡九在那裏。朱有節道。他家就在離城兩里多路的山坡裏。祇一

所小小的茅房。便是。說出住址彭紀洲道。他家有多少人。朱有節道。祇胡九一人。胡九有一個八十

多歲的母親。已雙目失明了。寄居在胡九的姊姊家裏。不和胡九做一塊兒住。此回寫胡九與上

極相。似須看其善於閃避。不使雷同處。彭紀洲道。你可知道他母親爲甚麼不和胡九做一塊兒住。文所寫之趙玉堂

九事奉他母親極孝。因自己的行爲不正。恐怕連累他老母受驚。所以獨自住着。孝子多出於

是怪彭紀洲道。既知道自己行爲不正。將連累老母。却爲甚麼不改邪歸正呢。問得朱有節道。

這就非下役所知了。彭紀洲道：胡九在家的時候多呢？還是出外的時候多呢？朱有節道：他夜間終得回那茅房歇宿。彭紀洲問明白了，等到初更時候，換了便裝衣服，教朱有節提了個城固縣正堂彭的燈籠，在前引道，並不帶跟隨的人，獨自行出城到胡九家來。去得在路上又向朱有節問了一會胡九的年齡相貌，兩里多路，不須多大的工夫就走到了。朱有節停步問道：胡九的家就在這山坡裏，請大老爺的示。這燈籠吹滅不吹滅？朱有節亦甚細心彭紀洲道：糊塗蟲吹滅了燈籠，山坡裏怎麼能行走？你不要胆怯，儘管上前去敲他的大門。胸有成竹朱有節也不知彭紀洲葫蘆裏賣的甚麼藥。確是難猜祇得走到茅屋跟前，用手指輕輕的彈那薄板大門，裏面有人答應了，隨即啞的一聲，大門開了。彭紀洲借着燈籠的光，看那開門的人，年約五十多歲，瘦削身體，黃色臉，膛容貌並不堂皇，氣概也不雄偉，眉目間雖有些精采，然沒一點兇悍之氣，絕不像一個積案如山的大盜。寫出胡九年貌和朱有節所說的年齡相貌一一符合，知道這人便是漢中二十四廳縣捕快拘拏不着的胡九了。遂大踏步跨進大門，這人初見着燈籠及彭紀洲面上略露點兒驚異的意味，然立時就回復了原狀。好整以暇側身讓彭紀洲進了大門，忙端了一張靠椅，讓彭紀洲就坐。彭紀洲也老實不客氣的坐了。兩人這人上前拱手問道：先生尊姓？此時到

寒舍來。有何見教。假作不知甚妙彭紀洲帶着笑容。從容答道。我就是才來本縣上任不久的彭紀洲。

說得響亮。你可是胡九麼。這人聽了。連忙跪下叩頭道。小人正是胡九。彭紀洲也連忙起身。伸手將

胡九扶起道。這裏不是公堂。不必多禮。坐下來好說話。特加優禮胡九趁勢立起身。告罪就下面一

張小欖子坐了。彭紀洲道。胡九。你可知道。已有五戶人家。指名告你。統率兇徒。明火執仗。搶劫

財物的事麼。說明案子胡九低頭應道。胡九實不知道。彭紀洲道。某某五家的案子。是不是你做的。

呢。胡九道。既是指名告的。胡九自應是胡九做的。奇答得彭紀洲道。是你做的。便說是你做的。不

是你做的。便說不是你做的。怎麼說。自應是胡九做的呢。到底是不是你做的。好漢子。說話不

要含糊。以好漢子三字激動之胡九道。是彭紀洲補問一句道。五家都是你做的嗎。胡九道。是胡九做的。

答得爽快彭紀洲道。你可知道。某某兩家相隔百多里。却是同時出的案子麼。胡九道。是胡九知道

彭紀洲笑道。你姓胡。這真是胡說了。妙語解蹟你不會分身法。怎能同時在百里之外做兩處案子。

祇怕是代人受過罷。本縣愛民如子。決不委屈好人。你如有甚麼隱情。儘管在本縣說出來。胡

九道。謝大老爺的恩典。胡九並沒有甚麼隱情。可說一方存心開脫一方却要承認。彭紀洲道。漢中二十四廳

縣三十年來。你縣縣有案。你既做了。這們多的大案。一次也不會破過。論理你應該很富足了。

爲甚麼還是單身一個人住在這們卑陋的茅房裏劫來的金銀服物到那裏去了呢。此亦癩當要問

胡九道。胡九手頭散漫財物到手就揮霍完了。因此一貧如洗。好答得彭紀洲道。你好賭麼。胡九

道。胡九不會賭。不曾賭過。彭紀洲道。好嫖麼。胡九道。胡九行年五十還是童身。提出嫖賭二字爲問誰知胡九之答

語又出乎意外彭紀洲道。你住的這們卑陋茅房穿的這們破舊的衣服不賭不嫖所劫許多財物

用甚麼方法。一時便揮霍得乾淨。你有徒弟麼。詢及胡九道。沒有徒弟。彭紀洲又問有很多的

黨羽麼。胡九答。一個黨羽也沒有。彭紀洲不由得忿然作色道。此時彭公已胡九。你何苦代人

受過。使二十四廳縣的富紳大商受累三十年來所有的盜案分明都是一般無賴的小強盜。

假託你名義做的。你一個堂堂的好漢何苦代他們那些狐羣狗黨受盡罵名。此時還不悔悟。

更待何時。將歷年之黑幕一旦揭破○此時胡九聽了這幾句話如聞青天霹靂。臉上不覺改變了

顏色。心事猜破錯愕了半晌說道。敢問大老爺何以知道是旁人假託。胡九的名義。彭紀洲仰

天大笑道。這不很容易知道嗎。姑無論你沒有分身法不能同時在百里之外做兩處劫案。以

及到處自己報名種種破綻。卽就你本身上推察也不難知道。世豈有事母能孝治身能謹能

儉的人。層做强盜的道理。識得透你不要再糊塗了。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以你這種人物。無論

被人罵一輩子強盜至死不悟也太不值得了。激之胡九忽然抬起頭來長歎了一聲道真

是青天大老爺明見萬里這許多案子實在不是胡九做的彭紀洲道究竟是誰人做的呢胡九

道正是青天大老爺所說的一般無賴之小強盜做的猜着完全彭紀洲道那般小強盜和你有仇

嗎胡九道並沒有仇彭紀洲道既沒有仇何以搶劫之後都向事主說出你的名字呢胡九道

他們怕破案因此說出胡九的名字來原來如此胡九威名即此可見彭紀洲道他們怕破案你住在離城沒三

里路的所在難道不怕破案嗎胡九道求青天大老爺恕胡九無狀胡九是不怕破案的奇語彭

紀洲道你不怕破案難道不怕辱沒宗祖遺臭萬年嗎怎麼不到案聲辨呢胡九低頭不做聲

打人心坎彭紀洲道本縣知道了本縣問你敢到本縣衙門裏去麼胡九道青天大老爺教胡

九去胡九怎敢不去說得彭紀洲歎道好漢子埋沒真可惜你約甚麼時候到本縣衙門裏去

本縣好專等你來胡九略躊躇一下道明日下午準去給青天大老爺稟安彭紀洲立起身道

明日再見仍大踏步走了出來來得堂皇去得光明彭知縣之氣派已足以懾服胡九胡九躬送到大門外彭紀洲走了十來

步才聽得胡九關門進去了寫得朱有節提着燈籠在前歸途更覺容易走到彭紀洲回到縣

衙和紹興師爺吳寮說道我剛從胡九家裏回來與胡九很談了不少的話吳寮即時現出驚

訝的臉色問道。聞之駭人胡九不是著名的大盜嗎？東家和他談了些甚麼話？彭紀洲將所談的話

略述了一遍。並把已約胡九明日下午到衙裏來的話說了。接着問他若道真個來了。應該怎

生對待他。有何高明的計策。請指教指教。吳寮一面撚着幾根疎秀的烏鬚。一面搖頭晃腦的

說道。神氣活現祇怕那東西不見得敢來。他若真個來了。確是東家的鴻福。三十多年之久。二十四

廳縣所有捕快之多。辦他不到案。東家到任才得三個月。不遣一捕。不費一錢。祇憑三寸不

爛之舌。將這樣兇悍的著名積盜。騙進了衙門。不是東家的鴻福是甚麼。一味恭維可惡東家惟趕緊

挑選幹役。埋伏停當。祇等他到來。即便動手。正是準備窩弓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金鰲。乘他冷

不備下手。那怕他有三頭六臂。也沒有給他逃跑的分兒。這也是他惡貫滿盈。才鬼使神差的

居然答應親自到衙門裏來。寫師爺之見解欲以襯出彭公之妙策也彭紀洲見吳寮說得揚揚得意的樣子。耐不住

說道。照老先生說的辦去。就祇怕漢中二十四廳縣的盜案。將益發層出不窮。永遠沒有破獲

的。一日了。語有至理吳寮沒了解彭紀洲說這話的意思。連忙答道。東家不用過慮。漢中二十四廳

縣的盜案。祇要捕獲了胡九。就永遠清平的。那一件案子。不是胡九那東西幹的。實在是可惡

極了。糊塗彭紀洲氣得反笑起來。問道。二十四廳縣的捕快都拏胡九不着。不知老先生教兒

弟去那裏挑選。能拏得着胡九的幹役。問得好吳寮沉吟道：拏不着活的，就當場格斃，也是好的。愈說愈遠彭紀洲大笑道：胡九既肯到這裏來，還拏他幹甚麼？他若是情虛，豈有個自投羅網之理？兄弟約他來，是想和他商量。這二十年中的許多懸案，絲毫沒有誘捕他的心思。兄弟是此間父母官，豈可先自失信於子民？說得暢快胡九明日來時，他就一一供認不諱。三十年中的盜案，盡是他一人做的。他自請投首，便罷。若不自請投首，我一般的放他，自去等他出了衙門之後，兄弟再設法拏他。務必使他心甘情願的受國家的刑罰。使其心甘情願亦殊不易吳寮見彭紀洲這們說，自覺撲了一鼻子的灰，不好再說了。等到夜深，彭紀洲悄悄的傳朱有節到裏面，吩咐了一番言語，並交給朱有節五十兩銀子。朱有節領命辦事去了。彭紀洲便一意等候胡九。好實行自己預定的計劃。一個悶葫蘆不知預定的是甚麼計劃。胡九畢竟來與不來，請看以下的續集，便知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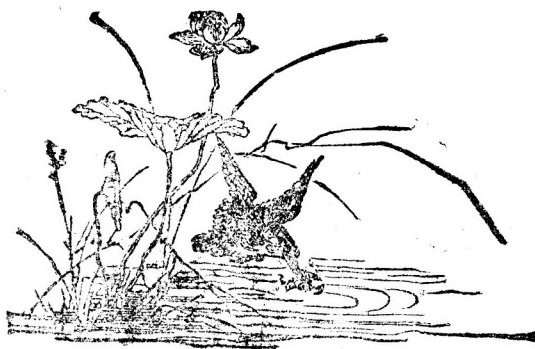
總評

白人盛倡平等之說。顧其對待他族，乃極不平等。作者心有不平，是以借題發揮。初不僅為黑種人張目而已也。白黑兩力士比武，徒手相搏，不藉智器。而白人乃卒敗於黑人之手。可謂快事。

傳中寫外國大力士事。此其第三次矣。讀者須看其每次敘述。絕不雷同煩複。此便是作者筆力勝人處也。

霍元甲請與西人比武。西人必要求延聘律師。訂立契約。前後一律。閱之可嘆。法律者。所以濟道德之窮也。西人守法律。亦正以見其道德之不足恃耳。

前文與奧比音比武。事未結束。忽岔入吳振楚傳。洋洋萬言。令人悶煞。此回與孟康比武。事未結束。忽岔入彭紀洲傳。於是比武之事。又無端因之攔起矣。作者之好弄狡獪如此。作者寫劇盜胡九。完全與趙玉堂相似。彭紀洲之欲收胡九爲己用。亦與俄人之收趙玉堂相類。此是作者故意欲其相犯處也。能避固見心思。能犯亦顯筆力。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三版

近代 俠義英雄傳 (第五集)

(價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作 者 平 江 不 肖 生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上 海 大 連 灣 路 世 界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世 界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北京 太原 天津 濟南 煙台 秦皇島 武昌 漢口 保定 邢臺 長沙 遠安 宜昌 涪陵 重慶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溫州 蘭州 福州 廈門 汕頭 梧州

世 界 書 局



